

文集 20

COLLECTION 20



20周年纪念
诗巫中华文艺社

2008

文集 20

COLLECTION 20

PHOTO BY HARRISON W. SMITH / KELVIN SONG ARPS



20周年紀念
詩巫中華文藝社

2008

拉让盆地丛书 27



20周年纪念
诗巫中华文艺社

文集 20
Collection 20

责任编辑：宋志明、杨必善

美术编辑：黄方英

封面图片：KELVIN SONG (ARPS)、HARRISON W. SMITH

出版：诗巫中华文艺社

PERSATUAN KESUSASTERAAAN ZHONG HUA
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 SARAWAK.
www.1sarawak.com.my/org/hornbill

印务：诗巫慕娘印务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 Sdn. Bhd.(99023-K)

Tel: 084-330211, 339066

出版日期：2010 年 4 月

ISBN：978-983-44085-7-2

本数：(1-200 本)

定价：RM20.00

限量出版 Limited Editio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宋天章基金贊助出版



目 录 contents



特约

新月西沉

米军和「热带诗抄」

克风和他的年代

砂华文学散记

对家燕的另一种心情

“书写婆罗洲”是乡土文学吗？

萨拉瓦克

（泽水一站）文学交情内外谈

（泽水一站2）文学撞了板

《缘起》

舞文弄墨，原创最大

璀璨年代文学的沧桑——拉让文学活动的回顾与探讨

诗巫中华文艺社（1988—2009）历年活动

田纪行

桑木

李瑞腾

杨艺雄

田恩

桑木

于斯

度川

度川

阿沙曼

王振平整理

作品

我花开后百花煞——谈菊花诗

思念雨

我爱风中看树

文如其人

伊昵的鸡饭

黄政仁

黄国宝

铁笋

黄国宝

蓝波

说及母亲的断篇简

父亲昔日的背影

西窗夜话

天鹅之歌

含羞草语(外一首)

我爱静中看树

风

如何测量上帝庙宇的宽容度?

社姓之家

锤与镰刀们

我用了9个半小时进入雨林的身体

童年。猎鸟。时光

梦见父亲回来过

文艺 20

过渡

苏醒

放心

河间

本土写作人

树

凳子

旱季误水

迷宫图

青葱年少

一张红单的故事

愚人之死

让我继续未如期完成的消失，好吗?

桑木

桑木

戈阳

雁程

雁程

雁程

雁程

雁程

万川

万川

杨善

杨善

杨善

度川

度川

度川

度川

度川

蔡振基

蔡振基

蔡振基

蔡振基

蔡振基

蔡振基

长竹

长竹

林颀轩



守约
一把铜尺
路
爸爸的话
惜缘
盼
雨季
两岸
癞皮狗
鞭声泪痕
老爷车
嫦娥奔月异闻
眼镜
给爸爸的信
还是黄乃裳
一条鱼游入梦里

寻寻
寻寻
寻寻
郑小珍
启强
启强
启强
启强
蔡忠良
蔡忠良
蔡忠良
蔡忠良
蔡忠良
王振平
王振平
王振平

文苑春秋

云淡风来轻
那个叫莫尼哀的伊班人
母亲病了
湖中别有天
吹肠鼓诗
都市生活速写
情在心处
更上层楼
掷笔

林阳
田风
拓
石问亭
万川
顺子
志向
竹斯影
无戈

诗三首

榴槾落花时

紫藤小坐

父亲

今年榴槾不开花

沧海前尘

唱起那首歌

惧

夜读游川

八月十五中秋安在？

中秋恋过作木鱼

一场十五的梦

月夜诗中游

战争、爱情和文学

季节人生

星的联想

容我穿过河的子宫

一溪清流轻轻流过

黑洞深处的地球

山谷记事沉默的雨

露珠儿

最后一页

是后序，也是跋

李海丰

春明

桑木

金戈格

无戈

杨善

梦羔子

迟菊

桑木

蓝波

春明

诗安

石雨

石雨

鱼子

李笙

沈庆旺

蔡羽

林顿辄

李海丰

谢永就

黑岩



永遠的懷念



侯越英

侯越英，笔名由衷。1940年生于诗巫。小学校长。诗巫中华文艺社创始人之一。曾是该社主席(1992-1993)。精通古典和现代文学。退休后，热心于教会事工。马来西亚日报〈茶余饭后〉专栏的撰稿人之一。与哑牛(王政贤)、胡言(黄政仁)及阿土(黄国宝)合集〈洗耳集〉。1996年9月1日与世长辞。



一九八八年文艺营

主讲人：左二田恩，左四吴岸，左五梁放，左六陈蝶



新月西沉

诗：桑木
曲：林孝圣

二十年前撒下一把火种，
在这燃烧的土地，
那时新月西沉，
拉让江水悠悠。

二十年后追寻火种的传说，
在这犀鸟飞过的土地，
那时新月再现，
拉让江日夜浊黄。

二十年前，
二十年后，
让我以砂贝轻弹，
土地的哀歌，
以杜亚悼江和水的命运，
嚎泣来自大自然，
新月西沉，
新月再现，
新月再现，
新月西沉。

特约



米军和「热带诗抄」

田纪行

(一)

文艺界前辈，韩萌先生于一九五〇，在香港曾出版了一辑「赤道文艺」丛书，其中包括了其短篇小说「七洲洋上」，「海外」，「在古屋里」，「侨乡人家」及黑婴中篇小说「红白旗下」，萧村小说集「园里的哭声」，萧天短篇小说集「湄南河边岸」及米军诗集「热带诗抄」以及「南洋散文集」「头家和苦力」等。

这些书籍的出版，对砂华文艺启蒙时期有著重大的意义和冲刺。因为在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星马出版可说空白一片，香港出版书籍除了少数五四时代文学作品外，其他则是港派言情小说充斥市场。只有韩萌这一套书籍多以东南亚为背景，写出当时华人社会双线情怀，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因为当时世界局势发展，正处东方古龙翻身，亚非弱小民族正争取自由民主改朝换代的时刻，而英国虽然在中共政权建立而互相邦交，但宗祖国对其殖民地的思潮却采取封闭政策严禁了香港中国大陆卅六间出版社，许多文学著作，古典作品，都成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这一辑「赤道文艺丛书」就在天时地利情况之下，成为当时学生知识份子的精神食粮，无形中推动拉让江流域一带文艺活动。尤其是米军的「热带诗抄」诗风更带动当时诗坛。当时文友在文艺创作上除了受中国当时诗人艾青，田间，何其芳等人文风影响之外，「热带诗抄」不仅在文友间流传相阅，还多次在文娱晚会，被大家炽热地著为朗诵的文艺节目，感染数以千计的观众，鼓励大夥投入时代的洪流，不过，那已是遥远的四十年前之事了。

(二)

米军除了诗集「热带诗抄」外还出版了小说「第二次恋」，当其诗集「热带诗抄」于香港出版时，诗人早于英殖民地政府施行紧急法令返回中国大陆。原名林紫之米军，有人说他战后南来，在各地任教，有人说他出生于檳城，卅年代远赴潮山兴文中学就读，一九四六年抄重返新加坡，更有人指出其出生于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州西岭。总之诗人的出身并不重要，只是他在那个时期其诗充满浓郁的抒情气氛，营造出回荡袅袅，夹以颇为感人的生活事件，而流出淡淡的忧郁，这

诚然是那沉重时代给他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投影。在「悲歌」中，诗人就这么地写著：

星星呵
来做见证人吧
因为你是亲眼见过了
这个悲惨的孩子
如何在黑夜里哭泣

垃圾箱呵
来做见证人吧
因为你是曾经
给这个饥饿的孩子
做过最高的布施

而我
孩子呵，拥抱你
然后，给你
给这个世界
唱出了
我底悲愤的
歌

诗人以当年不幸年代，写出被损害，被辱侮的形象，刻划了心内真执的愤慨和不平，但世界并不处于绝望的边缘，他仍以其豪放的情怀，对这土地的热爱，写出这土地善良人民扑真的一面，在「跳珑玲」一诗中，诗人借著各民族青年的高歌欢舞表现各族兄弟姐妹的情谊。

在星光闪闪的天幕底下
在静静的海滨的绿地上
我和一群马来少男少女们
无所顾忌地跳起「珑玲」来了
「碰碰空」
「碰碰空」



你知道当这大地属于我们底时候
我们原就是一个信仰里的姐妹兄弟
因此我们才这么狂热哟
向马来亚底椰树，胶林和山丘
唱出我们底恋歌

诗人于四十年代就以这土地呼吁他内心的炽热，不正是我们今日的憧憬吗？对于印籍司阁的灰暗生涯，诗人也寄以同情地写著：

.....
那流干了泪水的眼睛
几时曾向印度洋畔的国土眺望？
.....

别再向艺地祈祷了吧

老人哟，那良善而愚蠢的人道主义
救不了
印度底今天和明天

（见印度老人一诗）

在当时印度与我们的国土因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殖民地，当地人民面临共同的悲伤和不幸的命运，诗人借问了印度老人的处境，也不是自己内心的写照。

在四十年代，诗人早已掌握了马民族的言语，正如原句在「马华新诗史初稿」一文中提后，诗人把这语言放在「思想的铁砧上反覆捶打，从而火花四散，在不「叫多隆」一诗中，诗人这么地提著他的疑问：

「请给我解释这个殖民地特有名词吧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在叫「多隆」

.....
 看呀，就有那么一天呀
 人与人之间不叫「多隆」

诗人所处那个时代，正是侨民文艺接近尾声，马华文学启蒙的过渡时期，难免倾欣了对中国乡土的恋情，也正是当时「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争论，许多作家在这非常时期，正面临旧观念的脱胎还不能换骨的时刻，因此米军在其作品中时会有不纯真的乡土情感，正是那个时代所给予作者的局限，但米军却一边在呼唤「中国呵，我以所有一切献给你」的时刻，也对这里椰树、胶林和山丘唱出他底恋歌，正如在他诗篇「夜车」这么地写著：

我以歌颂的眼光凝视伸展在黑夜无边的原野／和原野上的胶树／椰林和山丘／因此我底心里就发出了一个历史上将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将是谁的土地和土地的主人

诗人在当时四十年代就以其热忱的情豪，写出将翻身土地和他子民的内心呼唤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突破。

(三)

「热带诗抄」于香港出版的时刻，也是在诗人奔回大陆之后，对其在大陆的情况，一向无知，至到作协文艺（第五期）读到其亲自所写「致小木裕文……我在梦中跳珑玲」一文才知他的近况。

原来「热带诗抄」于一九五〇年于香港出版时，负责编辑的韩萌曾寄一百本至大陆给作者，只是一九五五年，诗人受胡风事件的株连坐牢之后，其诗集也被批为毒草而铲除。

七十年代末，随著其个人命运的转机，诗人才有机会读到星马作家作品，令其感到欣慰，其诗抄中的「跳珑玲」于六十年代还被定为中学华文课本，诗人却在八十年代才读到这些评介文章，真是感到难于形容的亲切与感叹。

诗人曾于八一年托旅居香港的新加坡诗人原甸到当地旧书摊寻找昔日出版的诗集，结果徒劳无功，而后还是日本小木裕文热心地把他所翻译的日文诗抄寄给诗人。

小木裕文是日本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曾于八九年随其老师山本哲也及今富正已来马访问，自七十年代曾翻译过不少马华文学作品，包括米军之「热带诗抄」在内就是那篇米军致小木裕文的书简「我在梦中跳珑玲」，还是他托友人交给「作协文艺发表，才使到关心米军近况的文友，如愿以偿」。



(四)

然而，最近「南洋文艺」却刊出了唐林所写「依稀欣别梦」一文中（原文刊于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以九十年代的眼光去批判「热带诗抄」，而主观地把它贬为仅是一本侨民文学已，在马华文学史上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作者明确地指出侨民心态在历史的列车中早已被辗得粉碎无踪。

其实米军诗篇正如上述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有缺点，但正如柏杨为新加坡所主编的华文文学选集导言所示：「照理说，这样的诗是不能进入新华诗歌的历史，但草创之功不可没」新华的文学史家不敢忘本，所以把它们纳入历史的运行轨道，以做为发展的其点。」有人远向日本寻找复印本，寻求马华文学根原的热忱又有什么错误呢？

而诗人在「跳珑玲」一诗中所表露的情感也被讥刺为「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乌托邦原望」。诗人于四十年代所强调「我们原就是一个信仰里的兄弟姐妹」（见「跳珑玲」一诗）在今天看来是我们广大人民的真诚愿望，谁不想大家生活在一个民族和谐，彼此尊重的国土，虽然前途是崎曲折折，但谁也不能否定没有实现一天的可能。

不错，在四十年代的世界局势亚非民族经过战火洗礼之后，都纷纷欲求摆脱殖民统治，寻求独立民主自由。中国的苦难，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形式，使作者写下了。「中国呵，我以我所有的一切献给你」。「别再向其他祷告吧，老人呵……」。因为印度与中国人民曾有著悲残命运，而诗人所发出的内心呼唤，并不愿得空洞苍白，更不是越俎代庖。在历史上曾显示过善良的人道主义究竟敌不过统治者的真枪实弹，故诗人决择北归，也许在当时知识份子的思想意识中认为那中瘠的北方更是他投奔的理想目标，但也不能视他无视了这一块他生长的椰风蕉雨的土地，究竟他们内心曾发出「一个历史上将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将是谁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主人」。

苏俄的十月革命的确令当时苦难的知识份子，看到了一刹那星稀的希望，因此「巴生港上」出现了来自黑海的轮船，而兴奋地看到苏联水手「上岸来了／让我走上前去紧紧地握手……」。而被视为脱离现实的痴想者的具体形象，为宣扬文化革命叫嚣者的缩影。不管「巴生港口」是否一首难以言喻的劣作，但其今日在唐林笔下被批判的命运，与诗人当年于中国人牢，诗篇被喻为大毒草又有什么分别。

在今天，若是除去诗人出生的年代和当时作品所呈现的激情，来谈谈诗人的作品，当然是「依稀诉别梦」，不过若想以历史列车想把「热带诗抄」辗得粉碎无踪在马华文学史上无视侨民文艺是马华文学的延续，也是某些人士梦寐以求，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和妄想。

一九九一年二月廿二日抄

克风和他的年代

桑木

01

在赵戎(1920)所编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中，找到的资料是：「克风，砂拉越诗人，著有《笑的早晨》诗集」。「文艺风，古晋文艺刊物，创刊于1972年2月1日，由克风主编」。其中所言「古晋文艺刊物」是不正确，该刊物应该是在诗巫出版，一来克风为诗巫人，在七十年代初期，诗巫已有印务设备，而不会刻意在古晋出版，可见当时在编写新马文学资料，星马与砂拉越资讯的短缺。

其实克风是相当低调，几年前，马华文学史料兼翻译家李锦宗(1947-)在编写马华文学资料时曾来信问及。七十年代写作者，克风动向，我却无言为答，后来在文友交流中，偶尔提及：克风早已不弹此调，已从商是股票经纪人，现是某报的采访主任，负责中区新闻。

02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七十代的克风，与现在的文艺活动毫无瓜葛。所谓克风年代（1972年间），则是指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走向低谷，台湾现代主义登场的时刻，克风所处的年代则是处于砂华文学何去何从的断层时代。克风冒然而起，即使时间不长，却不能视为一脉相承的作用，因为间中亦有其矛盾与徘徊的互相排斥平衡，一方面他不能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另一方面，他仍然摆脱不了现实主义文学干预的阴影，从《笑的早晨》及《文艺风》杂志，我们略知一二。

在《笑的早晨》克风依然保持现实主义的乐观味道，（有点艾青的格调）。太阳笑了 城笑了 村庄笑了 笑的早晨

那是对生活热爱的歌唱，就是在最动荡不安的年代，克风依然保持他的「文学座标」来欢呼「欢歌的早晨，跳舞的早晨」。「海的早晨」「劳动的早晨」。作者的理想天地即是希望在「人生的海浪中」，究竟是什么呢？诗人也无法估计，因为在那「沉闷」闭塞的年代，作者的心境正如

一星渔火 在天涯 夜 茫 茫

那是一滴泪呵滚闪在生活的掌中



诗是一种机缘，常在不期而遇到来。不期而遇，仅仅指诗思的闪现与降临，而诗人的心永远是处于期待之中，只是这种期待的心灵何时受到外界刺激而迸射出火花，这却无法肯定，但诗之来临，常常会有一种预感，一种莫名的冲动、烦乱，让你无法自制。

可见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也可能年纪局限关系，为「赋新词强说愁」。但他相信「火能烧尽苦」「人类无情／但他会烧起／暖火星星」。那是诗人在现实，诗的境界。在诸多的诗里，我似乎能找到「艾青与田间」的影子，我想也许「五四」时代，诗的种子，无意中，在诗人的诗中发酵。

愿化风／乘风／呵／流浪的诗意

诗的展开形式，作为诗人精神的动态流动过程，是人与人的内在世界互相对应，同时又是与外部世界相应。

还有「西欧跛足青年的神采，印度国魂的灵，晚唐太白的酒杯，歌云歌夜莺歌」，那是西方文学，拜伦、雪莱，雨果的诗句，还有东方泰戈尔及来自晚唐「太白」浪漫，「再摇响塞外张骞的竹节」的交织，正如我前文提及诗人的诗观是否只在诉说。「为何说生命短暂如晨星」「生活在凄凉中的人们／更想岁月的难辛」。这也许与作者所生活的年代，有著巨大的关系。诗人在诗中，也强调「凄凉」「岁月」但也倾诉「生命」是一朵花，永不「凋谢」，它将「颜色」带给世界，它召唤「流涌的乌云」，它激起，暴风大浪。

所谓「暴风大浪」是指当时砂拉越走向反殖斗争浪潮受到冲击的时刻，是指现实主义文学与当时局势挂勾，一厢情愿，划为等号。值得令人深思，并不是「一轮光热的太阳」，点亮千万人的希望，温暖千万苦难的心。

在《笑的早晨》后记里，诗人有著：「我的童年是在农村渡过的，我的动脉还流著农村社会的血液，还呼吸著苦难同胞亲情的空气，我的许多诗也是这样……」使我想及中国现代朦胧诗，舒婷在《致橡树》中极力呼唤女性的自觉，诗中有著：“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树／做为树的形像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霏雾／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幻觉是在没有直接刺激的条件产生一种虚幻知觉。

我想一个童年来自「农村」渡过的胶园之子，在六十年代砂州动乱非常时，期是否有一些「村民的直接感觉」，却只能在「岁月的艰辛」，「千万颗苦难的心」，「在苦难的日子里……」，「希望苦难的日子」，「生活仍是难辛」。诗人在诗中描绘乡村生涯并不深入，倒是一些童年回忆，作了温馨亲切的感觉，在〈五月里〉一诗中，有著这方面为描写，如：「黄昏树下／坐著我们一家／静听妈妈的故事／再听一遍古老故事」。「五月里，我们盼望胶花结枳」。在〈我们的歌〉，诗人有著，「从田野那边，像野马般飞奔而来的少女」，「颊上漾起笑的红」。在〈黎明

的村>，诗人有著「田野间的房屋顶响起了／喔喔鸡啼／朦胧的是公鸡的影」。「歌声绕著渐现的光明／阡陌路上／掠著荷锄的轻快的影」。在诗的世界，农村永远是诗人逃避现代生活压力的心灵泊港，作者当年也感到只有在「田野上的林间」才能寻回那令人难忘的「童年」、「青春」的焕发时光，那时再也不用怀著「工人用青春和血汗铸成了／一座大厦后／他们却不能住它／一夜」，再也不用感叹「她的青春已如花般的凋谢／颜容不再迷人／一脚踢开吧」的迎送生活。「几朵白莲／铤深深的眉／寻思难断」的苦恼。

当然，在克风的诗的境界，也要广大的视野，他也试图把诗的意象，突破个人的小天地，在<赤道组诗>，他以「赤道横贯过地球的胸膛」写出了诗的豪情。「赤道贯穿过祖国的边缘」。「祖国」一诗，在诗人的意象中，指的是「砂拉越」，它是「太阳最接近的地方」，这里「没有四季循环／也没有／严风冰冷」，也有「山色常青」，「江河日夜动荡」。「祖国」在诗人的意象中，该是人间乐土「动荡」的相极矛盾统一吧。它的「人民」呢宽是「最接近太阳的民族」，「要踏平绊脚的顽石／走出一条平坦的大路」。

在生活中，在文学创作上，那是赤道上的「人民」，「伟大的理想」「坚强的意志」，「创造绿色的大地，明媚的新天」。那是理想的世界，也是世界的理想，而诗人却在诗中，摆脱不了其不满的「某些呐喊和口号」。那是作者延继了六十年代，文学上的「呻吟」与「呐喊」。<赤道诗组>一诗中，出现了「奋斗旗帜」，「拥抱著最英勇的斗志」，「江山飘拂」，「奋斗前进大队伍的前驱」等字眼。

七十年代(1971-1975)，正是砂州处于动乱状态，砂共组织，展示武装斗争，政府展开“诛达行动”至斯里阿曼行动结束，政府还在下游进行“围剿”的时刻，在这种局势下，言论受到诸多的限制，文学活动自然也成敏感，但它仍然摆脱不了现实主义的后遗症。再说，乡村贫困，乡村动乱，造成经济破产，社会不公平，仍然会在克风诗里出现。如「掀开米缸／米粒可数」(孩子／别哭／孩子)。「红的杯／载满她的泪(酒与她)」(饥饿线上的挣扎／一张狰狞的脸)，「夜不愁／灾难是他的兄弟」(那一夜)。「胶林生活的难苦」，「胶价永无好景」(五月里)。当然「黑暗」与「罪恶」在人类不全社会制度遥控下，仍以不同行式扩散于人间，只是在历史价值观，卷入包装和装饰下，尤其是在文学只能反映，对这些「弱点」常被无意中或有意中忽略，因此，诗在文学意识上，只能呈现，而不能有何改革配方，而改革应该是属于政治和经济的课题。

克风对「生命」的演绎，却是穿梭在唯心或唯物主义的框架，他要摆脱「贫穷」「不幸」的困，什么是诗的精神支柱，他期望「劳动换取温饱，欢乐取代痛苦」的「美丽的欢笑的日子」(欢笑的日子)，但他也抱怨「人生充满太多的不如意」于是「生的意义在于永恒」(溪眉)。「秋风吹过／你叫我不必想太多」，那是诗人的烦恼，也是那沉闷年代的面貌，也是理想主义受到挫折



的意识反映，不过值得慰借的是「难忘是风雨摧残／深夜里／蓦然惊奇／蓝空的星星的在闪」。

在今天来说，那却是一个无言的浪漫结局。克风的诗，「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呼吸，它不为一切，它是神灵，是一阵风。」（里尔克）

03

《文艺风》创立于1972年于（杂志出版社）一文书中提及，在其创立宣言，曾严厉指出「文艺是民族的灵魂」，假使我们能在「民族的灵魂」上尽点微力，那就是大家的功劳。同时宣言也明显指出杂志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实际上，文学的魄力相当诱惑，令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如「扑火灯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爱情」献给文艺女神，他们的无畏精神，确是令人起敬。

当时常(1971)砂州文艺动向，在出版法令限制下，仍有报章文艺副刊，继续出版，计有「教与学」、「黎明」、「绿州」、「笔汇」、「激流」、「召唤」（国际时报），「晨风」、「椰风」（中华日报），「文艺」、「文艺阵地」（前鋒日报）等。在诗巫报章亦有「文艺」、「蓝天文组」、「少年笔耕」（诗华日报），「青园」。「晨风文组」（马来西亚日报），「路」、「朝晖」、「砂罗越商报」。尽管这些报章副刊出现了参差不齐的作品水准，但在推动文艺风气上，起著了一定的普及，只是报章对文艺副刊仍不重视，不是刊期太疏，就是版位尽量缩小，只在刊登本地创作，缺乏介绍本地生活作品，批评和理论，「虽有些活气的现作品出现，但也有不少无病呻吟的创作（见浪威：「一九七一年砂州文艺」一文），散文方面出现了不少新作者，如一楠、思迅、巫易文、清莲、抒宇等。诗歌方面有雁雁〈印支半岛侵略者的坟场〉，小说方面亦出现蓝淇的「重见阳光」、思远的「觉醒」、麦冬「一个卖报童的故事」。

砂拉越星座诗社的成立，台湾现代派诗篇被推介，在本州诗坛亦引起一阵冲击，在拉让盆地掘起的诗人如：卓亚、日原、克风的作品，「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在推动本州文艺方面「文艺风」著了一定的努力，从该刊推出的论文：

「发起新文艺活动」（文艺风第二期），〈联合作者，搞好文艺〉（文艺风第三期），〈普及与提高的先后问题〉（摘自姚紫主编《文艺报》，他们甚至打出了「文艺风涛，洗刷山河」的口号，此外还在杂志上推介了何其芳的散文「雨前」，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迈向诗的欣赏」（苏其康），「题」（莲盛）刊于《文艺风》创刊号，除此还刊登了「《顾影集》读后感」，显示了主编（克风）本人的诗观；并成立了「文艺读书会」，还准备了十本「新书预告」，其中包括了：「诗的创作」、「诗的欣赏」、「生命的光辉」、「书的光华」、「冰点」、「文学欣赏

的新途径」、「雅舍小品」、「哭墙」及「迟鸽的小筑」。后据资料显示，只有克风的「笑的早晨」兑现，也许是种种的客观因素，这群「挺起胸膛，高举文艺火炬，负起推动文艺的重大使命」的先驱，确是在这「肃静的大沙漠」奉献他们的真挚和爱心。

从资料上显示，《文艺风》的延续，应该来自「蓝天文组」（诗华日报）和「晨风文组」（马来西亚日报）的写作成员，在文艺创作上也起了一定的摧剂作用，直到《文艺风》创刊，却是文艺普及至提高的转折点。这期间出现了新的作者如：一楠、殷诚、浪威、史丁、煜煜等人，这些当年文友虽有人早已不弹此调，但间中还有些出现于八十年代文艺副刊，并有著作出版。

《大艺风》在文学创作上，除了主编克风唱丰收外，间中亦有份量的文章「醒了的巴力多河」、志彰「仍是迷幻的季节」、蓝琪「逝」、浪威「我坐在上帝的左边」。这些作品包括了报告文学、散文、新诗、小说，却是《文艺风》时代可读的作品。

文艺副刊一向是报章的屁股，可有可无，同样的文艺副刊在报界眼中，永远只扮「促销」角色，文学杂志尤其是办纯文艺杂志也遭遇到了读者稀少、经费问题同样的恶运，《文艺风》亦不能避过此劫。在「不是编后」编者指出「四期来，文艺风一直在赔本，现在竟要面临早就预料「倒下去」的命运了」（见《文艺风》第四），不过《文艺风》，仍坚持到第五期，一九七二年七月出版，而从第五期出版的资料显示「第三期」举办的征文比赛，评选工作成绩名单将在「第七期」公布，实事是否如此，还是出版第五期后就划上休止符，有待考证。

虽然「作者联起来，面对的就是搞好文艺」，但仍然避不过冷酷的现实，《文艺风》的命只好默默落幕。

04

作为七十年代诗人克风，他的文艺热忱，与他主编的文学杂志《文艺风》息息相关，在七十年代，他不只主持《文艺风》杂志的编辑和发行工作，也出版了诗集《笑的早晨》，作了「惊鸿一瞥」的呈现，就面临现代主义的冲击。因为1970年《星座诗社》

现代主义作品的出现，却是对传统写实主义的反动和颠覆，也是写实主义文学创作到了某个层次的沉淀反映。

而《文艺风》处于赶不上现代主义列车，在面对台湾扑面而来的现代主义产品，引起了封闭式的反弹「有一些人对台湾「现代派」的诗，一直沉迷，不但在创作上走上了这无聊的路线，而且还介绍一些这样的作品」（见《文艺风》创刊号浪威〈一九七一年本州文艺界〉），虽不能一概而论是克风及其同路人的文艺观，但在《文艺风》的杂志里，我们偶尔也会发现一些类似现代派



的痕迹。例如「黎明的空气呵，注我以滤过的欢欣（孤独）」。「繁华不在它眼里／它／冷冷地／给他们黑影（路灯）」。「屹立著每一枝草／都屹立著草的生气」（歌者）……。

我们看不到「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对克风和「文艺风」的文艺道路，有何重大的影响，反而感到他们的文学豪情，却来自「五四」运动新文学的余音，也提不出砂华文学在马华文学支脉中的独特性，虽然在作品中，也出现了「劳动人民」的悲歌，「祖国」「母亲」的字眼，但并不强烈，说来七十年代，在拉让盆地的文艺活动中，几乎处于一种现实主义走向低谷的趋势，为八十年代另创高潮的伏笔。

七十年代，在克风的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模式世界，在他的诗篇提及七十年代，却是「压方的黑手掩住人的嘴／侵略的烽火烧著弱者」，「头盔的残烬又添进头盔」，那是诗人处于七十年代的世界，积极的反侵略，反迫害的一面，是「大声惊雷，震醒了人们的梦」的时代。但1963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在政治上的情况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定局，一般人对政治的关心，并不如过去那么热衷，相对地对文学反映现实的要求减少，加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诗人仍有关切当年世界秩序，对文化的腐朽而表现的深痛恶绝，相信是受到四十年代中国诗人艾青的深切影响，例如他的「请求」（我是煤／请给我火／我是刀／请给我血）。例如。「思念」（思念的船／默默地驶过你的港）。则有冰心的味道。再说在《文艺风》的一些评论文字，仍然停在中国「五四」年代的情结，而与「乡土文学」脱了节，虽然《文艺风》杂志上，仍然可读及「胶园」、〈我生长的祖国〉、〈美丽的家乡〉、〈驰骋在祖国的蓝天下〉、〈掠著荷锄的影〉，却不深入，浮于表面的堆集，倒是到了八十年代，具有砂拉越乡土味才浮出台面，例如因原、田思、风子等人的作品。

从诗的美学来考量那年代的诗篇，从克风以及他那年代作品而言，一切感性触角俯拾皆是，哀声叹气（只对现实沉闷不满），却不敢越过雷池半步，因为那时文学早已不是社会改革根本，又不愿处于风花雪月寄情，人们对政治的恐惧，社会意识形态在变形，有著很大的关系。因此宁愿陷于孤寂的漫步，找寻路径和估价的意义，找到了通行的阶梯和著迷的言语，也非是诗人主观的欲望。

若从七十年代文学主流断层而言，克风及其同路人所走的文艺路线，却不是一脉相承，而在「社会对文学冷漠」的框架下，草草收场。但它在文学孤寂的岁月里，还是起著了灿烂火花一瞥。正如台湾诗人风信子所谓：「只有老天爷看得最清楚／谁是斗室的烛光／谁是暗巷的路灯／谁是日头下的炉火」。无可否认，克风及他的同路人，在砂华文学史，确是曾经发过光，发过热。在砂华文史上的贡献，确是不能质疑。

10.3.2003

参考书目：

《笑的早晨》克风《文艺风》(创刊号至第五期)、《新马华文文艺词典》赵戎编著、《砂拉越华族研论文集》饶尚东、田英成编、《砂华文学史初稿》田农、《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黄妃、《砂华文学团体简介》周翠娟、《中国诗歌年鉴》、(1993卷、1994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诗美与传达》吴晓(漓江出版社)、《舒婷诗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想像的对话》黄梁(唐山论丛25)、《诗境》(中华书局)、《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青》(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





砂华文学散记

李瑞腾

一、写在前面

一九八〇年初，我协助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的时候，开始认识马来西亚，主要是因新加坡未独立前属于马来联邦，我所阅读的资料，有许多其实和马来西亚有关。稍后我主编《商工日报》副刊，负责《文讯》杂志编务，陆续接触东南亚华文作家及更多相关资料。一九八八年赴新加坡开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认识不少马华作家，开始感受到马华文学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一九九〇年八月我再赴新加坡，先到吉隆坡，先到吉隆坡，见《蕉风》的姚拓先生，并与十余位马华作家假南洋商报座谈，题目是〈大马与台湾文学发展趋向〉。从此马华文学成为我时常关怀的对象，去吉隆坡的机会增多，并曾在半岛巡回演讲。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底，我赴吉隆坡参加「马华文学国际术研讨会」，主办者是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总会。他们希望我能在会后去一趟东马，到砂拉越诗巫省分会演讲。我在完全不识诗巫的情况下答应约请，没有想到此行竟有特别的发现。「发现诗巫」对我来说是学术生涯一大突破，乃决定以诗巫为定点考察对象，探索当地华文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诗巫(Sibu)是砂拉越州中部的最大市镇，别称「新福州」或「小福州」，主要是当年(1901)福州举人黄乃裳率乡亲来此垦拓，那个时期称马林(Maling)的小村落，位于拉让江畔，现已成拉让盆地的大城市。根据非正式统计，一九九七年诗巫市的总人口为二十万二千七百，是古晋的一半，多元种族共生共荣，商业活动非常兴盛。

诗巫华文新文学始于抗战时期雅痴(刘贤任 1899-1986)主编《巫新闻日刊—奔流》，时在一九三九到四〇年间，内有抗日诗歌。从二十世纪四〇年代以降，诗巫在华文教育及华文报的双重因素下，文风颇盛，出现不少作家；七〇年代初甚至有克风主编《文艺风》；九〇年代在传媒、文化性华团的协助下，诗巫华文文学获得空前的发展。

我的调查研究进行一整年，亲赴诗巫两次，第一次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第二次在二〇〇〇年四月，前次并巡回全砂演讲(美里、民都鲁、古晋、诗巫)，并在漳泉公会主讲〈阅读的情趣

。诗巫期间，蒙留台校友会及砂拉越华族文化之协助，搜辑资料及访谈皆极顺利。

在资料搜辑及阅读过种中，我的重点是诗巫，但无可避免的要触及整个砂拉越，诗巫有诗潮吟社、中华文艺社，而在古晋则有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和星座诗社，在美里则有美里笔会，于是而有扩大研究的念头，想著撰写《砂华文学散记》的机会，强迫自己更积极面对此一课题。

原则上我将顺著时间来考察，不过一开始还是先简介砂拉越及砂拉越华文文学，然后再逐篇写去，我诚恳地期待大家的指正。

二、砂拉越在那哪里？

最近几年我去过几趟砂拉越(Sarawak)，主要是演讲和调查研究，当然也顺便游览。朋友和学生知此事者不免会问：砂拉越在哪里？那里不是到处都是原始丛林，不危险吗？那里有华文文学吗？

砂拉越在东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州，位于婆罗洲(Borneo)的西北海岸，南北长约七百公里。婆罗洲隔南中国海与马来半岛相望，是世界第三大岛，总面积为七十五万平方公里，北婆罗洲即沙巴(Sabah)，是马来西亚二大洲，在砂拉越与沙巴之间有一石油王国，那就是汶莱(Brunei)，更早之前称婆利、渤泥、婆罗乃。至于南婆罗洲，即印尼之加里曼丹(Kalimantan)。

十九世纪中叶，砂拉越属于汶莱王国的版图，由苏丹王叔玛打·哈森(Muda Hassim)担任总督，英人航海探险家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助其平定内乱，哈森乃让砂拉越政权予詹姆士，时在一八四一年。次年詹姆士受封为「拉者」(Raja，即「王」之意)，以汶莱王国为宗主，越四年而独立(1846)，为英国之保护邦。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曾占领全岛。战后(1946)由第三拉者查尔士·梵纳·布洛克(Charles Vyner Brooke)让渡予英国，成为英之殖民地，首任总督为克拉克爵士(Charles Noble Auden Clarke)。不过反让渡的浪潮终发展成长期的反帝反殖民运动，最后是在一九六三年独立后的马来西亚联邦，成为其中一州，这股运动乃质变成以砂共为主体的反大马运动，直到一九七三年才结束十年动乱，迎来和平，展开新的建设。

从拉者时代、殖民地时代到州政府时代，近代的砂拉越虽走在崎岖的道路上，但总的来看是朝正面的、好的方向在发展。华人从拉者时代便大批移民到砂拉越，来这些来自闽南漳、泉人士，主要是居位在拉江下游，到了二十世纪初，成群的福州人、广东人、兴化人来到早在一八六二年就开埠的诗巫(Sibu)位于拉让江畔，北距南中国海约百公里的新兴市镇。

据统计，在全砂拉越，华人人口在一九六〇年底已近二十三万，仅略少于当地主要原住民伊



班人才即海达雅人，(Sea Dayak)；一九九六年的非正式统计，砂拉越华族人口是五十二万一千六百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八二，仅次于伊班族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五。华人社会在长期变迁的过程中，始终维持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重视，各种报刊不绝如缕，这样的环境，和其他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一样，应该会产生具有在地特色的华文文学。

三、砂拉越有华文文学吗？

二十世纪初，华人移民砂拉越开始组织化。两位影响诗巫新福州垦场最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清朝举人，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的黄乃裳(1849-1924)；一位是在美国受过深教育，有理想的传教士富雅各(James Hoover, 1972-1935)。我们相信，那样的社会从一开始就会有文化的。

可以想见，社团组织、侨教、华文报刊必然会随著砂华社会的变迁而陆续发展。一九一三年九月在古晋出现了一份由「启明社」(国民党海外组织)创办的《新闻启明星期报》，是周刊，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内容中就有诗歌、小说及故事。这是砂拉越第一家华文报，而在诗巫，一九三九年七月创刊了一家华文报《诗巫新闻日刊》，有副刊，以「奔流」为名，刊载作品以抗战诗歌为主。

根据叶观仕的调查，到二十世纪九〇年代的中期为止，砂拉越先后创刊了六十四家华文报纸，「但能陆续发行的，目前只有七家」《马新新闻史》，页231，马来西亚，韩江新闻传播学院，(1996)。这些华文报颇多文艺性副刊，像古晋《中华日报》(1951)曾有副刊「文艺阵地」，《新闻报》(1956-1962)有副刊「拉让文艺」、「学园」，《砂拉越时》(1958-1962)有「文艺行列」副刊，诗巫《民众报》(1960-1962)有副刊「赤道文艺」。最近几年比较重要的几家报纸，像古晋的《国际时报》(1968)、诗巫的《马来西亚日报》(1968-2000)、美里的《美里日报》(1957)以及行销全砂及沙巴的《诗华日报》(1952)都有文艺副刊，其中有不少是和文艺社团合作的版面。

就文艺著作来说，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资料室曾于一九九九年编印了一本该会「现藏」的《砂拉越华文刊目录》(1917-1999)，在四百多本中属于文学者占主要的部份，出版者包括婆罗洲文化局、婆罗洲出版公司、拉让出版社、星座诗社、诗潮吟社、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漳泉公会、美里笔会、砂拉越留台同学会、砂拉越卫理公会等，基本上皆属非营利性出版事业，但也由此而更显得珍贵，因为是社会力量在支撑著文学的发展。

砂拉越当然有华文文学，田农的《砂华文学史初稿》(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5)、周翠娟的《砂华文学团体简介》(诗巫中华文艺社，1996)，虽然简略，但已可观其概貌。

四、从黄乃裳的「联语」到诗潮吟社的「诗钟」

新福州的创建者黄乃裳原为举人，先维新后革命，且多次办报，这样一位知识份子，一生却没有下太多的著述，令人遗憾。根据砂拉越史家刘子政的搜录，黄乃裳有〈绂丞七十自叙〉、〈对于巡警道宪询及新福州垦事因述其颠末〉二文及手札、联语若干。自叙长文写于一九一八年，时在福州；写后文时亦已北返福州。二者皆忆述之作。至陈楚楠、张永福二君一函，写于辛亥革命之后，时黄乃裳任闽邵督府交通长；致张永福、陈楚楠、许子麟函件四通均写于一九〇七年，时在家乡闽清。至于联语，现存者有黄仁琮辑录的〈港主联语〉，计十余则，中有四四则系为友人新居所作，黄先生说：「既切当地之景物，又切主人之家世，淡雅而确切，诚非空泛者所可比拟。」（见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附录，新加坡南洋学会，一九九七）

黄乃裳的这些遗作实难归属于砂华文学，纵有文采，于今看来史料价值高于其艺术性，尤其是古典诗文，与其后在三十年带萌生于此的新文学，毕竟没有明显传承关系，勉强拉套，意义不大，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他的联语。

平地起高楼，凌百尺嵯峨，野色苍苍开眼界；
大江邻左右，看千帆上下，水光浩浩豁胸怀。

新民事业图无逸，福地人家产有恒。
州里桑麻开禹甸，总网财货学周官。
公刘曾画生民第，司稼常担粒食。

前者为友人新居而作，苍苍浩浩，笔力遒劲；后者实为鹤顶格对联三幅，嵌「新福州总公司」六字成三对，内蕴新福州垦场的理想。垦场已建有学校，但草创规模虽已粗具，但黄乃裳在诗巫前后仅四载，应来不及发展文艺诗巫骚坛其后发展。「诗钟」，除秉承八闽家乡盛极一时的「诗钟」联吟，或多或少和黄乃裳有所关联。

诗钟是及时拈题，限时联对，是一种文人雅集的趣事，当然也是一种竞赛。诗巫之有诗钟，由来久矣，大约在诸垦场稳定发展之后就出现了，但自从诗潮吟社创设(1957)以来，拈题征作乃成风潮，迄今已出现六集《诗钟选集》。

倡立诗潮吟社的人，也正是最早在诗巫编刊的「雅痴」(刘贤任，号止园，另有笔名哑蝉)，一九六七年为纪念黄乃裳而创办的黄乃裳中学成立，首任校长正是刘先生，他尝撰〈止翁刘贤任



七十自述》，看来是受到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的启发。

说诗潮吟社始于刘贤任之创设，而诗巫吟咏始于黄乃裳之联语，谁日不宜？

五、伤时感世，寄意吟笺刘贤任的文学

刘贤任(1899-1986)署名「雅痴」编《诗巫新闻日报》的事，刘子政〈诗巫第一家华文报〉（载《风下杂笔》，1997年10月再版）一文提及该报副刊「奔流」时未曾记载；而他本人在一九六九年写〈七十自述〉时，也完全没有交代此事，颇令人纳闷。

但「奔流」的刊头上分明有著「编者雅痴」，该刊上也曾刊出署名「痴」的作者写的一首抗日诗〈冲上！冲上！〉田农《砂华文学史初稿》有录，亦收于《止翁刘贤任遗作》(1986)之中。诗分三段，皆以「冲上！冲上！」起头，主要是表达抗敌的雄心与信心，语言浅白，押了韵的，颇有激昂之气。

我想，刘贤任的〈七十自述〉不提「奔流」，可能和他后来没在新文学领域发展有关，他大概自认那件事不值道吧！在这篇长文中他将重点放在教育上，从受教育到从事教育，可见他的自我定位，为《止翁刘贤任遗作》写序的黄乃蒙和黄培姚也都极肯定刘贤任在华文教育上的贡献。

黄培姚说他「学养精纯，诗文佳绝；善书法，师赵帖，兼擅隶、篆、甲骨诸式，清丽遒劲，卓然成家」，从遗作看来，他主要的写作类型是旧体诗，新文学极少，就只有两首抗战诗歌（另一首是〈血歌〉）及一篇小说（〈苦杯〉），皆与太平洋战争时期在诗巫抗日有关，此事于他而言非常重要，〈七十自述〉中亦颇多著墨，这和他所从事的华教亦有相通之处，基本上是一种华族精神的具体表现。

刘贤任的旧体诗以「困心吟草」为名，列为遗作第二集，总计八十六首，主要写于四〇年代日军铁蹄下的流亡期间，相当程度反映南洋抗日的心情，集前有如序一般的短文，系以原迹制版，署名「止园」，他说：「日寇南侵，对战区人民蹂躏至惨！余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逃出虎口，辗转流离，莫名痛苦。伤时感事，寄意吟笺。」这就很清楚了，他写诗主要是「伤时感事」，「冤血腥盈野，哀声惨入天」（〈一九四二圣诞节〉），「铁蹄蹂躏下，乐土变荒虚」（〈乙酉一九四五元旦〉），把当日惨状作了特写，也算以诗写史了。

刘贤任十岁在家乡福建闽清从塾师习韵对，稍后在中学时学「折枝」（即「诗钟」），任教小学时与同事组「笔墩吟社」。南来后，一九五七年在诗巫倡立「诗潮吟社」，发展「诗钟」，诗巫有丰硕的旧诗传统及大量的诗钟写作，刘贤任功劳不小。

诗之外刘贤任也写歌，〈思源歌〉歌咏黄乃裳、富雅各及垦荒先导，〈黄乃裳中学开幕纪念

歌>、<诗巫福州垦场六十周年纪念歌>、<诗巫福州公会庆垦荒七十周年纪念歌>等，皆传唱久远。此外，他对于谚语、甲骨文等皆有涉猎，书法造诣颇深，遗作中有数幅作品可为明证。而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留下了十篇为主宣道的<讲稿>，亦极珍贵。

六、林守駟的《诗巫俚句》

林守駟，福建侯官人，生于前清光绪六年(1880)，卒于一九六五年。他什么时候到诗巫不清楚，但一九二六年曾出版《砂罗越国志略》，此书系政府委托撰述，主要是砂拉越华文小学的教学用书，从这里可以确知，那时的林守駟已是砂拉越华人社会的重要人物。想来已南来多时矣。

《砂拉越国志略》是全砂拉越第一本华文书（刘子政<砂拉越第一本华文书>，载《风下杂笔》，贡献之大，自不待言。除此之外，他另有极有价值的小册《诗巫俚句》，诗写诗巫垦拓的历史，是砂华重要文献资料，也是砂华文学的珍贵资产。

「俚」是「俗」的意思，称「句」是客气，其实是诗歌，所以这「俚句」便是俗曲歌谣一类的民间文学。《诗巫俚句》以俚句写诗巫，配合副题「新福州垦场小史」来看，可视为一首长篇叙事诗，比起<孔雀东南飞>、<木兰辞>更俚俗。

《诗巫俚句》共346句，每句七字，分上、中、下三部份。上有108句，从「诗巫属越第三省，福州垦场黄君栋」到「垦场成立是如此，简单说明其元始」，对于新福州垦场成立的过程，包括黄乃裳举人的出身、在戊戌政变中的遭遇、南来寻找垦地、招募同乡，乃至分批抵达诗巫等经过，都有所著墨；作保的林文庆医生、同行的「古邑文人陈观斗」以及误事的同榜举人力艾生等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有所描述。

中有158句，从「船倪买喇新珠山，离河不远看见山」到「长途短路相招待，船单挂欠还毋懒」，主要是写从新珠山(Sg. Merah)，「船倪买喇」是马来文「红水河」之意，其河水确呈茶红色)开始垦拓，从诗巫逐次发展的过程，其中提及黄景和试种橡胶成功，广东人邓恭叔孝廉亦到诗巫垦植，以及船运的开发等，皆诗巫华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值得注意的是，华人与伊班人的互动关系亦被写进去了，包括巫语，拉子厝等词汇的出现，以及彼此做买卖的情况等，都值得注意。

下有80句，从「初离唐山来此地，景物风俗件件异」到「海边拉子编草居，水上惯取水中心鱼」，主要是写其「异」，重点摆在马来人与伊班人（海达雅克族，俚句中称「拉子」），对于他们的生活文化，包括婚姻、宗教、饮食居住等皆有所描述，充满理解与尊重，像「巫人和蔼可相亲，互相往来不必惊」、「拉子山居少到市圪与人往来甚相信」，都表达族群和谐的景况。



做为一个「文士」（借用《俚句》中用语），林守瓢选择用「俚句」来写新福州垦场的小史，必然考虑到移民中多的是农工，唯有以这种通俗的形式与语言才能让他们接受，并进而朗朗上口，而对于后来者来说，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垦场史料，更是珍贵。

刘子政说《诗巫俚句》出版于一九五三年，他曾为它做笺注，发表在诗巫《诗巫日报》一九六四年的元旦特刊上，完整收录于他的著述《砂拉越史事论丛（第二辑）》（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9），极有参考价值。

七、悲情南洋诗

从一九七四年起，砂华文学史专家刘子政先生陆续刊布他所搜辑的〈福州音—南洋诗〉，计有〈南洋诗〉（由福州到新加坡）、〈南洋诗本〉（由新加坡到砂罗越诗巫）〈南洋路引〉、〈南洋十怨〉、〈南洋手巾〉、〈别妹去洋南〉、〈割白扇诗〉等七篇，刘先生并为其中的「福州音」做了简单的注解，全部都收入一九九六年十月出版的《福州音南洋诗—民间歌谣》（刘子政文史系列三，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为其中的第一部份。

刘先生在〈序〉中说，南来砂拉越开垦荒地的福州人中亦有读书人，在从事体力劳动之余，将南来的苦况编写成诗，「这些诗，每句都有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老一辈的人，大都会唱，有者全篇背诵得滚瓜烂熟，就这样流传开去」。这一段话道尽〈南洋诗〉的成因，也间接说明这些诗的价值：保存大量福州人到诗巫垦荒的史料，也清楚反映移民心境。这里先谈前二者。

〈南洋诗〉和〈南洋诗本〉看来是一个完整的篇章被拆为二的，可以视为一首640句的七字诗，从晚清的时代处境写起，交代下南洋的背景原因，然后写从福州马尾出发，经厦门、汕头、香港、新加坡到砂拉越诗巫的过程，以及在诗巫的经历，包括工作与生活的情况、原住民（拉子，即达雅克族；马来族）的习俗，并且叙说一九二六年轰动诗巫的奸情案，一九二八年的诗巫大火等。作者以诗叙事，根本是一篇长篇「报告诗」。

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中曾介绍「海外的中国民歌」，由于「海外」，故有「一种特别的语言」，即所谓「华洋合璧」的「洋泾浜话」，或「红毛鬼话」，似有贬意。〈南洋诗〉一方面是福州音，亦含当地用语，对我们来说在阅读上是双重困难，现在有刘子郑先生略作解说，增加不少可读性。

前面我们介绍过林守瓢的〈诗巫俚句〉，〈南洋诗〉也是用俚句写成的，「停落汕头起落货，随后继续又起程」、「看见香港好风光，满山电火营营光」，即便是用闽南音来读，都可以

读出韵味。从香港出发到达新加坡一段的叙述，极其动人：

看见大海好惊惶，无边海岸水茫茫，
地接连天同一色，船飘大海更心惶。
平风定浪尤则可，务风务浪无奈何，
个人退悔在心头，冒险海洋七日暝，
大海驶进新加坡，大家欢喜笑波波。

第六字的「务」字，福州音「有」。这就很清楚了，七日夜在海洋中的冒险，从「好惊惶」、「无奈何」到「欢喜笑波波」，把这些「新客」的心境之转折写得很逼真。

至于在诗巫的两件大事：奸情案旨在劝世；诗巫大火，强调灾情惨状。二者在诗巫垦拓史上皆大事。

〈南洋诗〉的悲情令人心酸，它以诗写史，应让移民的后代都能阅读，但新一代可能已经无法读得了，也许有必要详加注解并标音，如能改编成戏剧，或以普通话重新创作成长篇史诗，一定更有利于流传。

（作者现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刊于1992.2004《诗华日报》）



仁者人也 对家燕的另一种心情

杨艺雄

诗巫、泗里街、沐胶三镇街边的蔽荫树长期备受泥燕（也称家燕马来文称 Layang-layang）据树夜栖，将排泄物秽满一地，引起许多怨言，议员市民纷纷嚷嚷，对之束手无策。民众苦于无助，难免怨言盈耳。

泥燕是公认的良禽益鸟，除了食蚊、食昆虫及蚊呐苍蝇，对农业、人类健康默默作出了许多贡献。从生态平衡观点上，生物相克互济，相对于利用化学物质除虫灭蚊，引起环境药害与残留物质持久性使地球生物蒙受的长期祸患，显然优异。

中国老一辈读书人，对这种春来冬去的飞禽都有些痴恋与偏执，感情深厚。古诗词便不乏脍炙人口，借燕寄情的佳句，他们爱燕惜燕，当中不乏喜听燕声呢喃或啁秋哺雏的温馨燕语。亲燕出双入对，营巢育婴的协力同心，及至终身不渝的坚贞情爱，更添悱恻缠绵，发人深省，赢得许多民间歌谣的礼赞。至今中国南方省份，及至台湾小乡村镇多么巴望这种候鸟，每当入春时节重归老巢，因此每到冬残已大事铺张，从屋檐、厅堂张罗整窝，深怕旧岁老巢不堪风干落蒂毁窝，便从巢下托上小板支撑窝巢，小板之下再放上大板，上铺旧报纸，承接燕粪，利于每天抽弃秽纸，清除污物。

乡下人大抵深具温厚的传统观念，凡那家那户有幸蒙燕归巢，都被视为福泽，若今年再添新巢，可见福泽深厚绵长。家燕也是兴家旺财的象征，窝巢多，气像便健旺了。反则若旧燕背窝弃巢，当是霉运的先兆。阅历多了，见识亦广，令乡民十分相信，燕来则兴，燕去显露的败相。

我每在日落前，从拉让江畔 KingWood Hotel 右侧前观看的大燕群，远从上游紧贴河面飞临的壮丽景象。它们聚群飞来时井然有序，如同江面新铺的笔直大道，接续不断，历时约十五分钟。许多人宁愿跋涉千百里，远赴姆禄山公园，一睹黄昏出洞的小蝙蝠，对于近在眉睫，泥燕归巢的壮丽景象，反而视若无睹。舍近求远，何苦劳顿？

两年前，议会曾因蔽荫乔木每当入夜时分，横遭燕群栖泊夜渡，鉴于鸟患，以激烈手段网捕沉溺，一时燕尸狼籍，惨不忍睹，致野生动物保护企业公司出面干预，才让人舒了口气。

本月初(十月),野生动物保护企业公司取缔沐胶商业区燕屋,整队人马入屋铲窝,将燕窝盛装塑料袋取走,并将几千只未长毛的燕雏及初长箭毛燕雏、燕卵分袋堆累,活生生令雏窒息、卵破,情景凄凉,赢人热泪,令人联想裸姆摇身变作豺狼的可怕。他们忘了当初谕令议会停止网捕,溺毙家燕的残酷行为,维护了法律尊严与正义。可是沐胶的活生生例子,倒令人惊觉法律一旦操之人手的恐怖。

实际上,屋燕一旦群体大了,领域竞争与日俱增,家燕群体无法与隼目(山鹰)的屋燕逐鹿,渐渐便放弃这片领土,成了屋燕天下。

泥燕,屋燕以昆虫为粮,虫口多才引得燕来,才养得起大群体,在缺食的条件下,燕定当背弃,这不仅是飞禽的习性,也是动物求生的不变法则。许多动物甘冒生命危险。还舍不得放弃食场,便是其中道理。

市议会对付鸟患,已经歇尽了心力,也曾礼聘专家,策划“除患”良策,不幸,终于不了了之,大约摸不准家燕习性,因此之后返用老法子:削枝伐树驱鸟,让群燕颠沛流离,形同丧家之犬。在无家可归的凄凉景况下,四处流徙,从点扩张,向四方辐射。这种危害从点而面,倒是弄巧成拙的自私心态,急功妄断酿制的不可原谅过失。

值得一提的倒是:任何有生命之物(包括植物),特别亲近能与沟通并取得愉悦的深具爱心者(动物植物都一样)。有些科学家甚至还发现,森林野果树,一般局部遭受虫害,断不致整片林地遭受摧残,究其原因,是一旦遭遇虫害的局部林木,及时发出了讯息,令周围树木排放克虫毒素或驱虫异味,维护了整片大林的健康,让它们继续绽花座果,尽了种群繁衍的责任,倒是生物博爱精神的具体表现。

生物都以生存、繁衍、壮大种群,将自己的DNA散播得最广最远,以尽天赋。我们不难发现,一棵临死的榴树,便是不在花期,奇异地突然绽花压枝,无论最终座果的成败、留下了子实,总之交赋了天职,尽了己任,这是植物的天性本能。

泥燕身轻体弱,全身不具防御工具,亦不具攻击性武器,仅靠乌黑羽毛,利于隐蔽匿藏,伺机潜逃,避免敌害,因此性畏怯,喜集群壮胆,尤其入夜以后,视线备受限制,必须借助微光使眼能视物。特别选择天敌分外回避的安全所在,即人口较多,平筹广阔,周边灯火照耀的地域夜栖。特别回避乔木蓊郁、葛藤蔓生,环境显然阴森的林地夜宿。这些与它们生命攸关,养成的习性,完全出自本能。

从小生命追求饮食、安全的习性,概略可以理得出这一种群对生活与夜栖的选择与偏好。只因现代人凡事讲求现实,单凭从荧光屏前,追求实惠,往往为数目字的逗点转移左右了情绪,尤其手操权柄,对弱小呼喝全凭一时爱憎喜乐。人在热血沸腾时,极容易忘记仁心厚德,心诚行善,



为自己及家人积福的传统观念，更忽略了涵养风范，为后人典范这回事。形同治水，优劣之间，立竿见影。劣者采纳的防范堵水不肯疏浚导流的治本之法，仅讨得自己短暂的欢心，不顾后世骂名，更不顾“人在做，天在看”的俗语。

砂拉越地广人稀，若不吝拨地数公顷，打造成独一无二的观燕园，园内引燕来朝、夜栖。何不因应爱物惜物开创个新局面，为爱心厚德立下个好榜样，为代代子孙树立楷模。

若从园内掘土辟湖，蓄水养鱼，绕湖遍植花草，再铺垫鹅卵石。间杂常花灌木，花卉药草，其间疏疏落落参杂些高大乔木，让人蔽荫乘凉，乔灌木间，建设几栋防风御雨大屋。屋内自两檐之前架木缓延，向内斜插至屋脊以下，使呈V状，与屋脊恰成棱角。再从V型木架上密钉小木条，引燕在小木条上夜栖。屋内四壁再镶些糙面柴板，让亲燕衔泥团造巢育雏。方圆内，乔灌木上，及至屋内，入夜亮灯，为燕创造安全祥和值得信赖的夜渡环境。当中不妨辟地一两公顷，供人种植短期作物，如甜糯玉米、黄瓜、四角豆、速熟南瓜品种（速熟南瓜新品种，定植后仅六十五天便瓜熟，可以采摘，与老品种七八个月后方可收获大别。）这些贱生易种，花多花开不断的蔬果作物，由于具引虫作用，有利亲燕就近捕虫哺雏、教槽。况且燕粪具改土养地功效，生产的蔬果。除了嫩、甜、脆兼且汁丰，口感极佳，与一般化学肥培育的老韧坚硬区别是极大的。

燕粪其实是相当难得的有机肥料，每公斤约值市价两元多，比之惯常易得的鸡粪优良得多了。将泥燕集中在屋里，利于收集燕粪，既清洁了市容，加以益农，符合福州俗语：“兔唇吃米粉，一口两吃。”

引燕者有办法将远来的屋燕（第二级保护动物）拐（或引、迎）之入屋，让它们在屋子里生产奇珍燕窝盏，况乎对贱生，一窝可产三五只雏的家燕，当不致束手无策。

人者仁也。据说善待动物者才不致恶心待人。



时于公元一九七〇年

杨艺雄

杨艺雄，1943年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拉让河口布拉歪渔村。曾因反英殖民地政府陷囹圄，当过报馆工人，后经商，供应监狱食物、经营农牧和养殖业。现为有机化肥、农药及种籽经销商，亦拥有小果园、鱼苗孵化场、添油站和渔具店等。

他虽然是校长的儿子，但自小顽劣，古怪念头忒多，山猎水钓无一不精。除经历丰富和识广博，后因好奇多学，自文、史、哲而天文地理、动物行为与植物培育，涉猎广泛，近更专研养燕秘诀。

他热爱自然，虽年已花甲，仍常入山出海，逍遥自在。个性则乐观略带偏激，热情略带面腆，好玩却又情深，猎钓更常流露菩萨心肠。

曾署名雨田与田石，著有诗集《阔别》(1995)及新著《猎钓婆罗洲》。



“书写婆罗洲”是乡土文学吗？

田思

从字面上看，“书写婆罗洲”这个概念似乎纯粹在鼓吹婆罗洲的本土文学，但在意义上，它应该有更丰富更广泛的内涵。

砂拉越与沙巴(旧称北婆罗洲)两地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华文文学。沙巴的第一份华文杂志《婆罗洲杂志》创刊于1920年，砂拉越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新闻启明星期报》则创刊于1913年。50年代后，由于争取自治独立，反帝反殖，砂华文学倾向于紧扣社会脉搏的现实主义路线，以反映社会人生为主，手法也较平实，并且自成一个文学聚落，与西马华文文学迥异。

东马华文文学作品中，不乏描写乡土、关注乡土的题材。砂拉越资深作家中，如巍萌(已故)描写农家人物的中短篇小说，吴岸的婆罗洲山水诗与《美哉古晋》系列，桑木的旅游诗与摄影集，徐源福与王政贤有关殖民地时期的怀旧文章，蔡宗祥的砂州原住民习俗研究，蔡增聪的砂州史料整理爬梳，黄顺柳从史实中衍生人物情节，刻划乡土变迁的城镇小说，黄叶时描写故乡小镇新尧湾的人事沧桑的小说与散文，英仪记叙在拉让江下游任教时与伊班学童的接触经历，李流云的犀鸟童话故事，梁放以“十年动乱”为背景的农村悲剧故事等，都带著乡土文学的色彩。沙巴方面，黄任芳所写的神山故事与汶莱作者所写的水乡风光，也深具乡土文学的特色。可以说“书写婆罗洲”并非自我们而始，前此已有不少人在做类似的工作，而且成绩斐然，更遑论台湾素负盛誉的小说家李永平与张贵兴了。前者的《拉子妇》和《雨雪霏霏》，后者的《群象》和《猴杯》，都以婆罗洲元素为题材而成为评论家瞩目的对象。

那么“婆罗洲乡土文学”与“书写婆罗洲”这两个概念有甚么实质上的不同呢？

简单说，前者是狭义的，属于文学题材的范畴；后者是广义的，属于多层面的文化建构。我于2002年12月7日在诗巫中华文艺社所主办的“书写婆罗洲”讲座中的讲词，与2007年8月17日于古晋电台的访谈录音(后由黄裕斌整理成田思“书写婆罗洲”一文)，对于“书写婆罗洲”的提出原因与主客观条件，取得成果等，都作了具体的阐述，这里再作一点补充。

婆罗洲是世界第二大雨林，森林覆盖，河川密布，具有多元生态、多元景观、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等特色。作为热爱婆罗洲的子民，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第三大岛屿的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介绍出来，把多姿多彩的各族文化与融洽相处的和谐社会描绘出来，把传统文化加以记录、提升和

发扬。“书写婆罗洲”除了具有乡土文学的本质外，它是一种争取中文阅读世界市场的书写策略，涉及的范围包括奇山异水、壮美河山的探险与描绘，各族风俗习惯的采风记录，种族关系的探讨，原住民关怀，古迹考察与维护，历史递嬗，城乡变化，街巷掌故，地方志，人物志，民间玩艺，传统与观光节庆，民间美食与食材，花卉草木与荒野动植物，歌舞艺术与手工艺，民谣传说等等；还得加上一项，环境关怀与保护。我们号召有心人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这些具有婆罗洲特色的东西，并且用行销策略加以包装，与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出版社配合，让它打入国内与国际市场，那么我们继承与发扬婆罗洲传统文化、揭橥人文精神、提倡绿色文学与崇尚自然生活方式的愿望庶几可以更普及。

“书写婆罗洲”并不是一小部份人的专利，不管是谁只要他对婆罗洲的写作题材有兴趣，而又有一定的认识，都可以执笔成文。至于作品水准的高低，写得深刻还是肤浅，那就留待评论家去月旦了。有些西马作者，由于“在地观察”的时间较久，写出来的婆罗洲风貌也很多彩多姿，表现手法更独树一帜，像潘雨桐的《河岸传说》与冰谷的《走进风下之乡》，我们也很欣赏。还有郝眉几篇描述沙巴原始森林与原住民的散文“雨林系列”，也给人深刻的印象。西方白人作者撰写的婆罗洲旅游见闻也不少，但多少带著白人优越感与猎奇角度，不易引起共鸣。

“书写婆罗洲”的写手应该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而婆罗洲的引人入胜之处，也不只限于文学方面的题材，这就是我们提出“书写婆罗洲”这个理念的由来。只有认同这个理念的人，才能发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作用；并且形成良性竞争，让优秀的作品在对比与互相颀颀之下脱颖而出；并在互相激荡与批评讨论之中去芜存菁，精益求精。

“书写婆罗洲”的气势与后劲，主要是靠一套精心策划的丛书来凝聚。2003年12月，杨艺雄在吉隆坡大将出版社的策划下，以《猎钓婆罗洲》打响第一炮，造成一时的轰动，各种媒体纷纷报道，三千册的单行本在短期内售罄。而田思、沈庆旺与石问亭等所提出的“书写婆罗洲”理念，也在一项交流会中初次被西马的文化界所认识。沈庆旺以两年的时间经营介绍原住民的专栏，终以《蜕变的山林》之名结集成书。此书的推展礼可谓别开生面，富有原住民色彩的会场布置与土著米酒和美食的款待，加上娓娓动听的沙具琴音乐和电脑图解讲解，给一百多位前来捧场的西马文化界人士，呈献了一场心灵盛宴，也为蓝波早已酝酿出版的《雨林食谱》作出挑动味蕾的预演。而蓝波的另一本回忆小镇生活和介绍婆罗洲小食的散文集《寻找不达大》也已排入了档期。接下来还有石问亭反映异族通婚的《梦紫巴里奥》，田思编的《婆罗洲乡土小说选》，梦羔子记载戒严岁月的《新村词典》。沈庆旺另一本反映原住民困境的诗集《消失的图腾》，也将奏出凄婉的余音。此外，这套丛书还包括黄庭描述砂共游击队悲剧故事的《最后的流萤》，小说中鲜为人知的加里曼丹场景将在血色中浮现。砂州新闻工作者李振源的著作《砂拉越河左手港探源》与



《穿街走巷》也列在“婆罗洲书系”的出版计画之内，而文坛后进之中，杨诒钊描写婆罗洲草木植物的一系列特稿与蔡羽专写街巷记忆的系列散文，也将有付梓的机会。

至于讨论“婆罗洲书写”的相关文章，在评论界也逐渐涌现，据我所知就有以下的论述：

1. 杨匡汉：热带雨林：生存者呼唤至深者——马华诗歌的精神投向及艺术呈现
2. 林建国：有关婆罗洲雨林的两种说法
3. 陈大为：论潘雨桐的自然写作
4. 鍾怡雯：论马华当代散文的雨林书写
5. 鍾怡雯：论砂华自然写作的在地视野与美学建构
6. 林开忠：“异族”的再现？从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谈起
7. 李瑞腾：诗巫当代华文新诗——以草叶七辑为考察对象
8. 许文荣：书写少数民族：马华文学的个案
9. 黄裕斌：如何在地，怎样美学——解读鍾怡雯〈论砂华自然写作的在地视野与美学建构〉
10. 孙福盛：田思与东马华文作家“绿色诗派”研究
11. 马淑贞：叙事话语中的族群关系
12. 陈燕棣：在地书写，在地的声音——东马作家书写婆罗洲
13. 余禹：生长在婆罗洲的诗歌植物
14. 陈大为：婆罗洲图腾——砂华散文“场所精神”之建构
15. 庄蕙洁：马华文学中的原住民书写（撰写中）
16. 黄裕斌：从本土文化实践谈砂华文学的建构（撰写中）

从以上的评论来看，“书写婆罗洲”这个文化现象已受到华文世界学者的关注，这是前人和现在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诗人学者陈大为说：“对婆罗洲以外的读者而言，砂华作家的原住民文化书写，不仅仅是描述这个地方和事物，而是透过文字来创造这块土地，这是一项深刻的人文地理学的建构，文字叙述当然不是百份之百客观和透明，它必然包含著作者的文化修养和视野。”而陈燕棣在访问了田思、沈庆旺、石问亭与蓝波等人之后，在笔录中加进了一段感言：“所谓的书写婆罗洲对东马在地作家而言，其强调的是在地书写的真实性和原乡情怀，并非念兹在兹的区域使命；更重要的是，交出质量并重的好作品，让落在文学史上的婆罗洲声音，更为铿锵有力。”

是的，我们都在等待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并希望它不断回响！

萨拉瓦克

桑木

早年写作，很多文友均把“SARAWAK”译成＜萨拉瓦克＞而不是现代所谓＜砂拉越＞或＜砂罗越＞。只是后来这个翻译名词久已不应用，致使年轻一代忘记甚至没有接触到。

因为当年（六十年代）自己刚接触文学活动，心中怀著伟大理想讴歌，在把这土地当著亲爱母亲歌颂的时刻，＜萨拉瓦克＞竟成为我们心灵中的意象，＜拉让江＞也成为悲愤的哀歌。随著时光，＜萨拉瓦克＞这土地确是渡过不平的悲欢岁月，拉让江送走了我们多少历史梦幻。因为向往翻身土地的新生，终于走进失火的天堂，留下的，却绕大圈圈，找回失落的自己。

印象中的河流，确实没有长江，黄河那么雄伟与壮丽，不过它那日益浊黄的山河地带却不比上述二条大河逊色。只是在漫长江三峡的时刻，见到大河涌涌澎湃，让我想及大自然与人类斗争的乐章。早年听过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毕生难忘＜船夫曲＞，陪我在近年＜黄河钢琴协奏曲＞重温黄土地温馨及那浊黄翻滚乐章，不也是一样有风雨漂摇的感觉。只是拉让江水，在人为的浊黄，伐木之声，在我们心灵难免引起风声鹤泪的惊惶。也无法对大自然生态作回馈。＜萨拉瓦克＞这土地是否在无声息中，暗暗饮泣，真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乡大河再难恢复昔日流水清澈见底的落实，河中小鱼到处风韵逸江，只是梦中的幻影。

当砂罗越被译诌为＜萨拉瓦克＞的年代，每当奏起夜来风雨的时刻，每每飞来一两只大人们所谓的＜飞蛾＞，在幻灵心目中，明明摆的是双翼花蝴蝶，翼上艳丽色彩的图腾，带著深山密林的迷惑，令人见之叹为观止。皆因我们居住的高脚木屋，建于原始森林边缘。在那风雨来临，气压降底的时刻，就见它们飞来屋檐下，停息在那里。后来长大才知道这种美艳大昆虫学名布律斯（BROOK）。早年白色拉者，来到萨拉瓦克的时候，把这种飞跃林间的美丽大昆虫，以其家族命名，占为己有。



(泽水一站)

文学交情内外谈

于斯

由于平时涂涂写写，自然身边除了吃喝玩乐外，又多了一批<写作同好>，大家不分年龄相距，只凭臭气相投，那就是文友也。也由于参加了文化团体，每年几次雅集，除了唏哩哗啦外，也与吃喝挂勾，外地文友到访，热心招待过客也常见，不过文人酸气多，在风花雪月外，也难免热嘲冷讽，也不见怪。心想唱了大半世纪的国际歌从严肃斗争唱到热忱摇滚，世界还不是一样，反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怕什么？只是有人特别敏感，以为文章手段可兴国，亦可欺情，这种想法不免太过守旧。不久，前家乡小镇，拜<毒书>后遗症之托，大家已被整个神经兮兮，偶而也有见不得光的匿名传单，躲在暗处伤人，小市民皆为读之为快，而视为首轮<普罗文学>，害得人人自危，几时榜上有名也不知，其实讲来说去，那只是夜狗交欢的政治游戏。文友相见，也彼此嘲刺，拈笔莫非兄台？不过有话直说，虽然大家平时雅雅，间中也有不平则鸣，不过文格还不至沦落为政客工具，充当文化打手吧。（屁过就算，何苦斤斤计较）

记得某女小说家到访讲座，有文友问及文学如何充当前改革社会，促进人心向善的时候，她说，文学只是一种兴趣，大家投于文学圈内，只在抒发自己的心情，与读者交流共鸣，若是以改革社会，促进人类爱心为大提前，不免给自己下了一个大压力。过后有人听之，嗤之以鼻，说她这把<妇人之见>，难怪她的微型小说，整天陷于都市恋情而不能自拔，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其作品只适于一般都市闲情而已。不过时至今日，生活逐渐提升，文学已陷入困境，前文提及文学并不以改变生活腐化社会形态依归，就像鲁迅弃医改投文学，一样不能医治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作家陈若曦却认为鲁迅的文学观点，加速了中国赤化，所以企望以一股热忱摆起一副救世主面孔，到处劝人行善的极端也是一种愚蠢。

文友相处，针对各人作品长短，提出文学批评心情，往往是吃力而不讨好，就见过某些文友对作品提出不同意见而酿成不快的局面，恰如前人所言及<文章是自己的妙>的心态，也怕某些家长式的评论，为不适于我文学观皆为下劣品，此种官僚心态无形中杀戮生长中的文艺幼苗而不

知，一般文学奖的评论观点，有其利也有其弊，总之我们以客观看待落选作品，也就显示入选作品也有其重大因素存在，因为在甄选中，编者与评论主观起了巨大的作用。

某诗人到访，有人选了本地作品叫他以诗人观点评介。诗人说他初到贵境，对当地情况而不敢乱下评语，因为对名家而论，其评论有足于操<生杀大权>，有时一番热忱，直话直说，反而引来负面效果，来自国外对马华文学的撮唱，通常是抱以鼓励超过评语，多是鞭策中庸之道，不过无意中却使某些人沾沾自喜，实际上只要去阅读两岸文学作品，就知我们在文学崎岖道路上，还有一段漫长时日。

所以文学交情，不是请客吃饭，亦可说是请客吃饭，文学交情不在客意只在随缘，才不至于文学浮沉中患得患失，也不至割断脐带那么严重。偶而名家到访，到机场迎接，改日亮相于报上，也沾点<作家>风采也无伤大雅。

14.8.97



(泽水一站2)

文学撞了板

于斯

到了书店，见到书架上排列著大批〈九歌文库〉，心中不禁一喜，走近一瞧，原来大部份都是旧书，其中多本都在数次展买过了。过了一阵时日，再度造访，仍见这些系列摆在那里，屹立不减，已经特价叫卖，每本只售十元，仍旧不能引起读者重视。

那天闲聊与朋友提及那批特价的书，心中不禁冷了半截，文学真的撞了板，从这么低价抛售，仍然得不到反应。洛夫、林清玄、欧阳子、余光中、司马中原等作家，真的要被活活气死。

我们这里的〈书香社会〉是否是过时偶而呼吁的空喊，因为常见于台上呼吁者，平时都不读书，只不过为了应酬某种场合，人云亦云而已。

据书店老板说，这些文库只是一家西马代理商叫为代售，秋收之后，就要原货退回。因此临别送秋波，特价售卖，能否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尤其是那些深爱文学的文友，或一些文化团体的垂青。我们这里一般社团，都设有阅览室，不过一些会员到那里，至多翻翻报纸，对于书架上的图书从不过问，当然无形中，一般阅览室无形中沦为同学们温习功课的场所。这里有冷气，环境又好，确是温书的好场合。讽刺的确是那些摆在书橱的书本，永远的冷落在墙上一角，更有趣的是图书馆理员，每天照章行事，开门、开灯、开冷气、啃瓜子，漫游漫画世界（谁也不关心文学，文学已死）。也许今天心情不佳，或是昨夜失眠，索性不来了。反正阅览室只不过小猫两三只，来不来，开不开，是一个三不管地带。阅书风气吹淡风，灰尘几时把书架淹没也不知。因为同乡的少年小子，个个都是卡拉OK的好手，哦，哦，那阅览室，只不过西马同乡到访，让他们参观参观。

同乡回去之后，相走奔告，别小看这小地方，他们的同乡会馆还有一个藏书万册的阅览室，真是一个难得的书香世界，还有每天在那扭腰拍掌的青春舞曲，真是搞得有声有色，令人羡慕不已。

与朋友闲聊，提及开书店之理想，朋友说最好开间出租漫画，文艺小说书店，兼卖VEDIO CD，赚少年人的钱。因为现代后生小子，裤袋有限，要他们花、三十元买一本书或一片VEDIO CD是不可能，唯有借有还的出租行业，还能满足他们的感官刺激。

报上的小说版，岑凯伦，蓝亦婷的浪漫小说，倪匡或亦舒的科幻小说，港派都市情，都是他们的文艺天空。至于〈九歌之库〉的调调，对他们太远也难理解。

本来文学之旅，是一条寂寞崎岖的山道，尤其是当代文学，还要受到网络的冲击。许多文友早已放弃文学走进电脑世界。十年后的世界，我们相见时，可能留著下列的对白：什么是书？因为树木被砍伐，世界早已没有纸张，书早已为收藏家收尽，要看书，只要电脑键盘一按，什么言情小说，科幻世界，一律在你眼前展览无遗，文学真的是撞了板。

本想在特价书中，再找过杀价，这种有点落井下口的消费心态，无意中把书店当著卖菜市场，使我想要在都城的廉价书堆寻宝一样。曾听过一位本地作家说过，他每次出书只印三百本，除了一百本给州图书馆外，余下二百本自藏，从不在书店售卖。偶而遇到文学同好，赠送你一本，你的面子已经够大了。大家都说此君不但高傲而狂。不过也好，至少他的自尊挽回过市场上廉价书籍的颜面。某文友要出版一本诗集，找人赞助出版，说好了又泡汤，足见市人对文学的爱心承诺，已经堕落到可怕的地步。（这使我想及某文学讲座，某赞助仁兄临阵逃脱，差点流产）。他还说准备印刷一千本，不是我泼冷水，要卖？卖到下世纪都已卖不完。人家余光中，洛夫的诗集已在这里撞了板，难道还不知，文学真是与他妈祖宗十八代文化，〈切断脐带的联系〉（借用诗人废话），别小看主持大局的图书管理的老气横秋，不过人家的心情确是〈姑娘十八一朵花〉。选购书籍还顶〈新潮〉呵。写到这里，我那些昔日文友，早已不弹此调了。



《缘起》

度川

1988年6月份，诗巫中华文艺社诞生了。仿佛才眨眼之间，岁月匆匆过了廿载。人事更迭，社会型态的变迁，文艺活动亦经历高潮低谷之转折，其中艰辛，非局外人所能理解。

非营利的文艺团体的确是一条艰辛难行的路程！然而；坚持不懈的道途所凭借的又是甚么呢？

创立20年的文艺社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另一个里程碑。借此，笔者身为中华文艺社的秘书，特邀历任主席现身说法，阐述文艺事业承先启后的发展路程。

发扬传统古典文学

中华文艺社是以古典诗词起家。创社主席黄政仁，1948年出生，笔名楚狂、上官剑等。

他毕业于马来西亚皇家卫生学院。因自小酷爱古典诗词，自修台湾侨务委员会主办中华函授文史科诗词学毕业。

1987年他与一班古典诗词同好筹备创立《诗巫中华文艺社》，1988年获社团注册，他被选为第一及第二届主席。

黄政仁谈起创社缘起，最主要的是对古典诗词有著浓厚的兴趣及一班朋友，如黄国宝，已故的侯越英及黄广捷等对发扬文艺的共同理念。

凭著过去两年诗词研习班累积的社友创作，1988年即出版古典诗词合辑《春草集》；当时出版的数量不多，相信仅有早期的社友有收藏。

创社隔年即举办了一场为期3天的盛文艺营，邀请大马作家诗人吴岸、田思、陈蝶、梁放担任主讲人。推动了一股帜热的文艺风潮，本地文坛展现百花齐放之景观。

文艺社随著亦积极广招会员，办写作班、文艺营、常年文学奖，通过报章编文艺副刊以及出版拉让盆地丛书系列。

黄政仁谈起对古诗词的兴趣，还须追溯到童年的记忆；由大他十三龄的姐姐照顾，约莫五、六岁光景的他，每晚临睡前望著帐眉上的绣花图案及一首诗，那是他母亲的手工刺绣品。他好奇地向姐姐追问，那是甚么，这又是甚么，姐姐逐一解答，并向他解释帐眉上绣著的那是一首李白

的诗。

于是他每天临睡前都照姐姐教的念著这首《静夜思》。诗词的种子即开始在他小小的心灵萌芽茁壮。

自小，他爱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还有章回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等他很早就涉猎，吸引他的不仅是故事情节，书中的古典诗词亦是一大吸引力。

长久受古诗词的熏陶，像储备了充裕的养份，时机到了自然而然绽放出花朵。他的第一首诗写于14岁那年。

他写古体诗，也写杂文。在中华文艺社的前半段时期，他在报章上与侯越英、黄国宝、王政贤辟了一个《茶余饭后》的专栏写杂文，后来收在1991年出版的《洗耳集》。

黄于90年代初到印尼海岛工作，间中尚返回诗巫定居有两年时间，1995年再出版古典诗合辑《心窗风雨》，收入拉让盆地丛书之12。

去国经年，回乡后他少有参与文艺社活动。而在《诗巫诗潮吟社》重设古诗词讲习班，始终贯彻对古典文学的执著。

他认为，著手华文文学创作，就得从古典诗词开始，古典这一部份有比较好的修养，文采就比较好。好比台湾诗作家余光中，他虽然写现代诗，但他很强调古典文学的基础。

黄现为《诗巫诗潮吟社》会务顾问，诗词评选词宗，并定期主持诗词讲习班。学员老中青皆有，人数逾20，皆对古典诗词兴趣浓厚者。

他指出，很多人对传统诗词误解，有两种情况，一是写的人水准不高，使读的人看不懂，误以为很深奥，另一是真正写得好，却遇不到读得懂的人。

因此，他有心于古典诗词教学，首先就是要学员懂得欣赏，会赏析才会贯彻写诗词的理论、技巧与办法。他在诗潮吟社开办的读诗会即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建设的。

文学提升人文素质

黄政仁表示，领导层对文艺的浓厚兴趣、执著与坚持，才能担负一个文艺团体的长远发展。

创社元老之一的黄国宝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只有秉持著对文艺的一股热诚，才会无怨无悔的全情投入，并且将文艺工作当做是一种莫大的福份。

他表示，文艺社是一股凝聚力，提供一个创作的平台，将自己的作品公诸同好，借以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揣摩与提升。

在功利主义挂帅的社会，很多人会以为文学并无社会功用，黄国宝认为，文学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征，亦是人文的一部分，缺少文学这部分，一座城市就显得很荒瘠。



他特别注解，不是荒寂，是荒芜与贫瘠。因此；提升文学的价值观，提升一个城市的人文素质。一个文艺团体所扮演的角色亦即在此。

他表示，一个社会进入了富裕的环境，生活安定，就会寻求生活情趣，并不单单只是看电影打麻将而已，而是自我充实，加强文化素养，自我增值。

基于上述原因，当时中华文艺社的创立与发展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

天时：上世纪80年代整个华社笼罩著华文会被消灭的阴影，独立大学不被批准、种族关系气氛僵化，在鼓吹华文创作的前提下成立的这个团体受到各界的认同。

地利：本地的两家华文报章（诗华日报及马来西亚日报）给予本地的文艺活动大力支持，提供副刊版位由社员负责编辑，新月及文苑即是在此情况下诞生。

人和：1987年在酝酿成立文艺社之筹委会人士多为媒体编采人员、公务员及教员，具备了很有利的推广管道。

推广古典文学为文艺社的最初概念，除了研习旧体诗，文艺社很快就多元化推广各种文体，致力广砂华文学，栽培写作人材，提升本地文艺创作为宗旨。

在推广创作之余，当初最大的理念还是朝翻译方面去发展，亦即将中文创作译成马来文或将马来文译成中文，以达致民族交流与了解，对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习俗皆能释然于怀。

翻译马华文学的目的在于加强华文语文在教育中的使用，致力于提高华文华语的掌握及促进华族文化与友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然而这个理想终究未能实现，因为缺少的是双语人才。

他表示，翻译等同再创作，要掌握好两种语文之余，文学的修养与功力都要好，否则只能达意而已，不足以达致再创层次。

文字道路十年转折

文艺社前十年经历了创会主席离乡、接任的侯越英离世，到了黄国宝任期（1992-1999年连任3届主席），开始朝互连网络方面发展。“犀鸟文艺”于1998年5月24日举行正式上网仪式，亦是中华文艺社十周年庆典活动之一。随后“犀鸟天地”。

另一方面，在报章开辟的文艺副刊，获得各地文友踊跃投稿，文艺社每年挑选新诗、散文、小说优秀作品交由专人评审，文学奖于焉产生。

而常年文学奖更是该社每年最盛大的重点活动，他也致力于编辑常年文学奖合集。从“草叶集1”、“草叶集2”、“花雨”到“水云”皆由他主编，之后才由蓝波接续编辑工作。“愁月”、“磐石”、“绿苔”及至“地锦”之后，文学奖办了总共9届。

该社自1988年的第一本为旧体诗合集《春草集》，20年来陆续出版了个人诗集、小说集、散

文集、常年文学奖合集、杂文合集、旧诗合集等，以及今年刚推介的黑岩两本个人作品，前后共出版过25本“拉让盆地丛书”。

黄国宝说，文艺社走的是一条文字的道路，以文字耕耘为根本，随著环境的变迁，廿年前还没出现的电脑资讯，例如互联网、部落格，现在已经很广泛。随著社员带来不同的创作方式，种类更多样化，因此这条道路只会越走越广。

他认为，文学虽为小众文化，这是一条公认的孤寂道路，有不少默默耕耘者，因此坚信写作不会绝迹，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以不同的方式生存。

文学也可能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呈献，诗或散文、小说可以舞蹈方式肢体动作呈献，但不脱文字为脚本。

他表示，其实在商业社会，文学的生存领域更为广泛，例如可在网络上出版文字创作，创作亦可以成为创业的基础，除了开拓网络市场，文字创作在商业资讯传播中占有一定的发挥地位。

新生代超脱政治框架

宋志明于1988年加入刚刚创立的中华文艺社。他当时也是基于对古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热爱摄影艺术的他，并且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可提升本身艺术素养。

文艺社成立之后一年之内，就有了很多转变，朝多元化的创作方向发展，开始广招社员，并且举办了系列文艺活动，包括文艺营，在报章编文艺版供社员及吸引写作人投稿，他十分积极参与每个活动。

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创作是与政治挂钩。进入70年代的文学经历了政治局势的动荡陷入低谷之后，新生代的文学创作与活动掘起，可以说完全超脱了政治的框架。那是一个新生代新的文艺风气，展现的是一幅新气象；例如砂拉越星座诗社致力于现代文学的创作以及将现代文学作品以全新的概念呈献出来。

中华文艺社虽然以推展古典文学作为创社的宗旨之一，最主要的还是带动一股创作的风气。而新生代的创作完全自由开放，举凡旧体诗、现代诗、散文、小说及杂文之创作，有抒情、时评、社会批评，各有风格，不受囿限。

宋志明认为，文艺社在当时能蓬勃发展是因为有报章提供的副刊版位。“文苑”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日报每星期刊出两期从不间断。当时尚有“新月”副刊经历报章副刊，杂志期刊等形态，断断续续存在过，最终还是遭遇停刊的命运，教他感慨商业社会，文学备受冷漠对待的现实无奈。

他对此作了一首诗“新月西沉”。这首诗请本地青春网站的年轻人谱了曲，并在廿周年纪念庆典活动中现场演唱。



尽管社会对文学的冷漠，依然还是一批人坚持对文学的信仰，自我提升之余，亦致力于栽培后进。

对于文艺社未来方向，他寄望于育苗联会栽培的学子，将来能够成为接班人。为文艺创作的延续承传及文艺活动的推展作出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艺社也面临学子出外深造或就业，联系中断，后续工作衔接不上等问题。

他说，一个团体活动，必然的会有不同的声音与意见，如何取得共识去完成职务，需要团体的互相配合。而作为领导层，最重要的是在位时克尽己职，不能要求太高，达不到时也不必失望，我们只要以平常心对待得失。

宋志明表示，在田思与石问亭等人倡导“书写婆罗洲”的概念提出之后，更为本地写作人推展了创作的道路与方向。当时在文艺社主办了一场“书写婆罗洲”的讲座，并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讲义付梓，收在拉让盆地丛书之24。

他在任期间致力推动著书、出版、讲座。而令人遗憾的是，文艺社预计要出一本已故侯越英的遗作《上谷斋诗文集》，却由于氏生前收有不少“佳作剪报”，致未能确定是否其原创，这本编纂中的文集遂宣告“胎死腹中”。

他认为出版书籍有文化传延的意义，但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写作。

宋志明以桑木、黑岩为笔名，已经出版了多本小说、散文、诗歌、摄影集。小说包括有《荒山月冷》、《毒雨的传说》及《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诗歌《一次横渡的联想》；散文《各举门神的风采》及《翻山越岭》；摄影作品集《山雨欲来》、《西藏7日行》、《印度纪行》及《季节协奏曲》。他也编有《林宝昌影艺作品集》、《孙丽源影艺作品集》及《书写婆罗洲》。



黄政仁



黄国宝



宋志明

舞文弄墨，原创最大

度川

欢庆创社20周年之余，诗巫中华文艺社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今年年中与诗巫市议会联办的第7届婆罗洲文化节书摊展售本地创作；在9月份推介两本拉让盆地丛书——黑岩的小说集《毒雨的传说》及散文集《翻山越岭》；10月1日刚刚进行了《第3届拉让盆地征文比赛》及《环保童诗创作比赛》颁奖礼暨文学讲座。

接著于11月1日的庆典轴心将是假诗巫民众图书馆举办《20周年纪念晚会》，会上将有一场由马华著名诗人、作家田思主讲的文学讲座“书写婆罗洲是乡土文学吗？”，各地文艺团体呈献本地创作演绎交流，以及与诗巫民众图书馆联办的本地创作书籍展。

从20周年的庆典主题“舞文弄墨，原创最大”可以看出文艺社怀抱著创作需要有企图心的理念及所担负的使命。

拉让盆地丛书显绿洲

以蓝波为笔名创作甚丰的沈若波，常让人记不得他的原名。退休后他定居古晋，同时淡出文艺社活动，唯持续创作不竭。

他在电话中接受访问时表示，他在文艺社非常时期接下了领导的职责。那时的文艺社已经少有活动，“文苑”的作品少，只有几个人在支撑著。

他邀稿邀得很勤，对稿件要求严谨，对版面的编排一直具有审美的要求，可以说是很努力地在编“文苑”，到现在回头来翻看所编过的文艺版，自觉并不输于今天报章的文艺副刊，可以说是交出了满意的成绩。

蓝波认为文艺副刊是一份报章的灵魂，是代表一份报章的人文特质。因为新闻每份报纸都一样，而文艺版的特质却代表报章的品牌，这是不应被忽略的关键因素。

刚自新加坡观赏友人的木刻作品回来的蓝波表示，新加坡的报章曾经放掉文艺版位，如今反过来著力提升文艺副刊的定位，连版面都以彩色版编排。他说，这是一种觉醒，很值得本地报章借鉴，因为文艺版的兴盛，亦会提升报章的品质。



另一方面，他同样对文艺社出版拉让盆地丛书系列感到骄傲，尤其编撰常年文学奖合辑，他常有亲自参与编辑及设计的一份成就感。由他编撰的每一本合辑书名都请新加坡的书法家杨昌泰提字，可以看出其用心。

此外；亦可从其后语中读出他认真看待及珍视“拉让盆地丛书”的价值。他说，地球趋向绝灭，绿意的醒觉，环保意识是诗作者最先探出触角的领域，所以诗的题材以这方面为多是理所当然。散文与小说，不谈鸳鸯不话蝴蝶不说梦，而却以本土富饶的风土人情世故行文成章，这些都是缀成了“拉让盆地丛书”几本集子的特色。

谈到文艺社走过的岁月，蓝波说，文艺社如一只小船，在砂华文学长河里缓缓航行，为了中华文化遗产的传延，沿岸传播；间中虽然没有惊涛骇浪，但难免遇上湍流急滩。文艺社凭著坚持与信念，一一撑过，偶尔也在河湾转折处，喜见有心人在击掌鼓舞。

他说，砂拉越的华族文学一直被视为一片荒原，中华文艺社的设立，当初被视为只可能站成文化沙漠中一株多刺的仙人掌，而时尔被拒于文学殿堂外。在阵阵凄风苦雨的狂暴下，仍然有著默默耕耘者，渡过了廿个年头。

而从《草叶集》的初芽，《花雨》的喜悦，《水云》的万象，《愁月》的执著，《磐石》的扎实，《绿苔》的蔓延，及至《地锦》的铺盖，喜见砂华文学长河的拉让江岸，入眼荒凉的黄沙，已覆盖著无比的绿意。

这是文艺社不断努力在推动，致力提升文艺创作，以及本地写作者孜孜不息的笔耕，所达致的成果。

对于未来的文艺社，他期许在新一代领导层的推动下，会有突破的新格局呈现，毕竟今天的环境与以往不同，有更多的载体呈现的创作方式。

当务之急·注入新血

20周年纪念庆典活动邀请历届主席参与，是源自上届主席王振平的概念，期望在这概念下，让新与旧社员之间有更好的连系，希望借以提供分散在各地的社友叙旧的机会；在延续的工作方面，有更清晰的脉络，在推动会务发展方面亦有更明确的目标。

王振平表示，随著时代与环境的变迁，文艺发展亦有巨大改变，文学形式亦呈现多样化，因此，在这方面，注入新血为极重要的一项工作。

他说，社员的老化与移居，文艺社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已是一段不短的日子，使得在推展社务及活动上常出现难以周全的窘境。

他说，文艺社全盛时期，有强大的写作班底社员发挥创作动力，如蓝波、万川、雁程、紫汀、黑岩、晨露、逸蝶、柏隐、金戈格，西马的教师林阳、春明及诗安等多出现于历届常年文学奖的得奖名单中，那时的“文苑”稿源充足，对文艺创作及文艺活动是一股极大的推动力量。

以田风为笔名的王振平，本身亦是其中一名在其创作产量与质量颇丰的情况下，于1994年受蓝波等文友的邀请加入诗巫中华文艺社，并于2000-2003年担任了两届的秘书长职。

自2004-2007年他担任了两届的主席职。这之前因为欠缺文艺副刊的版图辅助而停办了常年文学奖。但在他领导下的文艺社以征文方式，即“拉让盆地征文比赛”，持续推动写作风气，并着重于栽培、发掘年轻的写作人才。

同一时期，他自黄国宝手中接过“育苗联会”的任务，致力栽培中学华文学会的写作人才。

“育苗联会”由6间中学华文学会，每间各有两位代表组成，通常由中四生代表，每一年由新的学弟妹接班，每年有定期写作班及即席演讲带动各自学校的学生参与。

去年，在他带领下的“育苗联会”首次从课室走向户外，在石山银禧公园举办了一场野外创作营的活动，他负责主讲《说明文和议论文写作技巧》。如此；配合户外自然与开放的环境，吸引学生于现场实境中演练，增添写作的灵感与学习的乐趣。

唯一令他感到头痛的现在学生学校功课、课外活动与补习皆繁重，不仅育苗活动时间要视情况来配合，连文艺社的文艺活动他们也很难参与，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文艺社目前缺乏一股凝聚力，各人有各忙，他本身亦忙得分身乏术，因此在任期届满时才决定推荐更年轻的主席人才，改而从旁协助社务的推展。

创作平台展现多元化

现任主席杨必善，笔名杨善，于2001年加入文艺社。2008年新官上任，又遇到20周年的重大日子，他旋即推动了积极的庆祝方式。

首先；他希望各个年龄层参与文艺创作，因此推展的活动不仅年轻化，亦多样化，目的是吸纳更多年轻人，包括部落客及网站主持人加入文艺社。

已经出版5本著作的杨善拥有本身的部落格—杨善过瘾地带。他于1988年中学时期开始创作，至今刚好渡过20个年头。

他回忆起高中时期，他由于本身对写作兴趣浓厚，常在报章投稿，亦常出席文艺活动，因此认识文艺社众友，如蓝波、国宝、炎城、晨露等。

这些前辈对他语多鼓励，后来他在报章写“谈情说爱”，他们也给了他中肯的建议，鼓励他



多创作纯文学作品，尤其是乡土创作。

他说，前辈们打造出一种创作气氛，酝酿创作的环境，对于有意朝这条道路走的初生幼苗，起著保温及鼓舞的作用。

因此，他的目标是将文艺活动深入到校园，与华文学会配合，培养与启发学生朝创作方面发挥。

而他也认为，创作触觉要及早开始培养，何况现阶段属于创作方式与平台改变的时代。例如网络时代的今天，部落格的兴起，成了一种最新的创作平台。

他说，目前的年轻人对部落格的兴趣比平面媒体报导更加浓厚。因此他也很鼓励部落格文章修葺之后，投于报章副刊，更广泛扩大读者群，亦达致一项创作发表的双管道目标，因为毕竟网络还没有广泛到人人皆常上网的地步。

他指出，网络作家那么多，平面书籍的作家亦然，这意味任何创作方式皆有其保留与发扬的价值。

他说，其实创作的方式繁多，除了文学著作，课文是创作，演讲词、歌词、写日记，甚至连手机简讯亦是一种创作方式。

他也鼓励多元化创作发展，例如写歌的朋友，同样可以将一首歌延伸成一篇故事，如此；呈现创作的平台就更丰盛。

他亦指出，有不少人只对征文比赛感到兴趣，但是文笔的磨练也需要经验的累积，学生要写好作文，就要多读多写，练笔就是一种开启创作的钥匙。

凡是有心创作的人，无论他们是何种形式发表，文艺社皆是一个理想的平台，只是这个平台需要有人去参与推动，才会蓬勃发展。

他期许文艺社有更多的创作发表空间，如在报章增辟文艺副刊，吸引更多好作品。今年跟进了第三届拉让盆地征文比赛，同时也举办了第一届环保童诗奖。未来的目标他期望恢复常年文学奖的设立及文学合集的持续编印。

展望未来远景，他的确任重而道远，为文艺创作营造一场盛筵，让同道中人欣然入席。

结语

文艺社的20年转折，人事更迭，凭著为文艺事业的坚持与信念，领导文艺社走过20年的历任主席，虽各有作风，各有所重，却同为文艺献出心力，昂首阔步。

电子世代资讯的狂潮，平面文字的低迷，人心之迷惑，大时局的沉荷，导致非营利的文艺工

作者心情之沉痛，下笔之沉重，实难以言喻，然尚有写作人孜孜不息，默默耕耘。

凭是如此，文艺社仍然坚守初衷，依然坚持不言放弃，为拉让盆地的文艺创作及提升活动努力不懈。

为文化的坚持与使命，文艺社亦力图汇集创作者，重振原创精神，凝聚一股力量，迎向风雨，逆流而上，沿岸传播。

文艺活动如同是一项人文生态的保育工作——召唤沉睡的灵魂，渲染精神之愉悦，推动道德的良知，洗涤蒙蔽的污垢，致力展现社会关怀而延伸至更大格局的环境关怀。

文艺工作亦是一项扶持幼苗的绿化活动，将荒天瘠地转化为一项播种的喜悦。大抵这样喜悦是来自抱持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传播精神。那是一种默默付出的福份，只待那一阵喜雨将荒地转为福田的契机。



蓝波



王振平



杨善



璀璨年代文学的沧桑—— 拉让文学活动的回顾与探讨

阿沙曼

砂华文学是马华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它的播种，成长与茁壮，均有它特殊的环境，包括人文社会，与独特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某个发展阶段，所表现的突出时代感与强烈的思想性，即是砂华文学的独特性，尽管这样的历史时期是短暂的。

尽管砂华文学在马华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也尽管有它独特的发展过程，惟长期至今未见砂华文学的完整史料，纵有局部片段的叙述文章，也不免以偏盖全，颇具浓厚主观成分，欠缺完善。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有关早期作者，若非已经作古，也因时移势易而物非人非，加上其他种种因素，已对砂华文艺兴趣索然，聊表关注而已。而目前有关砂华文学史料的工作者，都碍于有关资料的匮乏，无从著手而心有余力不足。

整理砂华文学史料的重要性

以时间而言，砂华文学的发展历史不算很长，惟却有它的发展环境，一定的发展规律与本身的独特性。尤其是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的这个历史阶段，许多文学工作者都通过文学与社会运动相结合，而突出砂华文学的特点。他们的充满热情洋溢，激情与深沉浓厚的感情，透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了在当时谁都无可避免的大时代的社会冲击下的现实，与残酷现实中的各种最真实的感受；而现实主义文学即成了当代文学路线的自然产品。因为正当反殖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激发各族人民的政治意识而掀起高潮的时后，凡有信仰理想与正义良知的年青文学工作者，是不能对此现实无动于衷而置身事外的。当然，也因其时的年青文学工作者遂后横遭变故，与叵测的人生际迁，致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已放弃文学活动，而异常无奈地告别文坛。即使今日能够挚著文学而有所成就饮誉文坛的著名诗人吴岸(丘立基)，与社会学者田农(田英成)，也不过是绝无仅有的异数。

谈及砂华文学，大家都肯定有它的独特性。惟这独特性究竟为何呢？事实上，除了多元化民

族而构成的特殊人文社会外，经受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直至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冲击，最终导致社会经由量变(抗日，反让渡，反人头税，反麦米伦教育白皮书，反大马)至质变地方议会直接选举，加入大马)之社会变革的整个历史蜕变过程，应该是这个独特性的重要方面。

岁月无情，这些历史的沧桑转眼间即逾三十年，到今日时移势易而人非物也非！

以上这些不是目前新一代的文学工作者所能理解和体会的。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情况下，所接触到的人与物，与所看见的社会景像，都与当代的一切截然不同。可是砂华文学要得到承前启后的发展，却需要新一代的文学工作者，对砂华文学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与认识。对待砂华文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除了目前的认真写作之外，也应该对过去的情况有所了解与认识。换句话说，不应该割断历史的脐带，而仅看眼前的砂华文学及其成就。这是另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许多人或有同感，此即大马文坛一提及马华文学，往往即将西马的文学，及其历史背景，目前的发展情况，当为整个马华文学。换句话说，西马文学代表东马文学(包括砂拉越)，也等于马华文学。此种现象，尤其是对一些马来西亚以外，兴趣并从事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或作家而言，可能会因此产生错觉。此种错觉的可能性是只知道西马的文学状况，错误地认为这些就已代表了一切，砂华文学因此被忽略，而失去它在马华文学中的地位。对于砂华的文学工作者而言，这是颇令人遗憾的。

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是他们对砂华文学，尤其是它的发展历史缺乏了解。事实上，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因为多方面的因素而显得非常贫乏。尽管目前资讯传媒设备已臻完善，可是西马华文报章与国家电视台尚且会将砂拉越误当沙巴，更何况是文学的一般呢？

因此我们不只要目前年轻一带的文学工作者，明了本身文学发展的历史，也要让真正的马华文学工作者，与外来有志于马华文学研究的学者，真正、正确与较全面的了解构成马华文学的砂华文学，则从各方面收集材料，以整理砂华文学的史料，不仅有它的积极意义，而且有其重要性与迫切性。

观点与态度的商榷

兹悉，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已著手这方面的计划，这是令人欣慰的。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于三月十一日在马来西亚日报，刊出其文学组专刊第一期，题为“六十年代拉让盆地文艺概述(作者田纪行)”，“应该是它所认可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对于砂华文学中“拉让盆



地“文艺活动的历史观点与态度。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直从成立以来，是一个备受重视并在华族中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团体。这是它在推动华族文化活动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举行历史文物展览，主催有关砂华文学的专题讲座，资助出版丛书；现在又策划整理有关砂华文学史料。这些都是颇令人赞赏的文化活动，而对砂华文学史料的整理，尤令人关注与重视。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对文化活动的良好出发点与积极性，应该获得肯定。惟对于整理砂华文学史料过程中，所涉及的历史观，政治观点与文学观点，却是有待商榷的必要。

有关砂华文学史料的整理，应该持著严肃，认真与尽可能全面深入的态度，否则草率与主观片面可能带来历史的后遗症，以致后来者以讹传讹，以错误当为史实，则其后过所导致的不良深远影响，实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对历史与后来学者负责任的态度，即使研究与整理马华文学史料，也应该持著同样的态度。因此，对待砂华文学史料的观点与态度，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社会的演变与发展，有它的一定的规律，因此看历史必须客观。所谓客观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社会情况下，看当是的人和物和一切社会现像，而非在今日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情况下所持有的标准及眼光，去看昨日的历史现像。正如处于尖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日，当人们普遍享用微波炉的时候，你不能也不应该认为人类原始社会发展时期的钻木取火，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在社会的一切都处于原始的历史条件下与情况下，懂得钻木取火已经是人类的一大发展，与智慧的重大进展；方法虽然简单，惟影响从此深远。

看砂华文学的历史与整理，有关的史料也一样，切勿以九十年代的社会眼光，来否定五十与六十年代砂话文学作品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这些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感与强烈的思想性。有鉴于此，作为砂华族文化协会文学组成员的田纪行先生，在他的“六十年代拉让盆地文艺活动概述”一文中，形容在诗巫出版的民众报文艺副刊“赤道文艺”：“在拉让盆地文坛上并不能形成气候”，并谓“今天看来，反殖时期的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的文艺作品是有些幼稚肤浅”，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赤道文艺”的“不能形成气候”，所指为何？而反殖时期的六十年代的“文艺作品有些幼稚肤浅”，所指的不知是内容或是创作技巧？我认为田纪行先生的这些文字有欠恰当。

赤道文艺与民众报

提及“赤道文艺”不得不提及民众报之创刊，及当是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情况。五十年代末期，是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最蓬勃的时期，尤其是邻近地区声势浩大的左翼运动，直接刺激了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砂拉越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迅速扩散与发展。学生运动，职工运动与农民运动因此应运而生。砂拉越殖民地的第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便是如此背景下的产物。六

十年代开始，左翼政党的公开引导，加之左翼统战势力的公开配合，遂使当时反殖运动犹如星火燎原，推向了高潮。在这样的殖民地社会情况下，一九六一年民众报在诗巫创刊了，(它的直排报头提字，还是特请当时任工会座办的庐镜川老先生书写的)。它的董事长为政坛红人兼职工运动领袖赵松胜，主编陈景益，编辑张宗利，刘增勤，副编辑邓裕强，记者李岩水，林如化，丁家詹，而经理先后为刘本文与吴庆利。这是政党，工运与知识分子为公同理想的结合。

民众报与第一省古晋新闻报及翌年稍后在第四省美里创刊之砂民日报一样，报纸立场鲜明：为殖民地人民伸张正义，与唤醒殖民地人民的自治独立意识。因为这样的立场与报章大胆言论，遂使它畅销拉让江流域，尽管其时不论陆上交通抑或内河运输非常落候。“赤道文艺”也是遵循著同样的立场和目标而创刊(事隔三十三年创刊确实日期无法记忆，手头又缺乏当年报纸资料可考)。“赤道文艺”是周刊性质，每周一期，本人负责主编。自它创刊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汶莱事变，而后遭殖民地政府引用有关法令加以封闭，前后出版逾百期。民众报较后也出版周刊性质的另一个文艺副刊“新旗手”。与“赤道文艺”比较，“新旗手”水准较低，顾名思义是供初学写作者的园地。在拉让江流域，这些文艺副刊是普遍受到欢迎的。尤其是“赤道文艺”所刊载的作品内容多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存有强烈的思想性。

璀璨的年代反殖运动已达高潮，处于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下，凡有理想的人，不会对社会现实视若无睹，而许多年青作者在此种情况下，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抒发他们的内心感受与“母亲的土地”共脉搏与共呼吸，并且强调文艺应反映社会现实，与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文艺，应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主编“赤道文艺”时，曾经有人批评它的水准不及古晋“新闻报”的“拉让文艺”，其时我认为“拉让文艺”创刊已有年，它能维持水准与它在推动砂华文学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乃可肯定，惟欲将草创时期的“赤道文艺”与它作个比较，则是有欠客观与恰当。而我也认为，文艺创作的水平应该而且可以通过作者本身不断体验生活，与不断进行文学创作来逐步提高。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实比技巧的应用更为重要，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方面。因此，我始终认为，“赤道文艺”的水准问题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赤道文艺”中的作品，能否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使读者从中得到共鸣。同时通过这些作品的思想性，配合社会运动的需求，“赤道文艺”，“拉让文艺”与砂民日报的“赤道风”，都负有同样的历史使命与任务。

这也是当时的文艺创作方针。“赤道文艺”生存期间，它所发表的小说，散文，杂文与诗歌，均反映了这方面的文学特点。它们描绘农村的生活，工人的愿望，及巧妙的反映反殖运动。这些作品严格来说尚为能臻至成熟，惟基本上仍能生动反映当说的社会现实，比失它的感染力。其中不少作品，也获“拉让文艺”的转载。



“赤道文艺”的作者多来自第三省(拉让江流域)。诸多作者中,写得相当勤快的有砂海(孙春德医生),他写小说,也写诗歌。一九六二年“赤道文艺”的文艺总结,乃由他执笔;目前这些资料皆荡然无存,殊为憾事,否则可令人窥探六十年代初期拉让文艺活动的一班。田石,另笔名雨田,山(扬艺雄),也是其中一个,他擅常写风格近似中国著名诗人闻一多唯美主义的诗歌。作者中甚至还有一位远自毛里求斯岛的梅先生(梅先生的名字与笔名无法记起。其时毛里求斯岛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已独立,梅先生为该岛国一家华文报的总编辑。我曾有通过信,后因时局突变而联络中断)。这些作者与我一样,皆因客观的原因均无存稿,或发表过的作品剪报。虽然如此,田石兄仍珍藏著他写于那个年代而又从未发表过的仅有手稿。这里仅引述其中两首:

苏醒的土地
人声沸腾
但海洋热烈翻浪
一声比一声拥起得更紧
在这块经过抑郁的土地

为盼望一个新的明天
为明朝一个美丽的太阳
再暴出一阵震空的朗笑

这是作者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份写于美里的一个群众大集会后,题为“独立之声”。

以下是另一首题为“当我要离开你,土地!”的诗:

这样不平凡的日子
一切都像激动的海面
我应了这个号召
离开了你
别了故乡
来到这个遥远的祖国边疆

一切回忆会带给我们无限幸福
而空虚和惆怅

有时紧紧依著我们的心坎
尤其在这样静静的晚上

但这一切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心间
痛苦将会被理想与战斗的热情载散
一切都变得很正常

又是一个静静的夜晚
乌云满天狂风大作
忧郁的祖国沉重地走著

遥远遥远的地方
已经传来了战斗的声音
随著空气在震荡
它使我的心头又一次掀起波涛

我怀念我生长的地方
当我须要去向更遥远的地方
呵，故乡啊
可爱的地方

我渴望并且热烈盼望
这里美丽的春天
让我兴奋把痛苦甩开
让幸福和理想占有我心怀

田石的诗足以反映那个不平凡时代许多满怀理想的青年的激情与忧郁。惟这些也只有经历过那样年代的人，才能理解与体会。今日要欣赏类似田石这样的诗，就要让时光倒流三十年，去回顾那不平凡，而又令人苦涩的年代。了解其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情况与身怀远大理想抱负的热忱激情，以及结果在残酷现实的重重挫折下，无语问苍天的闷郁心情。倘论年龄，当时许多年青作



者与田石一样均于十七至十九之间，而他们作品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无疑近乎早熟，惟如此现实主义作品又何其自然！

“赤道文艺”“拉让文艺”“赤道风”的文艺统一战线

第一省古晋新闻报创刊于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

第三省诗巫的民众报创刊于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四省美里的砂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

六十年代开始，英属殖民地砂拉越的反殖运动进入高潮之际，这三家华文报章即在共同的目标与社会道义喜爱，形成文化上的共同阵线。它们所属的文艺副刊即新闻报由吴岸(丘立基)负责主编之“拉让文艺”，民众报由阿沙曼(邓裕强)主编之“赤道文艺”，及砂民日报先后由余明光与田石(杨艺雄)所主持之“赤道风”，也自然形成了统一阵线，经常互相转载有份量的作品。倘若说这些作品，能即时通过文学的形式，而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社会运动情景或反映作者对社会现状的强烈爱憎思想感情，则不能不说这些思想性强烈的作品，有它当时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一九六一年民众报曾经发表的一篇有关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二周年庆典盛大文娱晚会及大集会的报导文学，及“赤道文艺”中一篇沉痛非洲大民族主义者刚果共和国总理鲁孟巴遭受杀害的诗篇；另有一首反映在寒夜中张贴反殖标语的短诗，(这些作品的标题，因手中没有资料而忘了)，应该被视为这类作品。

英殖民地政府并不喜欢这三家华文报章的左倾与反殖言论，当然也不喜欢这三家报章文艺副刊中所发表的内容现实，思想性强烈与主题鲜明，极易令人产生共鸣的一些文学作品。一九六二年殖民地总督亚历山大·华德发表声明警告华文报章遭“渗透颠覆”，被利用鼓吹暴力的工具，其中他引述了“赤道文艺”发表过的一首题为“我是诗”的短诗，这首诗好像只有两段，开始的一段好像是：

我是诗，
我是子弹
我知道在那里开花
射向敌人的心脏

那段期间，文艺的统一阵线致使我们联系密切，互相鼓舞与遥相呼应。一九六一年中旬，鉴于当时承印新闻报的婆罗洲印务公司将购置铸字机铸造铅字。于是吴岸提了个建议，此即第一省方面由他整理其作品，第三省由我整理我的作品，以及第四省由雷皓明整理其作品，并交由婆罗洲印务公司印刷出版(吴岸，阿沙曼，砂耶)三本诗集。我赞同此项计划，且即刻著手整理自己发表

过与未发表过的诗稿；同时也协助荟集与整理了雷皓明发表过的作品。砂耶为雷皓明常用的笔名，作品散见当时新加坡出版的南阳商报，星洲日报，新报，“耕耘”，“人间”杂志，只是世事变幻叵测，天难从人愿，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古晋新闻报与诗巫民众报皆因刊载一篇评论“反殖火炬，永扑不灭”，而遭控煽动罪；与遂后颇为动荡的时局，以致上述出版诗集的计划突告夭折。吴岸事后将他的作品，寄往新加坡的杏影(南洋商报主笔)处理，历经相当长的时期了无下文，却又不只为何展转带至香港，由香港某一个出版社负责出版。这本诗集即为令人重视与激赏，也是六十年代，现实主义砂华文学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而我经整理好的诗集及一九六三至六四年中在比安定的日子所写的，而又未发表的另两本诗集，连同代为整理的砂耶诗集，也因时局关系托友人代为收藏，却也遂一过手不知它归何处，以致最后不知所终了。

此外，砂玲(沈泽枝)也受鼓励，将她的作品整理成集，交由上述印刷公司出版，因同样的原因出书计划作罢。而已整理妥当的手稿，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时局下难以保存而无奈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学工作者命运特殊，谁料竟连手稿也这么沧桑，今日想来造化弄人，难免感慨万千。

砂耶与拉让文学活动

目前年青的写作人，可能对砂耶(雷皓明)相当陌生，惟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却为拉让江文学工作者所熟悉。因为他不只是一勤于写作的文学工作者，而且拉让江流域的文学活动，由他的推动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原为美里人，祖籍湖南，一九五一年前往诗巫中华中学升学，稍后转校敦化，并在卫理中学高中毕业。

中学时期，雷皓明即已投稿香港之“华侨学生”杂志，与新加坡之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报，“荒地”，“耕耘”，“人间”月刊。他与拉让江文学有过直接渊源关系的两件事是：

(一)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他主持过诗巫诗华日报的文艺副刊“学生园地”，(其时主笔为已故的许来夫先生)。这文艺副刊对当时的拉让江文学的推动，确实起了极积的作用。同时，这文艺副刊也涌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作者；诸如诗写得不错的日南(原名丘长逢，他当时就读于天主教会的圣心英校，曾服务于教育部)，及全应(原名陈全应)等等，是这时期写作极积的作者。

(二)同个时期，他创办与主编过一份未经注册的地下刊物“草根”，这是一份以原始的印刷技术，即以手工刻蜡纸，然后用手推滚筒印在八开纸上，虽然粗糙，却是当时拉让江流域普罗大众文学的启蒙刊物，内容以反英殖民主义为主；当时，许多激进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皆看过这份地下刊物且深受其影响。

雷皓明于一九五五年返回美里，曾往汶莱执教华校，稍后返回美里在美里日报担任记者。一九六二年砂民日报创刊，他出任总编辑。一九六二年中，他开始遭到英殖民主义的种种对付，这



是后话。砂耶写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尤其擅写长诗。他曾在“耕耘”作月刊发表过两首诗：“给一位马来兄弟”，与“砂拉越，我回来啦！”，感情丰富真诚。（“荒地”，“耕耘”与“人间”是当时深受欢迎的刊物。）显然的，六十年代的拉让江文学活动中，砂耶（雷皓明）是一个影响颇广的重要文学工作者。深受其影响者中，包括沈辛（张宗利），其作品多数发表于新加坡新报“心园”，及诗华日报“野草”。还有使用笔名蚯蚓与了二的丘道惠，其作品散见于新加坡华文报刊，如“荒地”，“耕耘”，“人间”等刊物。另外，笔名苗夫与阿然的徐源福（曾任诗华日报，砂拉越商报之主编），其诗歌常发表于新加坡新报“心园”，及“拉让文艺”，其中一首“胡椒之歌”颇具现实意义。以上三人于一九五七及五八年间，曾组成编辑小组负责诗华日报的文艺副刊“野草”。（其时该报主编为已故刘杏村先生）。

同时期的尚有拾一老（谢国文），其小说常见南洋商报；沉思（蔡诸城），擅长写短篇小说，后期在新闻报，与另一作者林明（林广民）一样，发表了许多有关达雅族历史与民俗介绍的翻译文章。

此外，颇值一提的作者尚有：

史武，另笔名史洁（蔡存堆），文章多发表于新加坡新报“心园”，古晋新闻报“拉让文艺”，也是民众报的基本作者。

舒平，预声，舒然（蔡存荣），擅常写散文，曾任诗华日报，砂罗越商报编辑。砂玲（沈泽枝），在新闻报“拉让文艺”发表过不少小说与诗歌，曾有一首旅行布拉威感怀而作的诗歌，感情丰富予人深刻印象。她对文学理论，尤其对中国文学理论家巴金的“文学概论”颇有研究心得。

于宁（宋志明），擅写诗歌与小说，作品多发表于“拉让文艺”。九十年代的读者对他的笔名“桑木”，“黑岩”并不陌生。

以上大多数作者，后来皆因现实环境或不幸的人生遭遇而告停笔。

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可谓拉让江文学的活动中，现实主义文学最为活跃与思想性最强烈最突出的时期，这是由于社会形势所使然。新闻报，民众报与砂民日报被封闭后即呈现空间。自七十年代开始，现实主义文学获得填补空间而发展起来。

拉让文艺活动的活跃时期，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为许多作者除了拥有机会向外地报章投稿之外，本地报章的文艺副刊，也是他们的天地，这些报章之中，除了诗华日报，尚有越华商报（主编徐源发，文艺副刊“萤光”），及民众报。尤其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间，此种文化活动与当时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维护华教运动及政治运动等社会运动所形成的形势息息相关的。一九六二年砂拉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主义运动达至了最高潮而现实主义的整个砂华文学活动也随之达致最蓬勃的时期。

拉让文学从启蒙至发展，有它本身的基础和动力。所谓基础即是长期来报人皆能提供有限的

空间，种植文学的幼苗，以致文学活动能够不间断地进行。而动力即是这些对拉让江存有浓厚感情，与有著强烈乡土意识的文学工作者，他们曾经以理想和抱负，所发挥的热忱与冲动，辛劳地默默耕耘。虽然他们曾经迫于无奈而抛笔转行，毕竟在拉让文艺的土壤里，有他们流过的汗，滴过的血，与他们踏过的沉重足迹。文学本身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在那不平凡的时代，它反映社会的现实极其自然。

回顾历史，田纪行先生所称的“拉让江”三大诗人，与提及有关人物，肯定是史料上的错误。因为所提的有关人物，除吴岸(丘立基)及雷皓明外，其余均与拉让文艺根本沾不到边，扯不上任何关系。而将并不全面的第一省文学活动与拉让江文学活动划上等号，尤其错误。同时，将田柯，鲁钝及其作品，列为这时期的“代表作家与作品”，实属不当。

文学史料整理的一些建议

整理拉让文学具有极积的意义与它的迫切性，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以上说过它是构成砂华文学的重要部分。它的正确史料，也给砂华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没有它，砂华文学的历史是不够完整与全面的；没有正确与全面的砂华文学史料，马华文学史一样是残缺不全的。有鉴于此，仅向有志拉让文学活动与砂华文学历史研究的文学工作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循正确的轨道，寻找史料远头。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什至追溯得更早，砂拉越社会一切均告落后，本土文学活动的唯一依赖媒体即是华文报章。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实是拉让文学什至砂华文学的第一手资料的正确来源与根据。既然如此，它即为史料源头铺设了明确的轨道。换言之，这些媒体是：五十年代在诗巫前后出版与发行的侨声报(9。8。1950-1。8。1952)，诗华日报(1。4。1952)，大同日报，新民报(17。11。1956-5。8。1957)，民众报(25。4。1950-12。12。1962)，越华商报(1958)，古晋出版的新闻报(1。8。1956)。

这些文学媒体中，创刊迄今已有四十年的诗华日报对研究与整理拉让文学是颇为重要的。它的文艺副刊，从开始至目前，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内容，与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流向。

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拉让文学，甚至砂华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不应该只限一方面而是全面。此即除了现实主义作品之外，尚应包括现代派的创作与传统旧体诗。

社会演进已改变了人的思想意识，目前意识形态斗争尚且已过去，更遑论文学流派之争。事实上，今日砂华文学甚至马华文学的作品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已经自然融合，无以分别，惟此种趋势并不阻碍文学的发展，与水准的提升。这是好的健康的现像。李笙，风子，蓝波的作品，足以反映两者的结合，兼具时代感与民族感情。即使有现代派大师余光中的诗，何赏不令人有同



样的感觉。

“诗宗”旧体诗一直是拉让江儒雅文人坚持已久的文学特色，在拉让江本土文学活动中，他们承前启后，数十年如一日，比现代诗尤具延续力与持久性。即使是目前它的诗风仍方兴未衰，和对有声，自成一个文化圈。

拉让文学甚至砂华文学的整体，应来自以上三个方面。万宗归源，它们来自中华文学，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也因此，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归纳，应能扩大至更大的层面。

三。对待史料的态度，应该客观严肃与谨慎，切忌主观偏见与道听途说。有两个问题颇值得探讨与重新定位的是：

(一)砂华文学中是否真有“侨民文学”？“侨民文学”可予肯定，可是，对“侨民文学”迄今无任何史料可予佐证，因早期并无文人著书立说，或可短暂反映侨民意识的痕迹，仅见于五十年代初期的报章言论，却未得如此的文学作品。

(二)北归中国是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的思潮，过后，“北归”与“留下”的方位问题，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思索与探讨，并获得了明确的定位。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诗人称呼砂拉越为“母亲的土地”，即是定位后文学意识的转捩点。

四。“拉让盆地”是指诗巫的地理名词，把拉让江流域的文学活动局限于诗巫的地理范畴内，未必恰当。而以“拉让盆地”来概括所有的文学活动也未必适合。

拉让江的文学活动渊远流长，倘以“拉让”更能衬托出它的意义与特征。“拉让文学”实比“拉让盆地文学”更有代表性。

小结

砂华文学的历史发展经已逾半个世纪，因此，发掘整理总结这方面的史料是时候了。当“犀鸟之乡”的诗人吴岸与田思(陈应桐)已经登上国际诗坛之际，我们仍未能有完整的甚至最简单的砂华文学发展史，这是何其尴尬的事！发掘史料与编写历史，却是一项要动用人力与资力的文学工程。因此，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现在担负著推动文化的使命，而毅然负责这项深具意义的工程，这是值得关注，支持与给予实际协助的。

诗巫中华文艺社（1988—2009）历年活动

王振平整理

诗巫中华文艺社创立于1988年，以砂拉越拉让江流域盆地为中心。其发展过程分几阶段。创立之初，较倾向于古典文学。创立人黄广捷及黄政仁本身十分热爱古典文学，在二人推动下，邀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开办古诗研习班。1987年11月18日筹备委员第1次会议假诗巫江夏黄氏公会召开，其选出筹备委员会成员：

主席：黄政仁 副主席：黄生光

秘书：李炎城 副秘书长：黄广捷

财政：何大岳 副财政：侯越英

委员：余华显、蔡福祥、林明兴、叶日强、江弈飞、许向熾、黄金花、赵昌英

诗巫中华文艺社在1988年6月15日得到社团注册(注册号码-46/88(Sarawak))。英文名为“SIBU ZHONG HUA LITERATURE ASSOCIATION”，马来文名为“PERSATUAN KESUSASTERAANZHONG HUA, SIBU”。1988年6月25日第1届（1988—1989）年度会员大会假马来西亚日报会议厅举行，并产生第一届执委会。

主席：黄政仁 副主席：侯越英

秘书：黄国宝 副秘书长：李炎城

财政：林明兴 副财政：方孝钦

总务：黄金花 副总务：黄广捷

委员：陈瑞麟、王美玲、王政贤

查账：吴贤明

活动：

- 1) 1987年10月开办第一期古诗词研习班，共有14位学员参加。
- 2) 1988年6月开办第二期古诗词研习班，共19人参加。
- 3) 1988年6月6日成立学校阅读小组，由黄政仁、陈瑞麟和黄金花负责。
- 4) 负责招收文艺创作会员：



A) 古典诗歌—黄政仁

B) 散文、小说、戏剧创作—候越英

C) 新诗—李炎城

5) 1988年11月出版古诗词选集《春草集》，收录313首诗词。第一版共印500本，其中50本为精装本。其封面由王政贤设计。

6) 1988年12月17日至18日在诗华日报电影室举办为期两天地文艺营。邀请吴岸、田思、陈蝶、梁放主讲。讲题为新诗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与写作经验谈。吸引了391名文艺爱好者参加。

7) 1988年6月5日《新月副刊》刊登于诗华周刊于每周日刊出。《中华吟草》在诗华日报和马来西亚日报订于每个月刊出一次。

8) 1988年6月5日成立学校阅读小组，由黄政仁、陈瑞麟和黄金花负责。

9) 1988年6月15日黄政仁、黄广捷、黄国宝、林容贤、蔡福祥、6月20日李炎城、7月1日林明兴、7月11日黄金花、7月13日林秀佺、7月15日林桦英、7月16日候越英、王美玲、王毓嫦、7月17日王政贤、7月18日方孝钦、8月11日钱晶玲、8月13日陈瑞麟、8月17日林情洋、8月18日林顺雁、8月20日吴贤明申请入社。

10) 文艺副刊《新月》在1988年7月3日在诗华日报刊登。

11) 文艺副刊《文苑》在1988年8月18日马来西亚日报刊登。

1989年

1) 1989年4月15日在诗巫黄氏公会举行文艺写作课程，由田思和蔡增聪主讲，共30人参加。

2) 从成立到1989年3月共举行了4次学校讲座会(公民中学、圣心中学、公教中学和黄乃裳中学)

3) 1989年3月成立5个小组：

(一) 研习与创作组(黄广捷负责)

(二) 学校辅导组(陈瑞麟负责)

(三) 阅读小组(李炎城负责)

(四) 戏剧组(无人负责)

(五) 副刊/出版组(黄国宝负责)

4) 1989年7月21日至8月1日共进行3项交流

(一) 侯越英、黄国宝和邱雪妃出席由霹雳文艺研究会与曼绒青少年文友会联办在邦咯岛举行的碧波激浪文艺营。

(二) 观赏在马六甲演出的现代诗歌朗唱会〈动地吟〉。

(三) 连同黄政仁参加在麻坡召开的大马诗总 14 周年庆典及第 15 届全国诗人雅集。

5) 1989 年举办常年文学奖，其主旨是提高本州华文写作水平，鼓励创作，促进本地文化，推动健康文艺活动，反映社会和刻画世代。

6) 1989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黄金花和王美玲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马华小说工作坊。

7) 1989 年 11 月 5 日和 11 月 19 日，黄国宝代表本社出席由古晋星座诗社的常年文学奖颁奖典礼及砂劳越作家协会的第二届东马文学奖颁奖典礼。

8) 1989 年主办旧体诗征诗比赛，第一期只限七绝，题目为〈大红花〉。

9) 1989 年 10 月 21 日假丽华大酒店举办第一届常年文学奖颁奖礼。所入选的作品皆印成文学奖丛书——〈草叶集〉

得奖人如下：

【诗歌组】

第 1 名：李笙：《废墟怀想》

第 2 名：蓝波：《塔》

第 3 名：雁程：《芦仙渡口》

[推荐奖]：

应剑：《望鹰》

蓝波：《荒域之夜》《中秋》《情痴》

维善：《少年游》

李笙：《昨日之殁》

张新训：《挥别岁夕》

梦扬：《星恋》

飘风：《鱼尾狮的叹息》

美祥：《七夕》

雨林：《十三月的联想》

【散文组】

第 1 名：淡泊：《暖流》



第2名：田萌：《塔》

第3名：冰壶：《一份快乐》

[推荐奖]：

情子：《七角钱的干拌面》

金圣：《写给吾女》

田萌：《龙》

林楚盛：《已经改变》

泥豆：《想飞》

思思：《牵不到的手》

牧林：《过客》

10)1989年1月22日邱雪妃、3月18日俞诗萍、蔡金媛、郑碧珍、3月28日林垂樱、5月18日钱莉莉入社（已退社）

1990年文艺活动频繁，在华社团体的文艺活动中却扮演推波助浪角色。本社成员曾多次应邀担任文艺创作，戏剧，朗诵演讲等赛会的评审工作。本社社员曾参与协助华团主办现代诗歌朗唱会<肝胆引>导工作及璋泉公会的文艺讲座等。更于三月间协助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主办<砂华文学讲座会。在文艺社协助下，诗巫各中学华文学会曾联合成功地主办中秋联欢会。本社也于1989年12月29日在马来西亚日报会议厅选出第二届（1990—1991）执委。

主席：黄政仁

副主席：陈瑞麟

秘书：黄国宝

副秘书长：邱雪妃

财政：李炎城(1990)王政贤(1991)

副财政：方孝钦

总务：黄金花

副总务：黄广捷

委员：侯越英、王政贤、王美玲

候补：钱莉莉、蔡福祥

查账：吴贤明

活动：

1)曾在会所举办过的讲座：

(一) 甄供主讲<谈杂文>

(二) 爱薇主讲<浅介我国儿童文学>

(三) 吴岸主讲<诗歌的美学>

(四) 王耀笙主讲<老子哲学新讲>

(五) 田农主讲<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

(六) 柯英添主讲<文学与舞蹈>

2)曾到中正中学、卫理中学及中华中学做文学讲座。

3)在漳泉公会主持文艺讲座(黄政仁和黄国宝)。

4)本社提供十种课程让人选修:华文、中国历史、本国史、中国文学史、诗词欣赏、当代文选、书法入门、汉语拼音、应用文和古典小说。唯有中国文学史(由蔡增聪负责)与诗词欣赏(由黄政仁负责)有学生选读。

5)文艺写作教习班分两班,每个月上课两次,学员约40人,均为中学生。第一班已在90年3月结业。

6)1990年1月2日成立各小组:

(一) 研习与创作组(李炎城负责)

(二) 出版与副刊组(黄国宝、钱莉莉、黄金花负责)

(三) 学校辅导组(陈瑞麟负责)

(四) 阅读与调查组(黄广捷、黄金花负责)

(五) 戏剧组(无人负责)

7)文艺副刊<新月>在1990年2月22日(50期)后停刊,改成单独出版的刊物<新月月刊>。正式向内政部申请准证后改为不定期出版的<新月文艺>(NEW MOON LITERARY)。

8)<文苑>在1990年11月29日(58期)从双周刊改为周刊。

9)由于反应不符理想,本社执委会议决取消1990年砂沙文学奖。

10)文艺社从1990年开始租下福州街店屋楼上(3F, 2NDFLOOR, FOOCHOW LANE, SIBU, SARAWAK, MALAYSIA)为会所(1994年1月迁出)。

1991年

1)1991年5月1日在金地大酒店举行第二届常年文学奖颁奖礼,并举行<洗耳集>和<草叶集>第二辑推展礼。

【新诗组】:

第一名:黑河(李笙)

第二名:母亲的手(蓝波)

第三名:哀歌(晨露)



推荐奖：围墙（梦阳）

【散文组】：

第一名：潮州蕉柑（逸蝶）

第二名：明月*故人（孤叶）

第三名：走过七月（林阳）

[推荐奖]：外公（晨露）

【小说组】：

第一名：蝴蝶（柏隐）

第二名：黑井（金圣）

第三名：瘟神（牧林）

[推荐奖]：谁的错（水孩儿）

2)1991年7月8日为本社副主席举行新著<天南地北>推展礼。

3)1991年3月9日沈若波(蓝波)、杨仁兰(已退社)蔡忠良(蔡雪华)入社。同年3月10日陈万权(万川)、3月30日沈庆旺和王彬溪、7月6日陈礼生(李笙)入社。

1992年

1)1992年2月29日在本社会所选出第三届（1992—1993）执委会。

主席：侯越英 副主席：王政贤

秘书：黄国宝 副秘书长：邱雪妃

财政：沈若波 副财政：陈万权

总务：李炎城 副总务：杨仁兰

委员：陈瑞麟、黄广捷、黄金花

查账：方孝钦

候补：王美玲

2)在1992年5月1日在黄氏公会大会堂<江夏堂>举行第三届常年文学奖。

【新诗组】：

第一名：离愁（晨露）

第二名：我们在这远离城市的山林寻找陆沉的童话（李笙）

第三名：岁月何其荒凉（逸蝶）

[推荐奖]：土地的话（田风）

【散文组】：

第一名：历尽沧桑林曼岸（拓）

第二名：心有白玉兰（金圣）

第三名：那一条街叫海唇街（逸蝶）

[推荐奖]：四月晴空的风吟（黑岩）

【小说组】：

第一名：荒山月冷（黑岩）

第二名：勾心斗角（林芳）

第三名：玫瑰花季（钻石子）

[推荐奖]：廿年（丁町）

猎蝙蝠（金圣）

3)1992年3月24日陈美仙和钱本贵申请入会。同年9月16日黄孟礼和黄明杰入社。

4)1992年11月14日至15日假黄乃裳中学举办中学生生活营，参加者为国中和独中华文学会四十位负责人，其目的在于培养华文学会接班人。生活营讲员为蔡增聪(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执行秘书)、黄新楠律师和黄根渊会计师。

1993年

1)于1993年5月1日在金地酒店举办第四届常年文学奖颁奖礼，并推展新著<花雨>、<变蝶>、<拉让江梦一般轻盈>、<人类游戏模拟>和<新月文艺>。

【新诗组】：

第一名：我蹲踞在那柱孤单顶端挖空心思放置明朝繁华的瓮中（风子）

第二名：森林之死（田风）

第三名：惜祭（志向）

[推荐奖]：芭蕉（蔡羽）



【散文组】：

第一名：繁华走过似云烟（拓）

第二名：兽困（逸蝶）

第三名：旧地游（晨露）

[推荐奖]：细细长长的夜雨（金圣）

祖母的画像（金戈格）

【小说组】：

第一名：心头与豆豆（黑岩）

第二名：斤两（蓝波）

第三名：欢迎来到疯人院（林芳）

[推荐奖]：走出一个下午（钻石子）

【戏剧组】：

[推荐奖]：田风

2)1993年3月24日许依依、宋志明(黑岩/桑木)成为社员。

3)1993年12月停租会所。

1994年

1)1994年3月26日在新首都大酒家产生第四届(1994-1995)执委会。

主席：黄国宝 副主席：宋志明

秘书：沈若波 副秘书长：陈美仙

财政：钱本贵 副财政：郑碧珍

总务：李炎城 副总务：许依依

委员：黄孟礼、陈万权、杨仁兰

查帐：吴贤明

2)1994年4月16日接受王振平(田风)为正式社员。同年12月16日薛嘉元和黄顺柳成为社员。

3)1994年于4月13日在金地酒店(拉让厅)举办诗巫中华文艺社第五届常年文学奖，并推展新书<水云>、<人类游戏模拟>、<哭乡的腾图>、<榨干油汁的菸叶>和<荒山夜冷>。

【新诗组】：

第一名：尼亚石洞探足（蓝波）

第二名：在墙角与鹰架间印证那年吹号的颜色（名翔）

第三名：历史（李笙）

[推荐奖]：月晕熏醉的（风子）

【散文组】：

第一名：生命的缺口（鱼子）

第二名：让方糖继续在杯底沉淀（无戈）

第三名：花与友情的芬芳（亚杨）

[推荐奖]：曾经*如今（林阳）

【小说组】：

第一名：小镇风采（黑岩）

第二名：血染春晖（逸蝶）

第三名：一棵达邦（蓝波）

[推荐奖]：辛河（田风）

三根火柴（秀敏）

4)本社社员于12月2日赴美里参加美里笔会新书推展礼。

5)独中生写作班共有一百多位中学学参加。本社执委受邀帮忙改稿(陈美仙、李炎城和蓝波)。

1995年

1)于1995年4月30日在金地酒店(拉让厅)举办诗巫中华文艺社第六届常年文学奖，并推展新书<愁月>和<心窗风雨>。

【新诗组】：

第一名：苍茫暮色的血迹（风子）

第二名：泣诉（蓝波）

第三名：水之劫（林离）

[推荐奖]：新侠客行（李海丰）



【散文组】：

第一名：伤心焚烧的仪式（无戈）

第二名：晓梦蝴蝶舞翩翩（贻思）

第三名：颜如玉（万川）

[推荐奖]：爱与关怀（陈伟贤）

【小说组】：

第一名：麻麻（田风）

第二名：这次不是游戏（无戈）

第三名：天地悠悠（顺子）

[推荐奖]：上台献词（夏秋冬）

叫你抬不起头（禹穗）

1996 年

1)1996年4月16日在诗巫新首都大酒家选出第五届（1996-1997）执委会。

主席：黄国宝 副主席：宋志明

秘书：沈若波 副秘书长：黄孟礼

财政：钱本贵 副财政：许依依

总务：蔡忠良 副总务：李炎城

委员：陈万权、王振平、黄广捷

候补：陈瑞麟

查帐：方孝钦

2)于5月19日在金地酒店（拉让厅）举办第七届常年文学奖，以及新书〈盘石〉和〈砂华文学团体简介〉推展礼。

【新诗组】：

第一名：梦断天涯（林阳）

第二名：帘下（李海丰）

第三名：政客（春明）

[推荐奖]：鱼之四（万川）

【散文组】：

第一名：昨日盛绿依稀流泻（百合）

第二名：寻找一座坟（蓝波）

第三名：牵手（莫荣发）

[推荐奖]：今年榴连不开花（无戈）

【小说组】：

第一名：人与兽（鱼子）

第二名：蓝空碗云下的风吟（田风）

第三名：枷锁（思安）

[推荐奖]：战鳄（夏秋冬）

3)前任主席候越英不幸逝世。

4)1996年7月6日，中国小说家刘心武在吴岸陪同下与本社同人作一番交流。

1997年

1)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木胶海滨杨艺雄农场举办<小小文艺营>，讲员为田思和槐华。

2)由于没有社址，社员鲜少聚会。

3)1997年5月17日谢在莉（已退社）入社。

1998年

1)1998年4月19日在诗巫新首都大酒家选出第六届(2000-2001)执委会

主席：黄国宝 副主席：宋志明

秘书：沈若波 副秘书长：黄孟礼

财政：钱本贵 副财政：许依依

总务：蔡忠良 副总务：李炎城

委员：陈万权、王振平、黄广捷、谢再莉

候补：陈瑞麟

查帐：方孝钦

2)1998年5月24日在金地酒店举办诗巫中华文艺社第八届常年文学奖，并邀请基本设施，交通部长拿督黄顺舸主持由石问亭独力负责的<犀鸟文艺>上网仪式与主讲<文学与资讯>。也推展



新书<鱼在言外>和<绿苔>。

3)诗巫中华文艺社第八届常年文学奖得奖者如下：

【新诗组】：

第一名：烟雾弥漫（田风）

第二名：辽阔与眼睛对话（春明）

第三名：城市里的树（蓝波）/春秋（仁强）

推荐奖：山麓有个切口（桑木）

【入选佳作】：

只有一个地球/昨夜我做了一个怪梦（田风）

未醒的龟裂（春明）

年轻本来就是这样（崧）

马六甲河（蓝波）

李鬼（万川）

一江春水向东流/戏台（诗安）

古树（逸弦）

关卡夜景（鱼子）

五月的吊唁（浅香惟）

心悟（虚然景）

一个留学生的心情（余广健）

新诗（南风）

挂在智慧边沿等待的城市（雁程）

给你，孩子（秀敏）

【散文组】：

第一名：一株耐冬的树（百合）

第二名：野鸽子的黄昏（蓝波）

第三名：船说（崧）

[推荐奖]：除夕的园（莫荣发）/夕雨（火孩儿）

[入选佳作]：

猪笼草（浅香惟）

偷书（长竹）

蜉蝣外章（蓝波）

子非鱼 / 我的思想很中国（竹斯影）

胶林里的故事（田风）

莲儿（金戈各）

【小说组】：

第一名：红箱子的秘密（田风）

第二名：年兽（夏秋冬）

第三名：肉粽煮熟时（浅香惟）

[推荐奖]：选举（笔轩）

[入选佳作]：

漂洋过海（顺子）

柯沙娜的传说（田风）

含笑（鱼子）

曙光（蒲苇）

成长（许兴）

回头是岸（山倪）

4)主席黄国宝受邀出席古晋<砂劳越星座诗社>主办的本地诗歌作曲发表会<天使之诗谈唱会

>。

5)大马史料撰写人李锦忠与本社社员交流。

6)宋志明和谢在莉在南甲中学主持文学讲座。

7)1998年11月5日公布诗巫中华文艺社第九届常年文学奖得奖者名单(因经费问题，隔年没有举办颁奖礼)。

【新诗组】：

第一名：李笙（有人到我的脑袋里隐居）



第一名：春明（某天我来到理发店）

第三名：蔡羽（河的固体化）

[推荐奖]：蓝波（黑橄榄）

田风（我再一次修改梦的构造）

[佳作]：

父亲早安——后巷以外（春明）

故乡是一瓮醇香的酒（田风）

南中国海的诱惑（桑木）

寂寞之潮（李海丰）

两代（辛海）

[入选作品]：带一个木箱到海德公园（蓝波）

[入选佳作]：

母亲的6个10年（诗安）

路（万川）

捐一首给一个我敬佩的人（虚然景）

烟害（崧子）

通往大海的路（雁程）

【散文组】：

第一名：蔡羽<山林寄情>

第二名：金戈格<寄居蟹偶思>

第三名：蓝波<面对南海述说沙滩的童年>

第三名：林阳<我在校园看见一对犀鸟>

[佳作]：

红尘来去<杨善>

悔<方芳>

榴连落花时<春明>

那天午后天空在我脚下<崧子>

魂兮归来／燃不尽一团火<竹斯影>

【小说组】：

第一名：夏秋冬<心兽>

第二名：杨善<飘泊的心搁浅在玻璃港>

第三名：蓝波<清道夫之死>

[推荐奖]：田风<走在风雨中>

[佳作]：小豆相思<崧子>、旧日未了情

<山倪>、不孝子<千日>

1999年

1)诗巫中华文艺社第二个互联网「犀鸟天地」互联网于1999年10月10日正式上网，由中央资讯中心（Central Data Centre,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赞助，由沈庆旺独力维护。

2)1999年11月4日公布诗巫中华文艺社第十届常年文学奖得奖者名单。

诗组

第一名：亲亲，你回不回来共赴时难(梦扬)

第二名：邂逅钟乳石(蔡羽)

第三名：呵！这不过是拙劣的游戏规则(田风)

推荐奖：关注(林阳)

佳作：说蝉(蓝波)

母爱的颜色(蓝波)

是沙滩所以听到海音(蓝波)

又是起风时(诗安)

镜子绳子，女子(春明)

我在街衢中望见树的死亡(田风)

河流(万川)

梦回白帝城(桑木)



散文组

第一名：蝉声灼燃的夜(蓝波)

第二名：悲情时光(春明)

第三名：LB 我早已渐有离意了(林阳)

推荐奖：一帖返老还童的灵药秘方(晨露)

佳作：寂寞(仁强)

背——一种冷漠的符号(莫荣发)

青涩纪事(杨善)

走出一个这样的午后(寻寻)

白色的雨季(如湮)

安石榴树下(长竹)

三十岁之后(竹斯影)

恨蝎歌(杨善)

恋恋红尘(竹斯影)

小说组

第一名：黑幕(夏秋冬)

第二名：一辈子过不了街的狗(杨善)

第三名：他售卖小说(黑岩)

推荐奖：喜(晨露)、季节不再盛开玫瑰(山倪)

佳作：压力(林阳)、平平与巧巧(田风)

2)第九届和第十届常年文学奖没有颁奖礼，只寄奖金给得奖者，奖牌免发。

3)1999年，傅承德与本社社员交流。

4)1999年9月，美里笔会邀请黄国宝在第二届文艺营主讲文艺写作专题。

5)1999年9月初，本社社员受邀观赏新加坡诗人槐华个人音乐创作<亲爱的沙贝琴，你在何方>金碟首发式。

2000年

1)<马来西亚日报>被收购，<文苑>在2000年3月30日(530期)后停刊。

2)于各2000年月日在诗巫新首都大酒家选出第七届(2000—2001)执委会

主席：沈若波 副主席：宋志明
 秘书：王振平 副秘书长：谢聿平
 财政：钱本贵 副财政：许依依
 总务：蔡忠良
 执委：李炎城、方孝钦、黄金花
 查账：吴贤明

3)2000年4月11日，西马作家陈雪风到访，与本社社员交流。

4)2000年6月28日，西马小说家小黑到访，与本社社员交流。

5)2000年7月17日，沈若波和黄国宝出席美里笔会新书推展礼，并邀请黄国宝主讲砂华文
 学。

2001年

1)<文苑>停刊后，文友无处投稿，只进行一些交流。

2)2001年9月，沈若波和黄国宝出席美里笔会十周年纪念会。

2002年

1)2002年4月27日在诗巫新首都大酒家选出第八届（2002—2003）执委会

主席：宋志明 副主席：黄孟礼

秘书：王振平 副秘书长：谢聿平

财政：钱本贵 副财政：许依依

总务：蔡忠良

执委：李炎城、方孝钦、郑碧珍

查账：吴贤明

2)社员黄广捷和林垂樱去世。

3)<文苑>在2002年4月15日在中华日报和美里日报以双周刊方式复刊(531期)。

4)2002年11月20日主办<书写婆罗洲>文艺讲座，邀请三位讲员：田思<书写婆罗洲>、石问亭<文学原来可以这么幽默>和宋志明<漫步在婆罗洲雨林的诗情画意>。

2003年

1)2004年3月5日在诗巫潮州公会举办拉让盆地丛书推介礼，共五本书--<地锦>、<一次横



渡的联想>、<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当闪光灯未亮时>和<书写婆罗洲>。

2)2003年3月18日王振平和李炎城出席美里笔会新书推展和<来自文学的声音>文学讲座。

3)2003年4月26日杨必善和杨诒钊加入本社。

4)2003年5月19日王秀屏(长竹)加入本社。

5)2003年5月22日倪惠群(火孩儿)、倪惠妃(禹穗/水孩儿)、倪惠娟(千日)和倪惠玲(山倪)加入本社。

2004年

1)2004年4月4日在诗巫新首都大酒家选出第九届(2004—2005)执委会

主席：王振平 副主席：蔡忠良

秘书：杨诒钊 副秘书长：杨必善

财政：谢一平 副财政：钱本贵

总务：李炎城

委员：郑碧珍、王美玲、倪惠玲

查帐：吴贤明

2)文艺副刊<新月>于2004年11月7日星洲日报复刊。

3)进行本地文友交流。

4)王启强和蔡振基与2004年2月9日加入本社。

2005年

1)2005年3月27日本社财政谢一平英年早逝。

2)2005年5月28日中学生文艺营。

3)2005年5月28日在诗巫韩国烤肉店聚集，并针对本地写作风气做出讨论。

4)2005年6月10日款待联合日报主编李笙，进行了<文苑>编务交流。

5)2005年9月4日招待旅台作家陈大为和钟怡雯，并进行交流。

6)参与SIDEK本地书籍展卖会。

7)因许多社员已迁移其他地方、退社和去世等，2005年进行社员重新登记。

2006 年

1)2006 年 4 月 4 日在诗巫金喜楼选出第十届(2006—2007)执委会
第九届(2006—2007)

主席：王振平 副主席：蔡忠良

秘书：杨诒钊 副秘书长：杨必善

财政：王启强 副财政：蔡振基

总务：李炎城

委员：郑碧珍、王美玲、倪惠玲

查帐：黄国宝

2)2006 年 5 月 1 日培苗联会文艺营，讲员：杨诒钊(编辑)、王振平(新诗)、黄国宝(散文) 和宋志明(旅游文学)。

3)文艺副刊<新月>在星洲日报出了 26 期，因缺乏稿件而在 2006 年 9 月 23 日后停刊。

4)成功举办第一届拉让盆地中小学学生征文比赛，共收到 301 篇(中学 147 篇/小学 154 篇)，并在 11 月 11 日假诗巫潮州公会举办颁奖礼。

小学组

第一名：许秀美(泗里奎侨民小学)

第二名：林恬嫣(卫理小学)

第三名：姚欣彤(敦化小学)

鼓励奖：许馨怡(卫理小学)

余自宏(卫理小学)

林洁莹(士莱小学)

刘俐欣(士莱小学)

陈可利(中心小学)

刘宜勋(中心小学)

周胜扬(中华小学)

王圣惠(泗里奎泗兴小学)

郑秉全(民丹莪开中小学)



中学组

第一名：许怡怡(中华中学)

第二名：黄夏威(卫理中学)

第三名：林映慧(公教中学)

鼓励奖：梁锶颖(公教中学)

黄锡馨(中华中学)

郭晓菁(中华中学)

周瑞琪(中华中学)

许惠兰(中华中学)

郑晓惠(圣伊丽莎白中学)

龚翠莹(民丹莪开中中学)

许秀晶(泗里奎高级中学)

黄秀晶(泗里奎高级中学)

谢沁颖(武吉立麻中学)

2007 年

1)2007 年 3 月 12 日假诗巫潮州公会举办中学生写作班，郑碧珍受邀主讲〈议论文写法〉。

2)2007 年 5 月 30 日本社副主席蔡忠良与雪华堂代表李书祯、陈大伟、黄美云、曾剑青、朱红英和陈雪风抵诗巫和加帛访问，并于 6 月 1 日与本社社员在明光餐厅进行交流。

3)主办第二届拉让盆地学生征文比赛，共收 119 篇，并于 2007 年 10 月 13 日假诗巫潮州公会颁奖和举办文学讲座〈灵感从哪里来？〉(杨必善主讲)。因 2006 年发现许多小学生作品有大人的手笔，所有取消小学组。

第一名：从缺

第二名：许怡怡(中华中学)

第三名：黄敬旺(公教中学)

鼓励奖：刘美仪(圣心中学)

郭晓菁(中华中学)

徐碧青(民丹莪开中中学)

池艾玲(民丹莪开中中学)

龚翠莹(民丹莪开中中学)
 林思菁(公教中学)
 邱锦洁(公教中学)
 林映慧(公教中学)
 陈玉珊(卫理中学)
 李雪菱(德圣中学)
 王淑婷(武吉立麻中学)
 林莉颖(武吉立麻中学)
 何德洋(中华中学)
 周瑞琪(中华中学)
 陈铭雄(中华中学)

2008 年

1)2008 年 4 月 12 日在诗巫金喜楼选出第十一届(2008 - 2009)执委会第九届(2006 - 2007)

主席：杨必善	副主席：王振平
秘书：杨治钊	副秘书长：李炎城
财政：蔡振基	副财政：吴贤明
总务：郑碧珍	
委员：宋志明、王美玲、倪惠玲	
查帐：王启强	

2)2008 年 3 月 14 日培苗联会在石山公园主办野外创作营，邀请王振平主讲<说明文和议论文写作技巧>。

3)蔡晓媛、刘佩吟和郑凯文于 2008 年 5 月 4 日入社。陈玉珍 2008 年 9 月 21 日加入本社。

4)2008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5 日与诗巫市议市在婆罗洲文化节联办<婆罗洲文化书摊>，售卖本地创作书籍。

5)2008 年 7 月 10 日本社社员与西马作家李锦宗、鞠药如、石问亭、杨艺雄在明光餐厅进行文艺交流。



6)2008年9月13日下午7时在诗巫潮州公会推展宋志明小说集<毒雨的传说>和散文集<翻山越岭>,并由蔡增聪作评介。

7)2008年10月1日下午2时在诗巫潮州公会举行第三届拉让盆地中学生征文比赛和环保童诗创作比赛颁奖礼。届时,也邀请特越记者陈玉珍主讲“你会讲故事吗?”。

第三届拉让盆地中学生征文比赛成绩

第一名:詹黎洋(中华中学)

第二名:张秀燕(中华中学)

第三名:陈梅满(公教中学)

鼓励奖:

林映慧(公教中学)

林敏芳(公教中学)

刘依玲(公教中学)

郑洁玲(公教中学)

王好嫣(公教中学)

刘利汉(公教中学)

许慧琪(公教中学)

郑乐利(光华中学)

雍怡婧(卫理中学)

林莉颖(武吉立麻中学)

环保童诗创作比赛成绩

第一名:黄小曼(敦化小学)指导老师:林素嫦

第二名:马慧纹(敦化小学)指导老师:张彩萍

第三名:马慧慧(敦化小学)指导老师:张敏丽

鼓励奖:

黄咏娴(敦化小学)指导老师:卓住汶

卓注文(敦化小学)指导老师:张彩萍

黄勤钧(敦化小学)指导老师:林素嫦

谢友锦(中华小学)指导老师:郭赛玉

李国仕(中心小学)指导老师:梁予嫦

8)配合创社20周年纪念,于11月1日在诗巫市议会公共图书馆举办一项主题为“舞文弄墨,原创最大”的20周年纪念晚会。该晚的文学讲座邀请马华著名诗人田思主讲“书写婆罗洲是乡土文学吗?”。除此之外,砂州各地文艺团体也呈献本地创作演绎、交流等文娱节目。本社也与诗巫市议会公共图书馆联办本地创作书籍展。展出的书籍包括砂拉越华文、英文、马来文及伊班文等各种体裁著作。该晚会主宾为诗巫市议会主席拿督张泰卿。

筹备会名单:

顾问:黄国宝、陈瑞麟、黄政仁、沈若波

策划:王振平、杨必善、杨诒钊、蔡振基、

宋志明、王美玲、倪惠玲、李炎城

主席:杨必善 副主席:王振平

秘书:杨诒钊 副秘书长:李炎城

财政:蔡振基 副财政:吴贤明

总务:郑碧珍

查账:王启强

摄影:杨诒钊

宣传:杨诒钊、杨必善、黄明杰

8)文艺副刊<新月>于2008年12月10日在诗华日报第二次复刊。

2009年

1)2009年4月18日在金喜楼召开第十一届会员大会。

2)筹划出版<文集20>。

3)2009年4月24日在潮州公会举办西马新晋作家云海--<生命的文学>分享会暨<不说爱的男人>新书推展礼。

4)诗巫培苗联会于2009年5月1日主办文学讲座暨名句精华比赛,吸引了152位中学生出席。当天,由王振平讲解文章中的描写。

5)2009年7月3日至11日配合华团“第26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和市议会“婆罗洲文化节”,在诗巫贸易展销中心和诗巫广场售卖本地创作书籍。

6)2009年4月18日,吴丽铃和卓德福加入本社。

7)陈瑞麟新书<云烟>于7月4日在第2届犀乡华青文学奖颁奖礼上由诗巫华团推展。

8)本社前主席黄国宝于2009年9月5日在华族文化协会举办的“寻找不达大——蓝波怀旧散文



评读会”为蓝波著作<寻找不大达>第二辑<木胶情愫>评读。

9)2009年12月17日在潮州公会主办<诗的文体化——从写诗到演诗>文学讲座，由诗人吕育陶和周若鹏主讲。

10)2009年12月18日，本社社员在砂拉越华人文化协会会所与砂拉越华人文化协会和古晋星座诗社社员进行文化交流。



作品



黄政仁

笔名胡言、楚狂等。1948年生于诗巫。诗巫中华文艺社创始人之一。他曾是该社主席(1988-1991)。热心推行古典文学的发展。曾受邀在马来西亚日报<茶余饭后>专栏写稿。主编旧诗词集<春草集>。与哑牛(王政贤)、阿土(黄国宝)及由衷(侯越英)合集<洗耳集>。



我花开后百花煞——谈菊花诗

黄政仁

中国人不但爱花、养花、种花，更常常把花比拟作人。李白《清平调》中「一枝红艳露凝香」，和白居易《长恨歌》中「梨花一枝春带雨」，都是把花比作美人，所以古今文人雅士，无不有咏花的佳作。

在万紫千红之中，菊花有更多的优美传说。可能是因为菊花具有「发生林凋后，繁当露冷时」的不屈于恶劣环境的顽强精神和高尚品格。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在「礼记·月令」书中，就有「季秋之月，菊有黄花」的记载。自从那以后，咏菊之诗文就多得不胜枚举。屈原在「楚辞」中有「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之句。自陶渊明以后，咏菊的诗就更多了。其中比较好的有：袁崧、刘禹锡、白居易、元慎、黄巢、黄庭坚、王恽、王十朋、胡布、何景明、程先员、宋先员、宋元征、郑板桥、袁枚等十一人。其中多是传世之句：

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袁崧
 桂丛惭并发，梅蕊妒先芳。——刘禹锡
 深怀傲霜意，那肯媚重阳。——王十朋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便无花。——元慎
 数枝冷艳当阶立，愁煞红莲不敢香。——袁枚

不管怎样，在众多的咏菊诗中，最杰出的应该是黄巢的二首：

（一）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二）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煞；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是唐朝末年山东冤句县的农民之子。本来是一位读书人，曾经到首都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唐朝的科举考试，几乎全在考场外决定。唐初，大权是操在公主、亲王之手。韩愈诗「君门不可入，势利互相推」正说明了这种情况。可是到了唐末，大权却操在宦官之手，读书人必须对这些宦官谄媚和屈辱，才能榜上题名。稍有点才干和性格的人，是不会不顾廉耻的去阿谀权贵。黄巢就是其中之一。在那时候，中国连年发生天灾人祸，皇帝奢侈，加上宦官的贪暴，老百姓是活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黄巢落第还乡后，正好遇著他的邻县人王仙芝掀起暴动。第二年即唐李怀僖宗朝符二年，他率众响应王仙芝起义，王仙芝死后，他被推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年号王霸。王霸三年，率军攻破洛，继帝位，国号大齐。这两首诗中，黄巢把自己比作菊花。跟所有以前咏菊者不同的地方是，黄巢并没有把菊花比拟作节操清高，孤标傲世之人。他把菊花比拟作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而且斗志旺盛，「飒飒」、「西风」就是恶势力，就是欺压老百姓的官吏，可是菊花都在这种环境之下，抽支发芽，并开出漂亮和芳香的花朵。「蕊寒」是贫穷，「香冷」是怀才不遇。一个贫穷落魄的才子，怎么会有权贵来提拔呢？所以他说「蝴蝶来」。「青帝」是传说中的司春之神，也就是专管白花开放的神。这里就是皇帝。本来，菊花一定要到秋天才开花。有朝一日我黄巢做了皇帝，一定要让菊花和桃花一齐在春天竞争。「桃花」就是指那些轻落无行的「官吏」。菊花在恶劣的环境还能生存的好，如果让菊花在春天和桃花一齐开放，那桃花一定被淘汰了。诗中作者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愤愤不平之感情，有如一碗浓浓的汤，不用说尝，闻都闻得出来。黄巢落第之后，看到唐朝政府对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并无动于衷，而且四处不断的发生兵变、民变，他更感深痛恶绝，便下定决心要揭竿起义，打倒无能的政府。「九月」正是深秋的时候，大地将受严冬的摧残。「深秋」是指腐败到已无可挽救的唐朝政府，所以「待到秋来九月八」，非常明显的是指起义的时候到了。「我花」自然是指菊花，也就是准备就绪，大家攻入首都长安，把那无道昏君，贪官污吏(白花)全部杀掉。那时，长安城中不再闻到腐败之气，代替的是冲天香气，全城民将会耳目一新，看到的是雄赳赳，威武庄严的黄巢军队。「黄金甲」是一种菊花的名，这理比喻作将兵们穿的铁甲。

郑所南「自题画菊」诗，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以及朱淑真的菊花诗，亦有「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虽然对菊花比较有深刻的体验，可是还未能脱离古人窠臼，把菊花比作高雅绝俗的隐士或品德高超的人。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煞」却翻出了新意，把菊花比作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读了使人自然而然的起了一种昂昂的气概。此诗堪称咏菊诗中抡元之作。



黄国宝

笔名：铁笋、田井、石礁、阿土、阿朗等。

1948年生于古晋，现居诗巫。

古晋中学毕业，后转读英校。现为退休公务员。

最初以作古典诗词为主。1988年诗巫中华文艺社成立后，负责过文艺副刊编辑，《诗华日报——新月》、《马来西亚日报——文苑》同时担任中华文艺的丛书编辑，如《拉让盆地丛书》、《草叶集——常年文学》。且常于报章发表杂文，也曾《诗华日报》丰采写过专栏。

曾任中华文艺社秘书、主席职。

其作品多为方块文字，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批判性强。



思念雨

黄国宝

在这烟霾四布的干旱季节里，尤其是在闷热夜晚，稍微一动即汗湿淋漓，人们特别想念雨。希望风雨能将酷热和烟霾驱散，即便是场仅足一润树叶的微雨。

已忘了从何时开始养成的惯习，在下雨的夜晚，总在人们什么地方都不想去的时候，冒著风雨摸上街口的面食档，去几个同好不约而同的也会往那食档去，卷缩在已不怎么能隔雨的防水布篷下，吃著热呼呼的汤面，喝著那杯一直喝不完的整脚咖啡。飘摇的风雨夜里，紧紧扎在档子上的火光灯，像是船桅上的风灯，我们就随著这档口飘入风雨里，就喜爱那种湿漉漉、飘泊的感觉。

档口老板那台随岁月苍老的‘那申纽’半导体收音机收的电台节目，怎么都觉得比在家里好听得更多。吃面时还谈兴甚浓，逐渐的大家都沉默下来，听著让风驱逐著的雨忙著敲击万物的声音，听那幽幽唱雨的歌曲。

风雨夜，行人稀少，很常就我们这伙人伴著档口的老板，直到他熄了炉火灭了灯，把家当收拾好，披上雨衣蹭著三轮车去。

傍晚回家路上，西北角的天空有一抹乌云，堆积的雨云也比平日厚得多，倒希望今夜这场雨能成事。街口的面档已有段日子没去，听说快被集中到小贩中心去。今夜就来场雨吧！

我爱风中看树

铁箏

有人爱雾里看花
因为她神秘朦胧
有人爱雨中看山
因为他屹立不动
我 我却爱风中看树

有些在微风中
一身婀娜摇姿顾盼
急风里
披头发故作镇定
暴风里
仓惶失色左腾右挪
风去后
娇慵是尴尬的掩饰

有些在微风中
轻捋须髯不动声色
急风里
挥捥梢末尽去枯焦
暴风里
裂 壮士断臂
不 存菁去芜
风去后
抖擞是凯旋的标志



还有 还有
风中不忍卒睹的
竹 骄矜在宁谧
曲服在优柔
折节在暴戾

有人爱雾里看花
有人爱雨中看山
我 我却爱风中看树



文如其人

黄国宝

我一直相信文如其人这回事，认为人品和文品必须统一；不，也曾想过，何必苛求，就因为写文章就必须向全人类负责？

外国的作家，尤其是在西方，文不如其人者多矣！他们只负责交出能得好评、能卖、能获奖的东西。至于作者的行为、思想与作品无关。许多写出煌煌巨著、被后世称为大家的作家，他们的私生活，甚至行为不仅是离经叛道，更是不近人情。但没有人就因此而对他们的作品质疑，而且还能完全将作者与作品分开，不因人废言。

反观我们华文文学世界，不仅要求言行一致，还得过著像守贞节坊的日子。记得几年前，台湾专写佛学小品的林清玄，因与发妻仝离另结新欢，虽然妻子有疾在身已不能履行为妻的责任，就因为他的作品，他被视为有情义，有爱心的好男人，读者大众都不能接受他离婚再娶的事实，除了对他口诛笔伐，连他的著作都遭读者退回，连累了书商。

最近，台湾口水作家苦苓也闹婚变，虽然最终和气收场，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但苦苓过去苦心经营，“爱家疼妻”‘目不斜视’的‘贤夫’形象已彻底破碎，苦苓的作品从此滞销已成定局。

文友曾私下谈论，有些‘本地作家’，读其文章，让人如沐春风，他热情、豪爽、开朗；待至接触后，却人不如其文，深感失望。

传老说，能从书中获得知识、引发思考、或而求阅读乐趣，足矣！。



伊呢的鸡饭

蓝波

酋长阿博带著伊呢，终于找到＜新首都大酒家＞。

推门进去，在座的食客，几十道好奇的目光向他们射来。伊呢薄纱车花边的＜格 雅＞，显得有点单薄，被冷气一吹，伊呢感到有点寒，双裳不停的磨擦。

他们来到角落一小桌旁，坐下。一大片落地玻璃窗，透著外面阳光猛烈，车流不断。

招待员来到桌旁，用生硬的马来话问阿博吃什么。

「我们是来吃鸡饭的！」阿博用纯正的华语回答。

招待员惊讶得张大双眼，把手摀住咀，久久才回神，几十道眸光投过来，已没早前那种不屑的眼神。

阿博要了一碟鸡肉，两碗鸡饭，店家附加两碗清汤。

伊呢用汤匙沾了小碟内的沾汁，放到口中试味，「嗯，有酸柑汁、辣椒、蒜头，还有姜味。」又喝了口汤，「咸菜汤。」她又用叉子翻了翻那碟白斩鸡肉。

「英黛，您在找什么？」

「怎么没鸡肠？」

「哎哟，城市人早已不吃鸡肠了！」

伊呢自从孙子放假从城镇回到长屋，谈起城里的鸡饭只售两元，便宜既好吃又能填饱肚子。接下来的日子，总是念念不忘鸡饭这回事。到底城里的海南鸡饭是什么滋味？

乘著达雅节即将来临，阿博打算到江畔城走一趟，为家人添点服饰，买些饼干糕点。久已不爱走动的伊呢这次就要跟，而且一定要吃到鸡饭！

起程时，阿博问阿发城里那家鸡饭好吃，阿发介绍＜委记＞和＜新首都大酒家＞；结果阿博选了有冷气的酒家，他知道消费贵，但还是满足母亲，让她爽一下！

自城里回来，阿博总觉得母亲神情举止怪怪的，没事时就坐在厨房梯口，看著屋下那群鸡只发愣。

「英黛，您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鸡饭！我在想如何煮鸡饭！」伊呢答非所问。

「哎，您要吃不就杀只鸡来煮罗！」

伊呢真的杀了只鸡，然后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傍晚时分，她端出一大碟鸡肉和一锅白饭。米是去年收割的山稻，存放得好，没有湿气，所以煮出一股米饭香。一家大小默默的吃著，只有汤匙碰撞瓷碟的声音，还有小孩津津有味的吃相。伊呢坐在那儿没吃，只看著每个人的吃相，仿佛在等待大家对这鸡／饭的评语。家人没会意，伊呢忍不住；推了阿博一下「怎么样？像不像鸡饭？」

阿博这才会意，「哎，英黛，这只是白饭跟一碟咸水鸡，那有真正鸡饭的味道！」

「阿盖！白费心机！」伊呢很失望。

「那里会。我们吃得很开心呢！」媳妇说，孩子们也附和著。

几天下来，伊呢再也不提鸡饭这事，可是阿博觉得母亲晚上并没睡好，辗转不入眠，一定还烦著鸡饭的事；老人家真执著！

午间，阿博在后园锄草翻土，把发芽的黄茄苗移种；抬头见母亲又坐在厨房梯口，身子斜靠著门框，望著鸡只，沉思。

「阿博！」伊呢突然大声叫他。

「帮我杀一只大肥鸡，我要再煮鸡饭！」

在河边把鸡清理妥善，阿博也顺便洗个澡，在清彻见底的水中游来潜去。

这时间，伊呢在厨房又忙著了。凭著她年青时在镇上帮佣时，见过主妇料理炊事所吸取的经验，她要尝试另一种煮法。

她切了姜丝，舂了蒜泥和红葱籽，待用。先洗米下锅煮饭。

阿博把清洗好的鸡递给她。

「鸡肠你丢了？」

「给您留著呢！就知道您爱吃。」

伊呢把鸡切块，鸡胸起肉，脂肪也没弄掉。先将姜丝，葱蒜爆香，鸡肉炒得收干，撒点盐和胡椒粉，等饭将熟时将鸡肉搅和进去，一起煮。

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身不见阿博，就迳自下了梯子，急急走到园子不远处，回到厨房，手中已多了支野姜花，只是一个蕾。她手快把猛火的柴用火炭盖熄了，掀起锅盖，一股香味直冲鼻腔。「嗯，好香。还好没煮焦。」

她把姜花切丝，放进饭锅里。

「阿博！阿博！」

阿博躺在长廊藤席上，朦胧中闻到一股香味，母亲这么一叫喊，他已急不及待起身，急步来



到厨房。

藤席上，一碟米饭杂有鸡肉，冒著一股香喷喷的热气。

「这就是鸡饭吗？」他有点疑惑。

「试试看！」

阿博吃了一口。「佳卖！佳卖好吃！」

连声的赞语，伊呢笑得好开心，露出稀落的牙齿，又习惯性的用手掩住咀，不好意思。

「哎，打包给你朋友阿发吃，听听他的意见。」

阿发在小商店，闭得发慌，最近经济不景气，又不是果子季节，上下这渡头的人也少了，生意差了几成。近晚饭时间了，他也觉得没什么胃口，正想去煮快熟面，一转身就看见阿博手中托著一包东西，一手提个小食格，向店里走来。

「阿博，你带了什么好料来？」

「真是好料，你有口福。英黛煮了鸡饭给你吃！」

「鸡饭？」阿发不敢确定自己的听觉。「什么时候阿拜英黛会煮鸡饭，从来没听你说起。」

「今天刚出炉的食谱！」

阿博打开用大叶婆包著的鸡饭，饭香混著叶子的香味既刻溢出来，有森林的味道。

「怎么会用大叶婆来包饭呢？」

「你忘了我们小时候，摊贩都用它来包猪肉啦，鱼啦，还有面和条；那种古早味消逝已久了！」

「就是罗。现在用的全是致癌的塑胶代替品。你这样既卫生且环保。」他瞄了阿博放在椅子的食格，「那食格里又是什么好吃的？」「喔，我煮的＜甜章各菜滴得＞。」

「哗，你还翻译得这么文化味，cangkok manis 嘛，不就是树籽菜罗。哎，你用的是那一种？」

「当然是用皱叶的来煮，才香脆。」

「亏你懂得煮菜，我去洗手。」

阿发到店后洗了手，坐下来就抓了饭一口接一口，一下子就把鸡饭和滴得吃光。

「啊！真好吃！这一道食谱真是你们长屋里的首创呢！你英黛真行！不错，该给个名堂叫＜雨林鸡饭＞吧！来，我请你喝啤酒。」

「不了……。我要回去告诉英黛你的评语，她一定很高兴、自豪。」

达雅节前夕，伊呢召集了整座长屋三十多户头的煮妇和厨娘，教他们如何煮这道雨林鸡饭，放在灶上，以热火来保温。

隔天，庆典仪式后，附近几间长屋的亲戚朋友来访，大家端出鸡饭，在长廊的藤席地上款待

宾客：一时间饭香和米酒香气充满长屋的空间，大家首次尝到这特别的鸡饭，都赞口不绝。

「APAI INDAI PANDAI！」—

「APAI INDAI BOLEH！」「」。

欢呼与称赞声不断，笑得伊呢像一朵灿烂的黄花！

阿发也来了。他拉了阿博到屋外天井廊上。「我吃了鸡饭，回味了几天，发觉英黛的鸡饭好吃是鸡油的关系。它使饭粒不会太烂，有油香。城里的鸡饭有用香茅一起煮，英黛用了姜花，气味更特别有森林的味道！」

这个达雅节过得比以往更开心、快乐。阿博这样感觉。

注：阿拜英黛——对年长妇女的尊称

英黛——母亲 伊呢——阿嬷

佳卖——好味道，好感觉



蓝波

蓝波，原名沈若波，祖籍潮州。1946年9月3日生于砂拉越沐胶。曾在马来西亚皇家海关任职。1974年开始写作，以小说为始，后转为诗与散文创作。在拉让江畔居留十多载是他文学创作丰硕的时段。1992年他出版个人诗集《变蝶》。创作期间，他得奖无数。2002年，他以《寻找不大大》荣获年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国际广播台rsi的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季军。他曾任诗巫中华文艺社主席(2000-2001)，主编过副刊《文苑》和编辑《拉让盆地丛书》。也出版散文集《寻找不大大》和《砂拉越雨林食谱》。现居砂拉越古晋。



说及母亲的断篇简

桑木

母亲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一本残缺不全的回忆，犹如镂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篇，因此我在一首诗中提及母亲：不观云看雨／只担心天花板上／积聚的尘埃／是否欲用／毛扫来清除／听响雷／飞奔出去／不在残荷败叶／而是关切／晒干衣服／说及看电视／也是漏了一大段／休息中／手里还在缝缝补补／睡眼中／也常扣访孩儿半夜寝室……

母亲就是这样平凡的女人，平凡地过了她一生的忙碌。不过她却过改朝代的世纪，她生于拉者萨拉瓦克时代，历经二战炮火逃了拉者白人权贵，来了日本鬼子，二战英澳联军轰炸诗巫时刻，给她印象最深，因为她与其他小市民一样，记得那里落了一颗炸弹，先是飞机低飞，丢了油筒式的炸弹，再用机关枪扫射，于是炸弹著火燃烧，惊惧全镇。当然最令人津津乐道还是1928年，诗巫那一场大火，把诗巫天空烧得通红，那时她与外母居于远离火场的哥乐岛，还能见到浓烟火舌冲天。事后也没有人见证，在历史上记载只是原因不详，不过据母亲那一代所述，火患来自一福建人店屋，因家里添丁之喜，张灯结彩，夜间不留心，红彩触及燃点红烛，而酿成巨灾。事后火光冲天，市人逃之夭夭，沿途丢掉不少金银珠宝，也有部份灾民栖于「红米货轮」。若是你问及当时诗巫市民有多少？据老一辈人说，每一天杀一只猪都卖不完。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居于南兰律红水沟旁一大木屋，印象中，过了「红水沟」就是山芭地带。路行不及十分钟的红水沟旁，在那时已是十分遥远至不能想像。父亲只是一小小商人，在当时母亲亲戚眼中，母亲好似嫁了「有钱人」。于是每逢过年过节，家中总来了无数借贷一族，大半都是母亲娘家姑嫂。只是老虎借猪，有借没还，照她娘家亲属怎么说，你们反正有钱，那在乎那几十块银粮，说得有点像小说对白。当然母亲娘家人多势众，还有亲情，有时夜间他们还从高乐岛，经「穿港」划了小船串门子，谈笑风生，好不热闹，那时代我们家里装有电灯，（在那时代是一件大事），在那喝着芬香咖啡。曾有一远亲老伯，在那榴李节，还检了香喷扑鼻的榴，给「拉仔狗」（我的小名）吃，但过后经过母亲的手，小恩小惠免不了。

小时候，跟母亲上巴刹是小孩最高兴的事，不论走访亲友或到市场购物，心里总是高兴了大半天。母亲有一个不成文的规举，上巴刹就是不准到咖啡店喝茶小坐，在她心目中，那些闲坐咖啡店的女人都是不正经，偏是姨妈与她的好友不兴时这一套，到咖啡店小坐聊天，又为何不可。

那时闻名遐迩的「福隆兴」就是一间不夜天的风化场所，人来人往的马吉街咖啡店都坐满风流客，一会儿闹出「醉春楼」老板娘与火头军的奸情，又听说琼妓院来了石叻坡老妓女，火山孝子挤到头破血流，还说老娘抽烟燃点用的是钞票……。这些传言难道不令母亲对咖啡店前那些咖啡客感到压恶。在母亲众多姐妹中，只有姨妈上过中学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因为她在学校交上「风流才子」，最为母亲反对，而他们却避过老大姐的耳目，暗中来往，这一段朔迷离的爱情长跑，待大女儿十一岁时才举行婚礼。母亲最遗憾的是，她不能像小姨妈一样上学堂，却因校中有女生把情书塞在簿子里交给男老师，被人发觉引起轩然大波，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纷纷，女子家不能上学堂败坏风气。为此母亲深感不平，不过在她闺中好友，也有来自育英女校的姐妹，可见她心目中是多么羡慕这些来自教会女校的女生，她虽没上过学堂却懂得看日历通书，这些知识都是来自姐妹言谈中。

谈及母亲，我依然记得旧家有众多胶制「百代唱片」以及一陈旧手摇唱机，小时候就听过、「松花江上」、「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那是母亲出资，小姨妈选购，偶尔我们闲著也拿来听听。这些唱片也历经了日治时期，丢在屋后多年，心想这些抗日激情的歌曲，若是落在日军手中就不得了了。不过这些来自上海百代的唱盘，对母亲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倒是小姨妈卖花筹账的照片流落到汉奸手中，为此小姨妈就避风到老爸在伊港的老店铺，待风平浪静后才回到哥乐岛外祖母的山芭老屋。

跟母亲一起渡过逃难生涯，是在二战期间，先是日军轰炸诗巫，记得只随母亲家人惘然逃亡，逃到南律上段新芭胶林内。联军反攻时，也在轰炸声响中，三更半夜随家人划船逃到母亲娘家，在外祖母故居渡过一段漫长逃亡生涯。白天清晨，大人早起煮好饭后，便携老带小躲到后山胶林，夜间则热闹极了，反正大人闲著搓麻将，小孩则到江边捉萤火虫，苦中作乐。母亲说过在日治时期，倒是天下太平，夜间睡眠不用关窗户，战乱期间大家只担心夜间出没，伊班猎人部落到访，不过他们也有防范标记，就是在门口挂一带叶树枝为记，摆的是自家人。小时候就听到诸多猎人部落故事，就是你到了他们的长屋作客，为了留住客人，他们也会把客人的头颅砍下，作为纪念，不过他们从不在自家长屋下手，只待你远离长屋到户外时，他们才敢下手。因此经过母亲上一辈的言谈中，猎头阴影总是长期留在脑海中，久久不能忘怀。

年少时，常有来自新加坡印度小贩带来多颜色鲜艳布匹，沿街叫卖，母亲最欢乐的时光，就是这些布贩到访。有次趁母亲及舅妈她们在选购布料时，我追随表姐一夥人偷偷跑到胶林后的红水沟学游水，结果撑著倒水桶失控，淹在水里，一浮一沉，吓坏了表姐她们，还好邻居洗衣少妇看到呼喊，才叫人把我拉出水面，浮出水面吐出大口吸进肚里的水，号啕大哭。为此母亲与舅妈就大吵一顿，不过我的命却捡回来了。



母亲最乐的是，小镇来自新加坡的「BANSAWANG」(马来戏班)，我却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那些戏班一来，马来甘帮的家庭就轩然大动，甚至闹婚变，因为舞台的情深表演，感动了一向热情开放的马来社区，心中在想那些戏班的女孩真是那么可爱吗？心中只感到那些歌女一出场，台下立刻轰动起来，大家纷纷把口袋中的银角丢上去，令人最欣赏台上特技引起我的好奇，那就是每当话剧演到送别时，台上背景立即有一立体小轮船身(道具)慢慢横行在大海中行驶而过。

至于那些来自唐山的台湾戏班，唱的都是母亲所喜爱的闽南唱腔，则非我们所能理解，反而是眼前走过糖果小贩令小孩垂青，那时台上在唱，台下在讲，闹成一场热闹非凡的画面。至于某戏班「白蛇，黑蛇」故事，在我年幼时也不知听过母亲说了几百遍，白蛇为情所困，为了某大少于加拿逸河道转弯处，演出一场坠江大少英雄救美情节，结果时间出了差，错演上了悲剧，戏班少了女主角，便纷纷解散，余下团员黯然返回唐山，想是当时的戏迷把台上的角色搬到生活中演出。其中「黑蛇」也随之嫁给大少的其中一好友，其女儿就住在我们屋后，嫁人做小的，与父母同住。我知道那头「黑蛇」时，她已垂垂老矣，那里有什么舞台风采，其实风采是在她背后那段轰动小镇一时，来自亲口中的浪漫爱情故事。

日治时期，同屋的林老伯曾在日本银行工作，自然交了一些宪兵「朋友」，每逢这些朋友到访，母亲总是带著我们躲在屋后的草丛，待日人走后我们才得出现，反正这是大人的游戏，小孩也不知怎么一回事要躲避日本人。在童年印象中，日军对小孩也是蛮友善，只要对面路过，向日军立正敬礼，他们也一定严正回礼。在联军轰炸诗巫的时刻，小镇居民第一次听到震撼炸弹声，母亲也带著我们躲在祖宗遗像前的神桌底下，想是要列祖列宗保佑他们的子孙罢了。

为了照顾伊港小店，父母与我曾长期在那里渡过一段好长的时日，因为祖父上辈后来唐山就落户在伊港，在那里除了种植「老叶」外，就是收购日罗冬、硕莪业务。后来父亲发觉我长久居住那里，整天与甘帮小孩鬼混，言行举止几乎成了翻版的「蕃那」(即蕃人)，为了我的前途，所以举家再度搬回诗巫木屋，在伊港的业务几乎交给随母嫁给祖父的「叔叔」，最后又交给来自唐山的堂兄，结果生意一败涂地，连那间小店也被当木料卖掉，为此父亲好伤心，结果伊港企业只剩那卖不出的地契，不过土地却给当地甘帮村民霸占。

记得父亲准备离去的时刻，在深夜我们趁著潮水涨时，坐于小船上，由马兰诺人在背后合力挤推到江中，就这样启航。那时夜黑风高，只听到马兰诺船夫的划桨声，久久一次才唉了一声。就这样母亲带的干粮吃光之际，经过七天之后才见到诗巫夜间灯光，那夜到了大伯公码头，见到大伯公庙金碧辉煌，令人精神一振，吵著要到岸上游玩，母亲在旁一边呵护就要到家了。几时到了诗巫木屋，我早拥在母亲的怀中进入梦乡，在迷糊中，小船几时到了屋后小溪，几时到了屋后大晒台，也不知……。

母亲的一生，就是平凡的一生，但她走过历练的道路，无形中丰富我的人生经验，有人说我们的小说就像老太婆的绑脚布，又长又臭，而我却在这「又长又臭」的缠脚布中，发掘了不少一的人生哲理却是旁人中缺乏。母亲的年代曾是一个风雨的年代，也曾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季节，在母亲节的今天，言及母亲，也就难逃昔日风雨情结。

27.04.03



宋志明

宋志明，笔名黑岩、桑木、曳阳。1939年出生于诗巫。曾是中华文艺社主席(2002-2003)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文学组组长，为该组文学专刊<艺盾>和<拉让盆地文学>执行编辑。编有雨田诗集<阔别>、<林宝昌影艺作品集>、<孙丽源艺影作品集>。出版小说<荒山月冷>、<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和<毒雨的传说>，散文集<翻山越岭>，诗集<一次横渡的联想>，杂文评论<各举门神的风采>，摄影文集<山雨欲来>、<西藏七日行>、<印度纪行>、<季节协奏曲>。另与刘斌合编<我们这一班>。筹印中有<我的作品>、<行色匆匆>、
Art Portfolio Kelvin Song (ARPS) Sarawak Photographer



父亲昔日的背影

桑木

只因本屈滴达声／幅然翻身／石街／泥泞脚步都踩过／步向对街咖啡摊——父亲昔日的背影

那是写于早年「感言写在父亲节」的诗中，也是我对遗失石街，失去亲人的怀念。

我的父亲，只是一个平凡又平凡的人物，曾与人合夥做过生意，结果血本无归，于是我小的时候，他就望著家人面前指定我：将来这孩子千万不能与人合夥做生意。因此，我长大入社会，也只能在银行当一小文员，也就是某人在报上所批「没出息的小？」，也成不了「反殖斗士」，因为我生性老实，不适于你争我斗的场合沾历史的光。我本想中学毕业后当「乡村教师」的梦幻，因为当年读了一本苏俄自传式小说「乡村女教师」所感动，结果银行有一空缺，在父亲生意好友介绍下，进银行从基层干起，而不像人家有专业学位，一来就坐大位，呼三喝四。在银行工作的压力下，令我摒弃昔日的理想，说是朝九晚五生涯，每天回到家里已是晚间时分，只能啃下冷僵饭菜。曾想放弃这份人人羡慕的白领工作，但惧于父亲威严而作罢。青年时也有「北归」的欲望，因为在高中时代，学校卷起「回国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浪潮」，整班同学走了一大半，有光明正大的走，也有背叛家庭偷偷地溜，父亲惧我一时冲动，也卷入这浪潮。离校后，他担心我参与当时改革社会风潮，因此早有心思，通过安排把我安插在一金融机构，使我插翅难飞，至今回想，那是否是出自父爱的关切？让我走过漫长的人生岁月，再回头看看当年与我走不同路子的朋友，在经过人生挫折之后，还不是一样被打回原形，工作，结婚，生子，他们的人生也不见多姿多彩，只是有时也偶尔在点化自己的理想，一样活于你我排斥的空间。

由于祖父早年在伊港经营日罗冬收购生意，因此我们在那里拥有一间专门售卖日常用品小店，而我小时候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日，与父亲相处一段漫长岁月，后来父亲突然发觉我的言行举止几乎是界于甘榜野小孩的翻版，满口噪著马来诺言，也因此，我们举家再度搬来诗巫，伊港小店只好交给叔叔打理。

到了诗巫，父亲就与友人于海干街合夥经营洋杂生意，在当时凡是有经营生意的头家，便是有头有脸的有钱人，在亲戚眼中，我自然提升为「头家」的公子地位。记得念小学四年级左右，父

亲突然买了一辆簇新脚踏车，托人带到学校供我试车，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礼物，轰动了全班上下，连级任老师也前来触摸，羡慕不已当著众人前说：「哇，你父亲多疼你，以后要用功读书……。」至今我印象仍然十分深刻。

父亲与友人合夥生意失败后，也曾于祖父遗留下老店屋开了一间咖啡店，放学归来，我反而不直接回家，留在店内溜达，等待晚间九时后关店才与父亲一起同回，父亲虽拥有一架陈旧铁马，但他却不骑与我同行。在六点与九点期间，正是温习功课的时刻，我却向父亲讨了三毛钱往戏院泡。父亲每次在我讨钱的时候，总是问之，「看什么戏？」我也不知道，只是胡乱说剧名，他也不在意。当然在那段期间，功课成绩退步也不用说，就这样过了小学六年时光。至今想起，当时的家长对孩子学业从不过问，一来是他们学历问题，生活繁忙，二来以为学业管教是学校老师的责任，与个别家庭无关，反正还了学费，一切了事。

到了中学闹学潮，我是班上带头大哥之一，为此遭到学校纪律退学的处罚，为此父亲被叫到学校训了一顿。当时学校董事长还是父亲商场上的老友，我年少时却做出了令大人尴尬之事。过后，父亲也没当面严厉指责我，只说了一句「以后做事要小心，不要意气用事……。」我也在一知半解之下，签下了悔过书，记了大过，重新复课。当然在群众中我逐渐失去了「英雄」的形象，从此我努力功课，奋发图强。

在日治期间，诗巫遭到联军大轰炸，我们举家逃难到外祖母家，那时父亲天未亮时就与一夥人划船向前来巴刹做生意，夜间六点过后才划船回哥乐岛，直到大轰炸时，我们才与巴刹断绝关系，因为市区市民早已跑光，剩下几个日本兵在那里举枪维持秩序。我与老爸只好过著单纯的田野生活。至今我还记得，每当黄昏，也是没有飞机前来轰炸的最安宁时刻，父亲就带我背著锄头到后山种蔬菜，当时除了稻米还能向当地伊班人购买外，家中蔬菜就靠自耕自种，那是我们父子最亲近的时刻，别看父亲平日一副小商人模样，拿起锄头是似模似样，他说年轻时在唐山乡下，谁不拿过锄头。待联军光复后，我们才告别那逃难时光，心中也依依不舍告别了父子耕种的半亩田地。

我不是名人之后，父亲逝世后丧事也办得低调，连出殡行列的照片也没有拍，于是亲朋亲戚在旁抱怨，家里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吝啬鬼。当然随著父亲逝世，一向向父亲借贷的老友也接著消失，父亲平时坐镇咖啡店的伙伴也一哄而散，实际上与父亲合夥过，他生前老友欠他的一屁股债，也在父亲过世后，一笔报销。

父亲过世十年后，我因摄影关系，再度重访我童生活过的甘榜，老店屋没了，只剩下一空地，成为当地人种植的地方。祖父的老叶园早给村民霸占，只剩下一小木碑，那是祖父生前在那种植老叶，死后埋葬之地，由于其子孙四散，早已无人祭拜，剩下一老荒地，不过，他种植那棵



老芒果树，还是那么青翠，都超过了半个世纪，每年依然开花结果。那块地就是我的祖先留下的唯一遗产，结果却给我童年玩伴占据那里，问及我童年的生活，老一辈村民依然记得我的名字，不过往事如烟，至今谁也记不得谁。

只有一老耆深切望著我，似乎要在我脸上寻找父亲的昔日身影，许久才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家人真好！」原来他年轻时在诗巫把钱花光，无法回到伊港甘榜，是父亲给了他廿元才踏上归途。当年廿元是如今的百元，过后父亲也没向家人提过。在父亲节来临时，我曾于诗篇留下：

在街道转弯处／似乎听到一喘息和轻叹／那是逐渐亮起灯街的时刻

那是我对昔昔父亲的背影，古老石街的回忆

05.08.03



西窗夜话

戈阳

怀乡月难圆

汽笛一响，大家怀著沉痛的心情，若有所失地望著那缓缓驶开码头的轮船，至到它消失在拉让江尽头送行的人挥著手帕，船上的人也挥著手帕，就这样大夥没精打彩地轻叹，谁也不愿多说一句，风是寂寞，太阳也是寂寞。

这种心情，日益严重，每次望著那洋轮随著吐出黑烟，奔驰到遥远的彼岸，我们的心中也在凝滞著，对远方古老翻身土地的向往。几个年青人也无形中吐出心中忧郁，在那没风的月夜，在林阴的路上，在风儿摇曳的枝叶，小虫打滚的街灯下，纯洁的心情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简单，但想到明天的路途又是那么遥远，不禁黯然嗟叹。

到底有人走了，但却不是自己，一个令人羡慕的知己，回到遥远的北方，继续他的前程。大家在船上依依不舍地叮咛再叮咛，要他写信回来，他答应了，果然不久来一封又一封，字行间充满了情感和诱惑，使人看之不禁黯然。

在那精神恍惚的日子，只有昨夜梦游中，才能越洋坐轮回到日夜思念的土地，才感到轻松焕发，但一到夜黑风高的时刻又是编织难圆著梦的时刻，总之寂寞的期待换来只是苦闷。

终于傻小子呆不下带了简单的行李少得可怜的盘川，和一个充满热望的信心。临别在炽热的握手中，没有说再见却亲切的叮嘱，别忘了跟著来……。又是那黯然的汽笛，炽热的泪水，挥著的手帕。

再次相见，已是卅二年后，当他从遥远彼岸到来，随著省亲的队伍，我们热列的握手，心灵彼此在叫嚷唉，卅二年了，好似在昨日。

据说他回到彼岸中学没有完，便跟大夥下乡插户落队，白白把青春献给一连串的政治风暴，这次还是托他老爸的福，想念在外多年不见的孩子，出了来回机票与费用，我们才有再见的时日，不过他的到访，只是一位过客的异乡人，在他出生的自己土地上。



旧时的月光

童年时代依记得母亲旧时家乡生活，使人想到那一代的月光一片晶莹，采自银河是那么纯洁无瑕。

每当月光照在眠床和地板的时刻，屋内简单摆设可说纯得朴素，令人不忍想像旧时家居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那时的蚊帐，只不过著双鹅而不是鸳鸯，因为旧时年代没有相识爱情，没有两情缱绻的耳鬓相磨，一对新人，在素未谋面而结婚的第一晚已是夫妻，如果彼此不合意，那也只好认命。

母亲常说，我们那个年代，跟本没有自由变爱这一回事，也都是在双方家长安排之下互相结合，那像现在的人自挑自选，还不是合合离离。

远在我们中学的年代阿翠在真娥等人安排之下演出了逃婚的闹剧，阿翠出自于上游加必丹家族，来到诗巫到初二的时候，突然接到家中音讯，要她速速回家成亲。受了新思潮影响的阿翠那受得了父母刻意安排的盲婚，而与真娥私跑到猫城，寄宿在朋友家中，这样坚持了半年，不但书没念成，工作也无著落，整天在巴刹溜达磨时间。有一天忽然在街上遇上来自家中的姨妈在她劝告之下，便半堆半就被带回去。那时阿翠把带的盘川也用尽，靠著借款渡日，心中也是感到旁徨无主。

事后阿翠回家那段时日，大家都断了音讯，倒是真娥过著寄人篱下生涯款人款项也不非，终于对方提出威胁，若是依言下嫁给他，所款数目一笔勾消，真娥听之脸色大变，那不是成为钱下牺牲品，索信一不做二不休，偷偷卷了被盖，奔回大陆，从此无音讯。

至到最近，有朋友说，真娥回来了，是以香港客人身份回到阔别卅年的土地，听说生活并不愉快按著名单在找昔日的同学。

而阿翠呢？就在我访问昔日山城的时候也听说过阿翠回来之后，也在家人安排下嫁给入赘的阿海。听说阿海父母早逝，是个沉默勤劳的帮手，为人忠厚老实。在阿翠店里帮忙，而老甲必丹自叹年老，膝下育有一儿，年小而不能撑大事，一切希望然自然看在女婿的份上。而阿翠下嫁之后也只会育有一女，得了癌症，早已逝世多年。

只是她那长得亭亭玉女的女儿，简直是阿翠少女时代的翻板。

提起了真娥与阿翠不同命运的际遇，令我想起母亲年代的月光，还是那么掬来一片晶莹，纯净无瑕。

夏日的孩子

一个夏天的孩子，怀著满腔的热忱，在六月天的黎明徘徊在荒凉的海边，留心凝视亲手撒下在沙滩上决发不起芽的相思树种子，坚强耐心地等待。

不知什么时候，他尝到爱的苦滋，几时深爱那女孩子也不知道，但却在深夜雨季她的笑靥总是温馨跳动在那微弱的灯花。

就在那风刮，缠绕落叶的季节，好似她清脆的笑声，灼热的火花，总在浓浓的黑夜喷出悠长的叹息，蕴藏著巨大的力量，在生活的洪流中，青春是一股壮澜的激流，闪烁著无比的光与热。

就在九月的风暴，大海起了巨大的淘骇，冲击著平静的海湾，他的心情就像那无援的小舟，在海浪中咆哮挣扎，就在那时她与一夥人，怀著无比的愤怒，被迫离开生活了廿多年的土地。临别时她还坚强地表示要以信心克制痛苦的打击，以铁般的意志迎接险恶的浪涛。

就在凄凄的风雨，他们分手了，自此他再无心踏上密密的相思草，就是春绿无愁的岸边再也无情追捕善于歌的布谷鸟。

随著时光的消逝，音讯的中断，长期的奔波，那早春的「伤逝」只是夏天孩子昔日的旧梦。至到有次赴狮城却意外地发现，在旅店餐厅上，邻座刚好来了北方彼岸机械贸易团，其中一女团员，就是夏日孩子朝暮思念的女孩，她那温馨的谈吐却难掩盖脸上岁月涂上的创伤全痕，他冒昧趋前自我仁绍，但换来却是对方的冷漠这也许与那纪律严明的团规有关，那可与无关人物交谈究竟人家是官方的代表成员，第二天他还不死心地打电话到他们同座的旅馆询问，答覆早上已CHECK OUT，飞越泰国。

橡树籽爆裂的时刻

记得小时候，窗外就是一片胶林，而橡树的种籽，从不寂寞，挂在枝头，总是期待爆裂的时刻。

就在那闷热的午后，它的爆裂，在诉说翡翠带上的热天已来临，说是不厌其烦在爆裂后堕落于屋顶的锌片，吵醒了美梦，但翻过身，仍旧梦见绿得可爱像平常淡黄的小花，那带黑渗有银白斑驳的种子就在那炽热的午后「劈叻」向你问候，也趁机显示它问世的时候。

童年就在那黯澹，灰雾迷蒙的胶林渡过，在那弥漫潮湿的土地，欣开那破壳而出的风吟，拿起胶刀，让乳白胶汁滴入小陶杯的昔日。

每逢胶林边缘的芭蕉初露唇红尖的时刻，就令人想起那串串金黄果实，多想在它的荫下贪婪地摘取它的果实塞到嘴里，然后倾听橡树籽打在蕉叶的音律。



胶林的野胡姬也开放点缀在橡树阵列的溪间，有白也渗红寄生在树上的枯枝或瘫痪的树干。而橡树籽则成了琴建上的手指，轻弹著流水的波动，到幽草荡漾的岸边，而那寄生的胡姬也被颤震，那么摇成不清。曾于胶林小路上，拾到一拥有紫红渗杂刀状直线凸起的橡果，兴奋了好一阵子直到离开老家那天，才把它葬在妈妈和邻居洗衣的井边，至今我还记得那褐黄的水和我那同饮那口井的昔日朋友。

几年来面对窗口，再也不见那苍翠掌形的叶，也常站于窗前企图，偷得半闲，来培养林间的灵感，也是不可能了。

望海的日子

推窗远望，眼前是一片迷蒙遮蔽了人们视野看不清缘的椰林。只有一只乌鸦在窗前的椰梢盘旋，像在轻唤湿的清晨在一片无愁的晨风，伏起野草的海浪。

偶然抬头，天边依稀挂著亮晨星，像是昨夜哨兵，坚守著莹莹闪光的夜空，迎接那飘落零星的露珠，在那充满泥土气息的晨空，正混淆野花的香味。

在那触目翡翠的望海日子，使人想起自己也有过一段写意的时日，那时几个臭气相投的年青人，借宿在一个海外故友的水屋，面对浩瀚的海，我们写下了生活的誓言，在那黎明的日出，凝视灰白的天空，我们也谱下了年轻的梦想和希望，在那一片无垠的湛蓝，在那遥远通红天边的绚烂。

昔日相聚的朋友都相继离散，只剩下我这一株迟行的孤草，依旧留在故乡的庭园，有时面对高耸的椰梢，不免展舒一口浊气。

眼前孤灯，难免感到失落，好似听过柴可夫斯基在其歌剧中曾经这么地写过「我的青春是遥远的回音」……。想起昨夜心情不免一声苦笑。

天鹅之歌

雁程

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大神
化身最美丽的白天鹅
为了掳获丽达的心
屈居降卑算不了什么

我是宇宙中最美的天鹅星座
悠悠俯瞰著所眷爱的城镇
那依江傍水如诗如画的天地
我醉了，愿在这儿憩息一辈子

我是仪态优雅的白天鹅
来自梦幻般的莱茵河畔
那清澈如镜的水乡是我的故乡
让我多么安详多么音乐般徜徉

曾经徘徊在犀鸟乡上空拉让江畔
竟然找不著容身之处
不忍目睹挨饿受苦的灾黎
毅然化成岸边一棵棵可供食用的石莖

心存感恩发奋图强的善良人民
从此 敬称壮丽的母亲河为鹅江
靠著石莖渡过苦难的灾黎
从此 更懂得珍惜及爱护家乡



善良勤奋的垦荒后裔子女们
膺服于我的纯洁优雅合群顾家
好心立碑塑像江渚广场路旁
尊为市征 贵为景点 多么的光荣

啊!故乡,远了,我的故乡
啊!家乡,近了,我的家乡
就在心中 就在脚下 就在眼前
时刻流传著一阕隽永的鹅江佳话

我们都是拓荒者的子孙
抱著同一信念 朝著同一目标
决心建造一座天鹅城而努力打拚
舒适 健康 安全 进步 繁荣

我们拥有天鹅般优美的襟怀
我们拥有展翅高飞的意愿
咸信只要下的功夫深又深
心愿必能早日实现完成

啊!天鹅城,亮丽的天鹅城
我们梦寐以求的美丽天堂
刻正朝著升格为市的目标前进
加把劲吧!肖鹅的子民们!



雁程

原名李炎城。祖籍福建海澄。1951年生于诗巫。诗巫市议会卫生官。诗巫中华文艺社副秘书长(2008-2009)及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与晨露和万川出版三人新诗合集《拉让江,梦一般轻盈》、个人诗集《向日葵的呓语》。作品收入拉让盆地丛书和星座诗社丛书。

含羞草语 (外一首)

雁程

叫我含羞草
是太轻看我啦
旷野荒地
布雷处处
就等你来挑衅

惯以守为攻
反应迅速
遇敌赶紧合拢眉叶
支茎也低垂
哈身俯卧地面

仅露小花蕾
引诱你多情的手
刺刺严阵以待
敢不敢赤足
再恣意蹂躏一番

看似楚楚怯怯
却非懦弱
心细如针鼹
自我防卫特强
含羞草不含羞



我爱静中看树

雁程

心静才好看树
看树
为了悟树
如何屹立成巍峨
看树叶飘落
大地无言地接受
且坦坦然赤裸一季给天空
看树根
如何盘结一网
无限的爱
树

欲静而风不止呢
其实树静不静
并不因为风的缘故
也不因风而止
树非树是树非树是树
只在乎你看不看化
树依然是树
看树
为了心静
心不静
更应看树
看得清朗朗
看得凉风徐来
看树
看得入神
看得相看两不厌
我爱静中看树

风

雁程

——赠别良牧

那年你来
阶前草色青青
如今你走
庭树撒落满肩泪叶
不是别离
别有怀抱别样愁
不回首 何须相送
一座新城在等
无话可说
最难将息是顺服
心灵与诚实
是杖 是灯
也罢
毅然抽身
此去 是山 是海
全然交托
起航了
风休住
风篷正盛
风华更盛



如何测量上帝庙宇的宽容度？

雁程

第二次重来
决非偶然
跟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解决方案
聪明如你
想必成竹在胸
对了 海南会馆已领先
向上发展
更接近天宇
说罢也不禁哑然失笑了

在城市发展计划大蓝图里
古物是受到保护的
无论如何 OUT OF PLACE
其实越古老越有保留价值
一如玄天上帝住的庙宇（老爷宫）与戏台
分据两半
让一条亚答街穿过
右边阳春台下
面摊蒸雾沸沸腾腾
炉火呼碌碌
各色小吃应有尽有
左边香火袅绕
[已经好久好久没演出]

一出酬神戏了]
隔桌隐约转来 ...

好啦
别再左顾右盼
汤面已送到
趁热吃吧
待会儿还得赶去
河?公园
看音乐喷泉
看人妖呢

如何测量上帝庙宇的宽容度？

后记：

第一次到古晋亚答街已有百年历史的玄天上帝庙（老爷宫）前戏台下小吃，是去年七月中由著名诗人吴岸及小说家梁放陪著，「上帝庙」三字，印像特别深刻；今年七月十一日，友人请吃晚饭，兜了个大圈子，又到此小驻，但觉面熟，或非偶然，是为记。



社姓之家

万川

不过是姓氏问题的争执
冬冬把芥芥赶出
然后
命令子女们画地为牢
牢靠牢整齐划一画好
萍萍入门后
和气地吩咐
地牢可依能力
牢记自己的姓氏
画宽

然后
用枪杆子
塞住子女的馋嘴



万川

陈万权，笔名万川，1965年生于民丹莪。1981年开始写作。诗巫中华文艺社社员。与雁程、晨露合著诗集《拉让江，梦一般轻盈》和个人诗集《鱼在言外》。

锤与镰刀们

万川

红星陨落
锤与镰刀 粉成废铁

红星太阳时双头鹰焚灭
皇冠跟踉入黑洞
锤与镰刀们都金刚著



我用了9个半小时进入雨林的身体

杨善

为了采访一场加帛巴类竹筏比赛，我给自己下了一张战帖。

前面的两个半小时，我从天鹅城出发，在黄浊的母亲河上奔驰，承载我的是一艘在岁月中疲累的快艇。

没有太兴奋的心情，因为知道有9个半小时要煎熬。

崩溃于山林的泥土的味道，被浪花搅拌上来时，在风中舞动成一首环保的诗，读来叫人心绞。尽管蓝天白云与绿林黄江构成一幅不太协调的风景画，我仍然假装说服自己：『是这样的啦！啊！是这样的啦！』

幸好我生来不是一个诗人，不然我会痛哭，因为诗人心思细腻，还要多愁善感，而我只是皱一皱眉头，而我只是一阵心揪。

终于到了加帛，第一次到达这座山城，没有太强烈的心情起伏，毕竟已经走过太多的拉让江小镇，相去不远的面貌啊，如出一辙。

离开了诗巫两个半小时的航程，我还是在加帛叫了一碟干盘面来吃。这么快就有乡愁了吗？我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就像有些人一到了机场就会流泪那样。

之后的行程，是在加帛码头坐一艘浅蓝色的旧长舟往上游出发。

我穿上牛仔外套，戴上大草帽，涂了防晒油，战战兢兢的坐上了长舟。除了船夫与我之外，还有汶莱女记者和一名摄影师。这样的一艘又旧又小的长舟，要在长河上奔驰七个小时，还要迎战快艇驰过时所掀起的河浪，还要避开几处的漩涡，我真的有些顾虑与害怕。

一段船程之后，看到前面两个人都安心睡觉了，我也放下了戒心，开始了河景的猎影。虽然艳阳无情的灼烧，我仍在享受河风的凉爽。虽然途中看见三艘沉没的铁货船船头，我仍然没有太大的震惊，或许我只能向上帝祈求平安了。

船行了5个小时之后，长舟转入了一个不显眼的小河口。高大的雨林乔木遮住了艳阳，人也凉爽了起来。只是荫凉的代价更大，那就是这条雨林小河不但湍急，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因为水太浅而需要下船去推舟。起初不懂就赤脚推舟，结果脚板踩在石头上，痛到呱呱叫。后来索性穿上了运动鞋，但是因为鞋要泡水又要在泥土与石头间涉水，第二天就坏掉了。

经过辛苦的雨林行舟，我们终于在傍晚六时正到达了河流源头的加利长屋。

拖著疲累的身躯，看著最后的余晖，我用了9个半小时进入雨林的身体，刻骨铭心。至于明天早上又要从这里出发，尾随竹筏队伍进行拍摄的事，就在跳过了今晚的伊班舞，喝过了香醇的米酒后再说吧。

2008/09



杨善

杨善，原名杨必善。1972年生于诗巫。创作从公教中学初中三开始，至今发表2000篇作品，出版过4本创作集——《爱情男女》、《凡人情书》、《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我要的幸福》。其作品类型包括散文、短篇小说、剧本、杂文、新诗、专题报导及电台故事。至今获得十六项文学创作奖。现任诗巫中华文艺社主席(2008-2009)。杨善，开过两间失败的店，在3间报馆任职编辑与专题写作人，目前是诗巫联合日报商讯特刊主编。曾是西马《Vmag 时尚杂志》的特约作者，写两性课题。电台ai.fm《有故事的人》节目的特约撰稿人，至今在电台发表了12篇作品。



童年。猎鸟。时光

杨善

那个天空是克莱茵蓝的下午，当我驾著车到奶妈家时，小女儿雨雯兴奋的奔跑了出来，边跑边嚷著说：『哎，老爸，我跟你讲哦，奶妈捉到了两只褐色的咕咕鸟，它们是早上飞进鸡寮偷吃饲料时，被奶妈用老鼠笼放在旁边捉著的。』她七情上脸的诠释，让我的思绪也回溯到我那二十多年前的童年片段去了。

我的童年是一块七彩缤纷的染布，颜料都是一件又一件快乐的事情所彩涂而上的。

我的快乐童年是在一个叫《高乐多KERTO》的乡下长大的，那里民风纯朴，虽然有一群小阿飞，但是他们都怕我那正气凛然的老爸。他们曾经在晚上潜入果园偷采水果，七八个人被老爸用木棍追得鸡飞狗跳，第二天早上在船上碰面时还跟老爸道歉。

乡里的<黄善合陶器厂>与<卓氏陶器厂>那时颇有名气，常常吸引学生与社团搭船前来参观。我的大哥与二哥书没念好，从少年时期就在陶器厂里工作至今。现在这两间工厂都搬到诗巫经营，分厂也开满东马各大市镇。

在我小学时，家里养了300多头的大猪小猪，所以兄姐在放学之后都要到猪寮里帮父母的忙。那时我们这几个较小年纪的孩子就被老爸叫去果园采青皮柑、酸柑或者柠檬，有时采一小篮，有时采30公斤的一大篮。童年的我们已经懂得工作不忘娱乐的平衡道理，每天到果园里采果子，都会带上“弹弓”与一口袋的小石头。

白胸秧鸡与褐色的鹌鹑一样，总是喜欢在草丛之中穿梭奔跑，常常弹弓还未上“子弹”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啄有三寸长的蜂鸟喜欢吸蜜，它能极速拍打著翅膀把身体固定在离香蕉花适当的距离，然后进行吸蜜。蜂鸟虽然拥有闪亮漂亮的羽毛，但是因为身体只有大拇指般大，肯定握不起一粒小石子的攻击，所以我们都没有出手。

黑色亮羽毛，红色眼睛的“比林鸟”叫声尖锐，是一种可恶的鸟类，因为我家屋檐的许多燕子幼子都被它们踢出窝跌死在地上，甚至还“鸠占雀巢”。所以喜欢栖息在橄榄树与电缆上的“比林鸟”，可说是我们锁定攻击的重点目标。

后来听童年玩伴说起属鸽子类的“布纳鸟”的肉是如何如何好吃，我们都换了目标，一窝蜂的都立下目标要打一两只来炖吃尝一尝。我清楚记得我曾经在家门前的木桥上打下一只“布纳鸟”，它受伤时还掉在桥下小溪的大芋头叶上，后来它被妈妈炖成一盅红枣布纳鸟汤，还真的是肉幼汤甜。

后来因为么弟在果园打鸟时用力过度，小石头没打著小鸟，反而击破了一片学校的玻璃，幸好那时已经放学，不然怕会有人受伤。还在学校办公的林校长怒气冲冲的过来，在么弟声泪俱下的求情道歉之后，还从朴满里挖出两块半赔钱。自此之后，我们减少了用弹弓打鸟，改为用老鼠笼捕鸟了。

我家旁边有一棵高大的“人心果树”，褐色的果子其甜无比，因而吸引了许多种小鸟前来觅食。

记得我小学毕业的那一个年终假期，我们4个小孩子在家里找到了好几个老鼠笼，在勾子上装了熟透的人心果、切片的橙、木瓜等鲜甜水果，然后爬上树装置机关。我们之后躲在家里透过窗口窥探情况，假如是小蜂鸟进笼子，因为它用力太小，不会导致笼门关上的，我们就射出石头震动笼子导致其合上门。等到小鸟较少时，赶忙爬上树把猎物捉下关在家里的大鸟笼里。就这样每天不断的捕捉，一个月里我们捉著了76只的小鸟，那时乡里的砖厂老板甚至还出价小鸟一块半、大鸟两块钱，要买下我们的小鸟，那时我们竟然因为不舍得而没有出售。

后来不懂鸟笼为何会破了一个洞，等到我们发现时已经逃走一群了。吸蜜的蜂鸟不吃鲜橙，耐不住几天就死了好几只。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意兴阑珊，竟然突然像个得道高僧似的，开了鸟笼的大门，把所有小鸟都放生了，从此也不再射鸟捕鸟了。

我的射鸟捕鸟的鸟童年虽然结束了，但是我对小鸟的喜爱从不降温。我改用相机摄鸟，拍下它们美丽的飞行姿态。我不再用小小的鸟笼去囚禁天空的鸟儿，我选择了进入雨林观赏鸟儿。

天空是鸟儿的天堂，人类捕捉了它们却不能给予它们一片辽阔的天地，那跟住在监狱里有什么两样呢？

明天，我会跟妈妈说：『假如你爱小鸟，请还予它们一片克莱茵蓝的自由天空吧。』



梦见父亲回来过

杨善

2007年6月12日晚上，下过雨的天空总是比较灰冷一些。

父亲站在我家门口，在我打开门的那一刻瞥见他脸上挂著微微的笑容。这样久违的熟悉笑容，一下子就温暖了我的心。

父亲穿著一件黑蓝色的风衣，肩膀的位置还爆了线，那是我从前从没见过他穿的衣服，猜想是他后来“买”的吧。

他穿著的那件浅蓝色衬裳和黑色西裤，是他盖棺时穿的那一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虽然那一天我的眼睛涨满了潮。

父亲还背著一个小背包，像是一个到处旅行的旅者，这些年来，想必他游历过不少地方吧。他在世时，总是勤俭持家，印像中都没有替自己做出门游玩的安排。他总是马不停蹄地为这头家的13个孩子奋斗，任劳任怨地付出。

我紧紧地给了父亲一个拥抱，那是我从前从没做过的事。人生的许多遗憾，总是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父亲瘦了一些，他喝了几十年的黑狗啤酒肚不见了，也许是他这8年来找不到夥伴，或者是戒酒吧。

我的眼泪轻轻地从脸庞蜿蜒滑下，滴在父亲的肩头上。

「爸，进来坐吧！」我拉著父亲的手，沉默的他尾随著我的脚步，脸上的微笑一直绽放著。

父亲没有来过我的新家，那是父亲在1999年8月去世5年之后我才搬进来的。当然，没有机会好好地报答他的养育之恩成了我的最大遗憾。

父亲去世时，我的大儿子才3岁，二女儿才3个月大，小女雨雯还没有出世，爷爷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人。虽然三代之间没有太多的交谈，但是彼此的笑容是喜乐与感动的。当年那些与父亲相处的画面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然后快速晃过，身影真实却像浮光掠影……。

突然间，我醒了过来，坐在床沿大口大口地呼吸，像经历了很多事一样。啊，说不上来的感觉。

看看手表是晚上8点15分，我竟然在这样莫名奇妙的时间睡了一个觉。也许是父亲节要到了，久违的父亲知道我的思念，要进到我的梦中让我一偿夙愿吧。

梦见父亲，我的心情立时变得感性而喜悦，我拨了一通电话给身在美里的老妈子，只是想跟她说说话，跟她分享我梦见父亲的种种。

老妈子的语气比平时激动一点，她追问著梦中的详情，像一个急欲知道剧情的观众，知道了父亲的一切安好，她才放下心来。

老妈等我说完了梦境，就说起了她前一些时候在古晋二哥家居住时，一个梦见父亲的下午，因为父亲在梦中听不到她在身后的叫唤，转身就上了摩多船离开了老家。梦醒的那一刻，老妈一个人坐在床沿哭到不能自己。听到这里，我才豁然惊觉，原来母亲还一直守候在父亲的背影之后，8年都没有离开过。

搁下电话，我一个人在车房待了好久好久，我的眼睛在这一刻再一次地涨满了潮……。

130607



文艺 20

度川

一场热带风雨
催生了隐含的文艺初蕾
亭亭玉立
临渊廿载
花开花谢轮回千百次
是新生 是旧身
依然一朵一朵
又一朵绽开

播种坚持的芬芳
双十芳华如莲
花飞蝶舞影影绰绰
一朵不凋的绽放
文艺江河
诗心交流
流传一盏一盏
千古风华

过渡

度川

阴冷的天色，潮湿的心情，湿漉漉的空气中飘离著沉闷的素质。
灰色的天空，暗哑的雨音，断断续续落落寡欢，日日夜夜，无止无休。
是世纪末的告别仪式，你拨起琴弦，音色暗哑苦涩，转调入弦，生命谱成另一篇章。
如果你疲惫了，请撑一支篙，漫溯水泊。渡；渡过一个晨昏，渡过一个历程。
如果你要赶路，请握好驾驶盘，认清方向。奔；奔向你路程，奔向你目标。
也许你击鼓，也许你畅饮、也许你狂舞、也许你高歌；你的灵在喘气、你的魂在沉溺，你的魄在哀鸣，你的心在悲泣。

昔鼓琴人，借流水，抒伤怀，不也是渡的一个历程？不也是渡的一种方式？
有人终日对著每天，不发一语，不说一句话，不也是渡的形式？
有人背囊行风；一个驿站转过一个驿站，自也是过渡的历程。
每一转折，每一观照，每一个过渡，与时并肩，无以逃遁。



苏醒

度川

苏醒；是因为曾经的好眠终宵。苏醒；也因为慵懒午后，接来喜悦黄昏。最糟的一日已过。乍晴乍雨，只得收起凉晒的心情。让天空放任自由，日与夜各自发挥。人与心各有寄托。不论是开卷有益，抑或掩卷沉思。苏醒抽出绿芽，展现生之盈美。知识之路铺成智慧之途。沉睡千年或扰攘千年，也终有苏醒之时。

死别生离、醉生梦死，不如清明苏醒或且置诸死地而复生。

苏醒；在梦里辗转而来，在回忆中奔腾而来。在静夜里慢慢舒展，在晨光中悄悄绽放。

苏醒；在岸边草叶间闪烁，如露如珠在枝头叶间舒卷而来。

生之音符在苏醒中纷纷传扬开来。

苏醒；在孤独的影子中走出来，在田田荷叶中蹁跹而至。



放心

度川

是一个落雨的早晨。

淅淅沥沥的雨；断断续续的风，时而狂放时而缠绵。

风雨声渐渐停歇了，忽而又澎湃起来，仿佛休止符后再来第二乐章第三乐章……

这样的风雨教人放心不下。是不是要下一整日呢？总会放晴吧？

阴霾覆盖心情，反反覆覆，探著观望，跟老天灰败的脸打个对照，霎时心意转念。

放心罢，是雨是晴，老天自有他的用意，我自有我的春秋美梦。

冲泡一杯香浓的咖啡，很放心地让弥漫空气中的幸福味道渐拢散。

将抽屉内的文件书信整理出来，播放轻悠悠的室内音乐，与檐外风雨对唱，与远方的朋友对话，在收信与覆信的交流中，检阅彼此的心灵。

趁著落雨的晨光，将心中的牵挂与思念释放出来。

也许还要落雨，也许就要放晴，且都放心；一场好眠，一杯咖啡，一首音乐，一封信，也许不需要什么，也可以放心。



河问

度川

不是说要保育吗？

岸 决裂崩坍
这里不是树的地盘
机械侵占
不问一声 河可痛？

不是说要护河吗？

水 不再清澈
两岸枯竭退宿
地窿窿洞洞
天空无言以对

不想再问
河道何处
淤塞
关乎谁的排泄物
源头活水在那里？

不想再问
到底还要等
到甚么时候
人们才澈底醒悟
还我清白



杨诒钊

笔名度川、貽思、若曲、蓝廷等。喜爱诗歌及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蓝花印记》。

在报界服务逾廿年，担任过新闻与副刊编辑。目前为专题写作人，在《诗华日报》之周刊负责报道本土药草应用及园艺特写。

现为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文学组副主任。本社第9届—第11届秘书。并为文艺副刊〈新月〉组稿人。

本土写作人

蔡振基

现今的文坛渐渐对本土写作人重视起来。除了定期举办研讨会和本地著作推介活动外，一些团体还成立了出版基金协助本地写作人出版一些书籍，此举无疑是给爱好写作的文艺工作者一支兴奋剂。

本地的社会人士，多数怀有外国月亮比较圆的心理，无论在那个领域都一样。我们不可否认外来的一定有水平，但并不代表本地的就差。再说外来的文化无法替代本土文化。故说栽培本地写作人便是你我责任，也唯有这样本土文化才能得到应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我曾读到一位有智慧的长者说：扶持后进就如培育新苗一样，没有给予好的环境和发展空间，便不能茁壮成长。所以应给予一些有潜能的优秀本土写作人各方面的协助和支持，我们不能一味地等待“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奇迹。要让本土文化开花结果，一定要靠大家努力的耕耘。

前些日子报章报导有学校华文学会举办讲座，并且邀请本地写作人主讲。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也是鞭策写作人自我提升的良方，教学并进是最佳的学习方式，这样不但栽培了新苗，同时也培养了更多的文艺爱好者。

功利社会常对文学不感兴趣，这是一般人的短见，近日在大马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其中被众人盛赞是华商的儒家精神。儒家也即是学者之意，由此可见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多么重要。

每个国土的风情事物都不同，本地有自己的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也只能靠本地写作人来发扬和推动，支持本地作家，也便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这是我们的责任！



树

蔡振基

在美化市镇的运动下，单调的街道旁伫立了一排的树木。先是笔直的主干，和丫枝，然后在几场的雨水滋润下，发展成为一顶绿冠。

从无生机到生态盎然的这段时日。很明显的可以发觉到巨大的蜕变。随著树叶的茂盛，树大周围灰黑的秃土纷纷冒出碧翠青苗，很快地形成一片绿毡。

生命不但从土地中冒起，枝头也一样春意焕发，雀鸟啾啾，衔草结窝，又是新生命的延续。

路人也发现这片荫凉，在炎热的中午，放学的学子，上班的白领，都躲到这大伞底下，享受片刻的清凉。

再过了一段日子，树干开始披上青衣，一层薄膜翠衣紧紧地裹著那粗糙的树皮。最终鸽子兰也来停宿了。

生命就因树的存在而丰富起来。如今无论树上树下，每个小角落都有生命的踪迹。树也渐渐壮大起来，伞也俞撑俞大。树依然画夜在街边愉快地舞摆。对于这些相依而活的生命毫不排斥。

一棵平凡的树都有如些宽宏的心来容纳他人，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呢？



蔡振基

职业中医师。业余研究本地药草生态、性质及应用。并为业余写作者。

笔名蔡旺、杨中、叶方等。曾在《马来西亚日报》及《诗华日报》副刊等专栏撰稿。

热爱中华文化、传统音乐，同时也是华族潮汕文化工作者。

为本社现任财政。

凳子

蔡振基

这老古董，不要也罢了。

每年大扫除，这些话儿又再次地重复著。

那是父亲时代的遗物，与现在美伦美奂的饭厅确实格格不入，就算摆在角落也同样换来抗议的呼声。这挟在时代边缘的凳子，又再次面对抛弃的命运。

木制的凳子，漆面斑剥，犹如临终老人一样苍老。

回想以往，这都是家里的座椅，无论是吃饭，做家务，小孩作功课，甚至宾客来访都是用这类的凳子。平常不用时就将它们推进大圆饭桌下。在那物质缺乏的年代，饭桌也是家中唯一的桌子。家中小孩晚饭后将碗碟收拾好，腾出一个空间来，兄弟姐妹各据一方，各坐一张木凳，做起功课来。

在现代人看来凳子是个怪物，坐在上面就得正经八百地端正身体，无论是多累也没有个靠背好依。身体只能俯而不可仰后。坐上上面要猴戏准要摔个四脚朝天。

凳子其实也不是那么单一乏味。早期在孩子们丰富的创作和幻想下，一列火车也就唧、唧、唧地穿过大厅，走廊，一道道的梁也就这么地连接在一起，要不。把它倒过来，骑在横木上，划著扫把也可在厅池里放舟游荡，如此儿时的欢乐，也一幕幕地深刻在这木凳上。

丢掉木凳犹如剪掉一段人生，一段记忆。你舍得吧？



旱季误水

蔡振基

连连数日天旱，炎热的天气让人难于忍受，大家相见口不离“热”的话题。

冷气机和电风扇畅销是肯定的，这些人工空调器无疑成了家家的必需品了。

在这大热天里，令人遗憾的是多数人都热晕，没有重视前头还有一个大危机——水源短缺。

人类生命不能缺乏水，可是浪费最多，污染最甚的也是水源。科学家和环境学者研究指出，世界将会出现水源危机，各国面对干旱的气候及食水短缺，食水很有可能成为战争的根源。

生长在砂拉越的我们有福气享用大量便宜的水供。我们的河流有充沛的淡水，虽然近年来伐木的活动污染了水源，但还是可以安全的饮用和应用。大概是近水所以对水的存在并不太注重。反而觉得这大量的水源是原本如此，理所当然如此。

我们每天看到大量食水给白白的流掉，人为的浪费是首要的因素。除了食用，冲凉，洗涤物器外，浇花和洗车也是浪费食水的因素，此外水龙头失修的时候也让宝贵的食水给流掉，这滴水成池的观念也应谨记。

要体会没有水的危机，在大热天内禁水半天便能深深体会到水的重要了！



迷宫图

蔡振基

小时候，看儿童刊物，最喜欢的还是迷宫图。

小小的一则图画，一些简单的人物，九曲十八弯的通道。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里头处处都是死胡同，一个不留神便陷入困境。

儿童时期，比较纯真，思维犹如单行道，只有走到死角，才会转回来。如此行法既浪费时间，也花费精力，但却自个儿乐在其中。

稍长，脑筋也较灵活，不再只是墨守成规。一样的迷宫游戏，但却改变了行法，只要简单的将进和出的程序改过来，从出口的点一直划线，就这么简单，一次过解决了迷宫的难题。虽说找出了解决方法，可是如此颠倒的游戏一点刺激都没有，久而久之便自觉乏味，自动放弃。

虽然可以倒回去以前的规则，但一来没有耐心，二来自己思维上出现了矛盾。别扭加上乏味，只好寻求别的游戏。

小时的经历想不到今日却在现实的生活中出现。有关当局为了改善本地的交通情况，全盘地更改所有的街道行车方向。区交通也犹如建迷宫图一样让民众“乐与怒”在其中。面对现今的情况，大道变小道，九曲十八湾，两旁又种上花木，如果事先做好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肯定会在里头搞得团团转。

面对这样的状况，心中不竟萌起一个念头，小时候倒过来走的方式是否才能应付当前的困境？



青葱年少

蔡振基

我往那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已成回忆，我迷失在痛苦里，我往那里去才能找到自己……。

这是一首流行一时的曲子，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期青少年的心声。七十年代的砂州，修完了中五课程便要面对就业和深造的烦恼。在这中区小市镇，学生要找份理想的工作是不容易，除了数间洋行，唯一出路就是申请当公务员。

当时我是住在市镇中的楼阁，毕业后无所事事地闲荡，白天窝在阁中啃金庸小说，晚上则当“量地官”。生活过得好似惬意，但内心的苦闷犹如流行曲中一样的焦急。何去何从的问题纠缠不去，看到身边的朋友留学的留学、就业的就业，心中即是羡慕又傍徨。压抑在心头的闷气足以让人窒息。唯一的方法便是爬上屋顶解压。

旧店屋的屋顶都是盖上砖瓦，片片相覆盖如鱼鳞，其斜度也相当陡，没有猫一样的身手也不容易上去。

每当黄昏时刻，屋脊上便坐著个瘦小少年。看著落霞满天，伴著归鸟，哼著不成调的流行曲。自得其乐，心情尤如西片《屋顶上的小提琴手(TIDDLER ON THE ROOF)》中立南一样；苦中作乐！

如今回首，人事皆非，惊见历史重现子女身上，感叹万千，青涩年代，谁无经历，无需大惊小怪，我们不都是这样成长的吗？

一张红单的故事

长竹

事缘在去年8月8日那天，红单文件夹里放了一张新的单。是一个顾客吃了一桌RM200的晚餐。

我们用3个月限期的时间等他们来还单。

却在10月18日的现钱簿里见到一笔RM200的款项。是该部门还的钱。

两张不同时间吃的饭局，却让当时任职早班（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的小羽弄得乱糟糟。他是新来的男同事。喜欢在上班的时间内跑去别的部门玩。关于这个午餐的饭局，他不明白，可能也没注意到。顾客吃饱就还了现钱，他还在蒙查查。他以为顾客还的是上回8月份的。还私自在红单簿里写著：“10月18日还的是8月8日的单。所以8月份的一张红单是废纸！”

他这么一表明，可把我们给弄乱了。一直认为红单已还了。等我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已辞职到外地去了。这是后话。

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问餐厅的负责人。

“他们是吃两次的饭局。一次是8月8日吃晚餐。另外一次是在10月18日吃午餐。两次都是RM200的。10月18日吃的一张是当天就还现钱。当时我感到奇怪，所以就问对方为什么不先还8月份的一张。一个男子告诉我说他们部门的女书记刚刚换了新人。他还对我说8月份的那张会慢一些时候才能还给我们。”任职于餐厅阿生嫂说。

有对方的这一个说法，我这个帮公司收钱的人就等他们自动来还钱。等了长长的4个月，一点动静也没有！银行的来往帐目单里也没看到有这条的款项。

到了今年正月初，我开始有了行动。那不外是寄传真给有关公司的老板。我用英文写信。告诉对方他们还有一张红单未解决。

传真寄后10分钟左右，就接到一个华人来的一通电话。语气相当不客气：“我们已全部把钱都还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向我们要？我们这儿的小姐还存有底呢。银行方面的存款纸条还在文件夹里放著的。不相信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跟我们的小姐对质。我们的公司是在第二楼。”

被他这么一抢白，我也实实在在地吓了一大跳！

“真的还了吗？是何时的事？会不会在我去外地玩时还的？去年12月期间，曾经到沙巴及明



都鲁玩了10多天。回到家时也因病了而没出门半个月。难道是在那一段时间还的债？可是12月份的银行帐单里没见到RM200的啊！而且昨天阿生嫂才跟我提起说他们还没还钱的。”我心里有很多的疑问。

翻开所有有关的记载，都没有写明有还钱的痕迹。刚好看到小羽写的一份。就以为是我们弄错了。随著，就立刻写一份道歉信传真给对方。

隔天早上，跟餐馆负责人商量结果，才明白一切乃是小羽的一句话惹的祸！该张8月份的单还未还！

为了补缺一切，我又写了一封信。此次，我用电脑书写。信中我写道：“查后结果，你们在本餐馆吃了两次的饭局。在不同是日子内。两次都是吃了一桌RM200的。那即是说一张是8月8日吃的，另一张是10月18日的。后者已在当天还了现钱。而8月8日吃的一张还未还。麻烦你们在适当的时间内把红单解决一下。谢谢。”

传真寄后的那天下午。我听到柜台的同事很委屈地说：“那个部门的华人打电话来。他大骂我们呢。叫我们以后不要再天天打电话给他们。他说他们明明已把钱还给我们了。为什么我们还一直向他们讨钱。”

听了后我很难过。

难过的不是对方的责骂言语，那是他人的事。实实在在不过意的是柜台同事代我受罪了！让她有种代罪羔羊的感觉。对方骂错对像了。我心疼她，我年轻的女同事。

过了几天，又从餐馆的负责人口中得知：“该部门的那个头手要见你！他说他已经还钱了。他要你亲口跟他解释。”

到了此地步，我倒是心安理得。

拿著红单，我上门找有关部门的那个华人。

在电话里讲事情是有理说不清的。所以我要当面向他们要证据。

整个办公室里只有半个人在做工。只有一个男马来同胞在收拾文件。道明来意后，他摇摇头说其他人出去吃点心。他叫我下次再来。

老实说，在华人新年之前，我到过该部门很多次。不少过五次。有关负责人不是请假就是不在办公室。最后一回是华人新年前的最后2天时。他们回答说：“那个华人请假回去过年了。要到年过后才能见到他！”

都等了5个月了，我不差再等10几天。

其实，我是很不甘心他们如此说话，好像一切都是我错怪他们似的。

我有红单在手就可以证明一切！因为我知道也明白，他们这个部门若已还钱，我手上的一张

红单肯定是不会在我们公司的。

华人新年过后我又给他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别人都在初五上班了，而我是很自由的。我让自己又多了三天的年假。

在一个星期一早上，我的心情如天空的蓝云一样美好。。我若无事萧潇洒洒地走上该建筑物的第二楼。当天我去得特别的早。我不要像上几回那样在他们吃点心时候去。那肯定是见不着人的！我在8点10分就到达目的地。一打开办公室大门，见到所有的工作人员，男男女女的。

“今天，我非要叫他们还我一个清白！”我想。

在一个写着“我能够帮你们的忙吗”的柜台处，告诉他们我是来自「我来也的餐厅」。

许是因为有寄过几张传真吧！他们一目了然的哦了一声。

随著就听到一个瘦小的男马来同胞指著门口的一张长沙发椅说：“你在那边坐一下。我们的负责人在跟头手讲话。”

只一会儿功夫，见到刚刚进门来的一个年轻女子也坐下来。她坐在我的对面椅上。我们大眼对小眼地互相张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了。听到点钟滴滴答答的声音。不过，很多时候，会听到上班一族的说话声。都是嘻嘻哈哈的话题，不关工作上的。

为了要打发时间，我移著身子，走到对面的椅子坐下。用轻小语气和那陌生的年轻女子就一句又一句地谈起话来。

原来对方来的目的是要为她公司申请外劳礼申。她的老板请了很多的印尼工人。是一年一次的更新法。

她问我怎样申请。

“我不太清楚这些事。原来请劳工的事也是要这个部门帮忙的吗？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部门。”我说。

我没跟她讲我其实已来了很多次，就因为每次落空，没办到事情，所以会一次又一次地上门来报道。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这里的人为什么不通知里面的人一声呢？说我们两个人要见他的事。我们不知要等到几时呢？对不对？”她说。

我点头表示同意她的意见。

但这种事又不可以当面提醒他们这些做工的人。

我们只好继续等。

看到前方的墙壁上有一个小黑板，写著几个工作人员的名字。一共有6个或7个，没什么记住。全部人都在办公室，唯有一个叫作西娣的人出外。而格外鲜明的另外一点是整个公司只有一



个华人。而他的名字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

好不容易地看到有人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

看到我和年轻女子时，他就走向我们。

我让陌生女子先跟他说话行事。一个私人公司的职员，出来一个钟头多还没回公司，到底是不大好的现像。不知情的老板还会责怪她呐。这种事情我遇到很多，在我未婚前。

我谅解眼前的女子。果然不出我所料！该女子刚从学院毕业学成回来。要在目前的公司实习。我听到她问很多问题要那华人给她答案。什么工作人的退休年龄啦、他们的福利基金如何计算等的。

问得那华人笑哈哈的说：“我看这样吧。等你遇到更多不明白问题时，你再约见我。我现在很忙，还有很多文件还未解决。实在不能给你太多时间发问。你说好不好？”

那有不好之理？看到那女子一边向门口退，一边则回答说好好好。

终于轮到我了。我吁了一口气。

“你是做什么来的？”华人很不客气地问我。

我拿出我带来的红单给他看。

看了之后，他说：“我已经还了啊！为什么你又来？”

说完，他就叫了一个男同事帮他找出相关的文件来。

他的同事一边喃喃自语，另一边则去拿红单：“是啊！已经还了么！我明明见到这张单的。是前几天的事。不相信吧？好！我这就去找给你看！”他大大声地说话，好像要讲给全部人知道我在耍太极。

说完，他就走向后方。应该是他们公司放文件的角落。很快地，他手里拿著一份文件夹走回柜台处翻阅。

华人也走前来。他还是那一句话。认为他们已经还了钱的。

我静静不出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很有把握地站在他们的目前不说话。

心里则想：“你们将会遇到很难堪的事！”

“你一定要找给她看！我出去做事情一下，这里就交给你了。”华人很大声地对他的马来同事说。

说完之后他就走出大门。

他前脚一出，公司里的人个个都紧张似的，全部人都放下工作，找起文件来了。间中还看到

他们打两次电话给那个叫作西梯的女子。

有好几次我差点要跟他们讲我来他们公司的目的。

也就是说红单还在我的手中，走不掉真理的。

一向以来他们要红单做账的。

可是看到他们在找的劲儿，我就打消了念头。

他们的一言既出，就得给我一个清白之说！

我冷眼相看他们的一举一动，感到极度的有趣好笑！

待华人回来时，他也感到很意外我怎么还在老地方坐著！

他转头问他的同事。

全办公室的人都在唧唧呱呱讲著这一回事。

什么“看不到任何有关的文件啦”，“应该是还没还钱的啦”、或是“新的书记不知把它放去那里啦”的种种答案。

说得我在笑话他们的办事能力。

又过了半个钟头，才听到华人对我说：“对不起！改天我再找找看。没有的话，我会用我的私人钱还给你们。”

他讲的「对不起」，不知是因为他的几个不客气电话而向我道歉，还是因为找不到证据而不好意思。

我以一个「好女不跟男斗」的作风回应了他！

“不要紧，你慢慢找。我们要的只是证据而已。对不起，花了你们和我的很多时间！”最后一句我没讲出口。

见到他们全部人被华人骂的表情，我于心不忍。

打开大门，我轻轻松松地拿著红单回公司。

经过楼梯处的栏杆时，我停下脚步。我望向前方的湖滨公园（乐龄人士的会所），那儿的树木花草依然，我惊觉很久没去踏青了。

等那一天没有下雨时，我一定要来此公园散散心。

两天后，被公司柜台的女同事通知说：“RM200 已收到现钱了！”

嘿嘿！果然错不在于我！



恩人之死

长竹

在六月中一个星期六早上，外子跟著表嫂及表侄子去诗巫的政府医院。他们要去看一个老朋友叫作阿拿的。其实阿拿是家公生前的一个朋友。因为两家人时常有来往，所以，外子和他也成了—对好友。

家公这个伊班朋友帮过家公很多的忙。至少他让家公买地时，应用他的名字。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听到婆家的长辈们告诉我很多类似的故事。

家公的伊班朋友之中，有几个是很讲信用的。就如前年有一个在电力局做工的伊班同胞来讲吧。在对方的父亲去世后不多久，作儿子的他就立刻把地契交还给外子。还亲自送到我们家里来。虽然只那么区区几千令吉的地，可是他们就会把它交还给地主。就足可见一般。

当然，其中也有几个不交出地契的。老一辈的人去世后，会把地契转让给他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人和地主的家人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地么，就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下一代的人了。

家公有好多地成为他人的地。

外子此番去看阿拿的病，沌沌是为了友情和恩情。

“他是我的恩人呢！”外子披露说。

嫁作婆家已20多年了，只听说他曾在他的可可园里跌了一交。对于家公朋友救了他一回的事，我没听说过。

很惊讶听到他的这一句话。

追问他前因后果。

原来在30多年前，当外子还是个单身汉的时候。因为家族的「龙争虎斗」为财产。他一气之下就远离了市区的家，到山芭无人烟的地方去。从砍树到烧芭，都是他独自一个人去做。在那儿，他找到了他的生活目标！他种植了几依甲的可可。

而他种可可的地，就是家公用阿拿名字买的。

到了可可要收成的时候，我跟外子早出晚归地在可可园里干活。我们请了附近一些伊班同胞们来帮忙采果及扒可可。有时，工作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请几个华人来帮忙。

在这种情形之下，阿拿出现了。他跟外子各建了一间小木屋在园里。以便作避雨用的。偶而也当它是个休息所。阿拿不常在那里住。他有他的长屋，在一个叫作「巴洋」的村落里。我不曾去过他的长屋。不过，外子时常载阿拿回家，在傍晚时分。

阿拿在地的另一头种了多种的菜蔬水果等。有收成时，他会和他的小儿子在小屋里住宿几天。有时我也会见到阿拿的太太来。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瘦巴巴。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片肥肉。一眼看过去，都是很会干活的务农人家。

话说在可可园的山坡下，外子开了一个鱼池。要从小木屋到坡下鱼池的中间，有两条红材木做了个简单的桥。

有一个清晨时分，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外子要下坡去看他的鱼只。到桥上时，不知是不是雨后木材滑还是什么的，他整个人就往旁边滑。他的胸部跌在红材上，整个身子夹在两条红材间。他爬不起来。幸好阿拿听到他的呼叫声，而拉了他一把地把他扶起来。

“他用他的土制油帮我搽胸部和腿部。让我少了许多痛楚。”外子重述此事时，说了几次阿拿的好心。

由此可知，外子是很感激阿拿的。

后来因为可可的落价，我们一家大小才又搬回市区的老家居住。

我对阿拿的认识，并不是很多。只听到婆家的人常常提到他。说他很喜欢杯中物。有时他也抽烟。他的门牙是黑黑黄黄的，好像有几年没洗一样。

偶尔有出来街上时，阿拿就喜欢找外子或外子的表哥喝酒去。有时，他也会带著他的一班酒肉朋友来到旅馆找外子。他满身的酒气，说起话来醉茫茫的。我倒有点怕他会起乱地躲著他。不敢跟他太亲近。

其实说起来，阿拿是外子姑丈的一个远亲。所以表哥表嫂和他很熟。表哥还让出他在市区店屋的客厅，给阿拿及他的至亲们作过夜的场所。当年的路不是很方便很好走的。每一回上街办货或卖他们的出产品时，他们就会留在表哥家休息。阿拿的几个儿女为了方便上中学，也在表哥家住过好一段时期。他们之间有一种浓浓的感情。

说起来，他们还有一件事相依不离。家公和他的姐夫都用阿拿的名字买地皮。姑丈去世后，地就理所当然地留给了表哥这个独生子。表哥的地比外子的多几依甲。

话说那个星期六的傍晚，外子从诗巫探病回来。

他脸带忧伤的表情对我们说：“医生说他的肾已全部坏掉。在等著日子呢。真是可惜，上个星期我如果有请到他和他的3个儿子去餐厅吃饭的话，那就好了。如今再想请他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他都已趟在床上的了。唉！人生就是这么不如意的啊。”



听了后很难过。

意想不到的，隔天早上9点多，阿拿就离开了人间。很祥和地。

外子跟著他的表侄子又去诗巫。还送阿拿下来泗里街。

傍晚5点多，我和外子到阿拿的长屋去凭吊。

这是我的第一次到达他的家。想不到却也是最后的一次！

到达时已是晚上7点正。

“以前是石头路，好的车子都不敢驾进来。”外子说。

可以想像他们以前的日子是多么的难过！上一次街上要经过上下不平的石头路。

阿拿住的长屋不长，应该只有20多家的家庭。屋旁停了几部各种各样的车。这表明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已大大地改善。木板制的长屋已不见。换来的是石灰屋。自来水和电流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他们的子女都在各政府部门做事。他们很重视教育。阿拿的六个儿女之中，有大学生、老师和公务员，就足可见证一切。

到阿拿的屋里时，客厅里的地板上放著一个木棺材。它的盖子是放在另外一边近厨房的大门口处。棺材的四周围坐著男男女女的老少们。他们脸带著忧愁地坐在地板上。没有任何的哭声。阿拿的太太就坐在棺木旁，对著她老公的头张望。不时地，她也看一眼她的四周围的亲戚朋友们。她没有任何的表情。想是伤心过头吧！已经哭到没有泪水的样子。夫妻作了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今番是永远的分离时刻了。是悲是苦，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我跟著外子在阿拿的棺木后鞠躬了几次，表示哀悼。见到阿拿穿著黑色的西装。他的脸一点痛苦样也没有。看上去的确是很安详的样子。

之后，我们和阿拿的大儿子坐到墙壁一边的地板草席上。

断断续续地，从外面涌进来三三两两的客人。有男有女的及老老少少们。近的远的亲戚朋友们都来了。看到这里，让我想到伊班同胞们的热情和团结法。他们不管身在那里，都会赶回来为亲友们奔丧。

坐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光景后，就听到了一个妇女在哭著。她用一条蓝色毛巾遮著脸。一边哭一边说话。很伤心的样子。

一直以为她是阿拿的大女儿。

大凡来讲，很多老人家去世后，多数是作女儿的会很悲伤地痛哭。作儿子的就没那种伤心表情。说男人是不轻易流眼泪的人，也许是对的說法。

记得我的父亲去世时，嫁作他人妇的大姐哭得很利害。她哭时是一句又一句的悲哀句子。说的是父亲生前的为人方针及如何疼我们的生平事项。哭得我们也跟著她嚎哭。是那种每听一句她

哭的，我们也会越哭越大声的凄凉法。

不过，我有点不解的是，此妇女在嚎哭时，在她四周围坐的亲戚朋友们没什么表情。他们没有哭泣，也没有掉眼泪的样子。

在想著的时候，听到该嚎哭的妇女也来个一句又一句的悲哀句子。我听到她说起阿拿的一些生平事。

原来阿此回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的家人就把他送去诗巫的政府医院。他们认为那儿的设备会比泗里街的齐全。还认定地认为那儿的药丸也比较好。因为有信心，所以就让他儿子载他上诗巫。没想到的是，他活生生地去，竟然活不回来！就是如此地病逝在外地。那是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啊。

她以一个亲人身份，哭出了悲伤的心事。

我在旁听了也伤心的落下泪水来。想到他的生平事情，及在可可园里如何逗著我的幼小儿女们的种种。心头是一阵阵的难过心情。

过了好一会儿后，她突然间停了哭。停得很奇怪。没有任何的意像。以一个平常人来讲，应该还有那种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才对啊。

可是，她什么也没有！

我感到很好奇她的这种哭法。有点假假哭的样子。因为她的哭声一停，她就把蓝色的毛巾从脸上拿下来。擦一擦她的脸后，她就跟著旁人谈笑风生。跟先前的那种凄苦表情，是回然不同的。

后来，阿拿的儿子跟我们聊起了此事。

原来那个嚎哭者是阿拿的一个远方亲戚。他们请她来哭灵。说要把死者的灵哭回家。

我心里想，若真的把灵哭叫回来，不吓到家人那才怪呢！

想不到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和我们华人有类似的地方。这可是我们中华5千年的文化的啊！这种流传下来的风俗，是一代传一代的啊。那么，他们也深信有灵魂回家的传说了。

当问及何时上山时，阿拿的儿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到星期四早上才上山。今天早上才去世是不算的。到了明天早上才是一天。我们在星期四的早上6点前就出门的。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我们会慢一点才上山。”

等到我和外子要辞别回家时，阿拿的儿子邀请我们留下来守灵。

我们摇头，说家里还有孩子们在等著我们回去作理由。

“他们整晚没睡觉的。就这样在棺木旁坐到天亮。说是守著灵。我们华人也是这样的。相当年我父亲去世时，我们作儿子的也是整晚没睡觉的。这是我们华人从古代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他们也有这种的习惯。我感到很惊讶哩。”



“我们的棺木好像只放到隔天就埋了。他们怎么能够放到那么久呢？”我不明白。

“他们明天早上会把盖子盖上的。钉得紧紧的，应该不会有任何异味吧！”

想到要放4天在客厅里，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

这是他们伊班人的风俗，我们要尊重。

外子的恩人之死，给我留下一些的知识。让我更加明白他们的风俗习惯。



长竹

王秀屏，笔名长竹。1956年生于泗里奎。家庭主妇。诗巫中华文艺社社员。文章散见本地各报章。

让我继续未如期完成的消失，好吗？

林颀铄

有一天，我们不再往来，两个人
为何你告别的是友情
而我告别的却不是？
我终于看不清自己了
这就是所谓的远吗？
为何我再也回不到曾经有过的喧哗？
不是有人相伴吗，却依然
如此静默。

伤心如果可以改变事情的本质
我要多久的时日来习惯
这高格调的冷清呢？
难道不能用极短的时日
来将这一切遗忘吗？
统一我们的悲伤，哭得整整齐齐
就能确保告别真有其事
抑或这种流泪方式
真能告别许多事物？

或许我出现在这里的纯粹性太浓稠
了。稀释，淡化，直到线条简约
不必太过于折射许多光线不是很好吗？



我想会有这么一天，我以告别的方式
回来了，我在这里
我却已经不在很久了
你别伤心，因为想起这一切
比遗忘更难，
让我继续未如期完成的消失，好吗？



林颢辄

林颢辄，原名林协力。1982年生，主要创作为诗，其它文类次之。作品散见马来西亚一些报章文艺版及文学刊物。

曾经在马来西亚《少年月刊》、《南洋商报》、《东方日报》、《国际时报》及《向日葵双月刊》撰写专栏。曾合著《有本诗集》。

守约

寻寻

雨，在个寂静的晨，滴答答的下著。

风，晨风在吹，徐徐地吹，吹向了秀发，长长的秀发。

她，畏缩在这冷清的公园八角亭里，紧拉著外套，口中呼出气，还隐约可见团团白气。

啊，这晨，真难熬啊！只不过坐了十五分钟，离约定的时间还早的很呢！她却显得有些儿坐立不安了。

她左顾右望，像在寻找些什么。

探望些什么呢？像这样一个寂沉沉的早晨，这公园里除了她，还会有谁？

她想起来走走，可是望一望表，又顾虑的坐了下。离约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若他早来了，可不是要他找不著人了吗？

于是她就拉开了外套口袋拉链，取出了一张已皱得有点不成纸形的纸条，细细地重读著。

我爱的小凡。

原谅我在认识了她后才认识你。我无意伤害你，但有些事情总不能随心的放下。

凡，相信我！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待！

2000年正月一日，晨，七时三十分。老地方，等著你！

爱你的：浪

六月一日

啊！半年了。是的，整整半年了，离开了这深爱的地方半年了。

她再次的低头望向他指定的日期，正月一日，是的，不会错了。这一张纸条，她已看了千百次了，纸上用钢笔提的黑墨字，像是被雨滴湿了好几处，若不是仔细观阅，有些字体可真的辨认不出是写些什么了。

她细细的收好纸条，轻声的叹了一口气。恍恍惚惚、迷迷糊糊中也过了半年了。她的视线向四周扫射，啊！这地方可没多大改变啊。花依旧红，叶依旧绿，树上的鸟儿依旧歌唱，亭边那个小池塘，紫色的花依旧盛开著娇艳的花瓣呢！

啊，紫色，他喜欢的紫色。今晨的他，会否穿著那件他最喜欢的紫色上衣呢？他会不会带著



相机来，拍下这满地睡莲呢？

她晃一晃头，轻笑了起来，像是有点儿责备自己的多虑。想什么呢？他来了后不就知道了吗？

钟楼那陈旧楼钟就在此时‘当’的一声，她吓了一跳，又抬望四处张望起来。嗯，是睡过钟了吗？他那只爱睡猪，每每到不用上班的日子，总是贪睡得不肯起来。每次约了九时正的电影，总是要延后到十二时才能入场。

说到他爱睡，也不是什么坏习惯吧？若不他爱睡，又怎会有机缘与他相识呢？

想到与他初相识的那天，她又不禁轻笑了起来。

那天，可是开学的前一天啊！她坐在由乡启程的长途巴士上，一路离别依依没注意到身边坐著一沉睡的他。

半途中巴士停车让搭客自便，坐在内座的她急得一早晨尿快爆塌了。可是他却如一堆烂泥一样，半躺在座位上，呼噜呼噜地，还响得蛮响亮的。

她唤了他好几声，总不见会将他的睡虫吵走，于是她只好赌气地用力把他推了一把，差点儿把他座上推下座位。

他霍然惊醒而站了起来，由于是突其而来又加上身高关系，在他那一声：到了吗？随后就一声：哎呀！他的头颅在那坚固的搭客存货柜里乒的一声，痛得他退出座位抱头狂摸。她不理睬车上还余下几个搭客反应，也不去望他一眼，趁机下了车。

当她重次爬上巴士，见他已不知去向，乐得在座位上松弛四肢。待他也爬上巴士。她却一味的望向窗外，当著没那一回事。

她见他递了一罐可乐到她面前，她有些内疚又不敢望他一眼摇了摇头。于是他又递了一包糖果在她眼前晃呀晃，晃到她出口为止。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就在那一句：‘不要！谢谢！’下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故事。

与他走过了多少欢愉的日子后，付出了真情的她才知道自己原只是他与‘她’之间的第三者。

呵，第三者。她的内心不禁绞痛了无数次，若不是‘她’上门掴她一把掌，她还在沉溺于她所编织的美梦中。

她即当他提出分手时，她见他哭肿了眼，那挺直的鼻子也胀红像小丑了，她才狠不下心肠。要他细细思量后才来找她。于是在次日，她就在那上了锁的信箱里拿到了他留下纸条。半年啊半年，不是很长，却也不算短的时间。为了专心应付高级文凭考试。她申请回到家乡继续学业。

为了他的一张纸条，为了能在他所约定的时赴约，她在昨晚乘搭了晚班的长途巴士，由家乡

来到了这个城，她离开半年的城。

巴士车在清晨六时就低达了，她孤单一人带著半年来清瘦了的身躯，留长了的秀发，套上了他送给她的紫色外套，步向他所约定之地——老地方。

钟楼敲过的第八次声已过了好久了。她有些呆滞的再次拉开拉链，握著那一张皱纸。2000年，正月一日，晨，七时三十分。老地方。

老地方呵，老地方，这可不是他们的老地方吗？‘这儿有花有树、有鸟儿，有你喜欢的亭子，也有我爱的紫睡莲啊！我们就叫这地方老地方吧！我们的老地方！’他那嘹亮雄壮的声音，清晰地在她耳边回荡。

她抖了抖身，发觉额头上已泻下了不少汗珠，衣服也像有点儿湿了。她抬头，啊，什么时候。绵绵细雨已经停息。太阳已将钟楼的影子拉得短短的了。

她拭去额上的汗珠，蓦然站了起来，走到咫尺的电话亭，有些疑虑却熟悉地沉按下了她许久未按的号码。耳边传来了‘嘟嘟’、‘嘟嘟’电话接通的响声，她喘著气儿，感觉有些儿快窒息了。

「哈罗？……」那惺忪感性的声音一点也没变。她呆立在那儿，汗珠渗了整个握筒的手掌，感觉电话筒像是滑落了……隐隐约约中，她听到耳边传来了另一个在她记忆中那么深刻的声音……握在手的那一团纸条，徐徐地，由另一只手中掉落……。

啊，承诺。承诺啊黑字的承诺！她挂上电话筒，蹲身将那一团纸团拾起，塞进了外套的口袋，脱下外套，将它揉成一团，抛进了电话亭边的一个垃圾桶中，大步关迈向前走去。



一把铜尺

寻寻

从来就不曾太在意这把尺的存在。心中总是这么想，反正它总会静静躺在笔盒中。

有天收拾笔盒时，忽惊觉铜尺不知所踪。

心，冷了一半。一把铜尺啊，只是一把铜尺，为何一时间会给我这情绪波动？

我一时又跌坐在地上，责备于自己往日为何这般的不在意它的存在性？为何过往这么不珍惜所拥有？……

往事悠悠，历历在目。而你的影子，又何曾在我的心底中淡忘？……

那年，你背著一个大大的背包回乡，告诉家人你已辞了工作，打算远涉印尼工作，家人为著你的抱负，没有极力反对，更何况你也踏入了社会这么多年，该是懂得照顾自己的。你说你只打算拼他几年后便回乡渡著平静的日子，家人虽是心存不舍，但生活原就是如此，离合是自古难全的事，每个人都抱著一颗守候你回来那颗欢愉的心。

而我，自较为懂事后，就已见惯了你离乡的场面，惯了没有你在身旁的日子；惯了等你回来为我带一些可以让我惊喜的小东西。而此次虽你离得远一点，但离总归是离，远与近，又怎能真正衡量出我们心中的距离呢？……

我记得那一夜，你在收拾你由旧公司带回陪你走多年的工具时，你那一脸无奈的表情，让坐在床旁一角落默默无言的我看入了眼里。我不知道为何你那么的无奈，那么不舍，却又为何还是要走呢？我没有开口问你，因为我知道，你始终会说：‘你还小，哪会懂这些！’是的，我不懂，我真的不懂得！到现在我还不不懂，这世间的掌权人是谁？生命的掌权人又是谁？

当你递给我那把铜尺时，我却只能以一脸的淆惑望著你，而你却那么的不还是将它塞入我的手中，然后告诉我，那是你出外工作以来，拥有的第一把尺。这么多年来，它都伴著你，伴随你跨过山林、伴著你渡过那漫漫长长的水路、伴著你去深山里头渡过孤孤寂寂寒寒冷冷的雨夜。你要我活著像这把铜尺一样，永远坚强，像它伴著你时一样，给你的那股信心，那股毅力，那股对活不低头坚强！我握著住那把铜尺，却总也不能理解，一把铜尺，却怎可以给带来那么多的生活启示？

你走了，留下一把铜尺给我，留下一个生活启示，给那时小小心灵的我。那把铜尺，一直一

直地躺在我的笔盒中，一直一直静静伴著我，伴著我看著你的回回去去；伴著我看著你去了，却不能带著欢愉回来……

泪，潺潺由眼角落，我不能原谅于自己的过失，悔恨于自己的不珍惜。

然，惋惜悔恨，又能挽回些什么？二哥，在泉下的你，是否依旧记得，那把传入我手中的铜尺？二哥！





路

寻寻

他驾著崭新的丰田，在那刚铺上沥青的柏油路上。一路平稳的驶著。

道路的两旁，一丛丛的乔木青葱，不停地在前头一溜烟地消失在他眼角。

天空是晴朗的，薄薄的白云正飘著，啊，蓝天白云啊，怎地他的心境，竟被由车内的寒意吹得有些儿冰凉呢？阵阵刺骨的凉意似已冻结了他眼角的泪水。

为什么？为什么呢？他不时用右手狠狠地打向驾驶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种事？为什么这条路，到现在才铺上沥青？

悠记得当听说这条路已铺上沥青时，他是何等的高兴呀？他就可以回乡了，就可以踏上他许久未踏上的路了。

就在上个星期，就只在上个星期，原本是已计划好回去的，结果就偏偏在那时刻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结果归乡的行程又取消了。

他又狠狠地一手打驾驶盘上，恼怒的一手托在后头，用单手紧紧握著驾驶盘。刚铺上沥青的路面平稳的像是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竟没有那种在赶路的感觉呀，这路！

等了多久了？这条路才铺上沥青。回想买刚离乡不久时，妈就一直嚷著要他回乡聚一聚。那时刻他才刚出外工作不久，那有闲钱搭船回乡，再说，那时这条路也只能让单车通行。于是他答应老妈，等她买了单车之后，一定常常回乡探望她老人家。

在大城市混了大半年，就凭他那股精灵的脑袋，他终于买了一辆那时下最流行的野马哈一百西西。记得那时候是离中秋节不久，家乡的老妈子听说他买了单车，特地要家乡的大哥坐船到市区找他，要他中秋节无论如何得回家一聚。

大哥原定依老妈子的计划，以为只需坐一趟船到市区后，就可与他坐单车回乡了。可怎知他却一味推说中秋节当天没假。再说那刚到手的单车也真是不适合在那刚铺上大石子的道路奔驰，来去一趟，损失不知何其重。大哥听了分析的大道理后，接过他塞过来的二十零吉，又自个儿坐船回乡。

他知道，在众多的儿女中，妈是最疼他的，这也难怪，谁叫他天生有著一个精灵头脑？从小学的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他都是全年级的第一名，虽然那时候是家乡的那间小学校，全校学生

可不及四十个，但他却是最受师长们宠爱的一个。

上了中学后，到家乡的一个小县去念中学，他可也是年年考第一呀。每次回乡，他总会听到邻居们以羡慕的口吻對著老妈子说些赞美的话，老妈子总会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以微笑回应著邻居们。他看著邻居们那种羡慕的眼光，心中可乐得像飞上了枝头的小鸟一样，真想高歌一曲呢！

怎会不叫邻居们羡慕呢？他可是这个村子里头，首个可以到那县上的中学去求学的孩子呀！那是老妈子答应他的，只要他在小学的检考中会拿个特优，老妈子说他再辛苦也会让他继续升学的。结果老妈子并没失信，真的让他升学。

踏入了社会，他不也是这村子里头，首个有能力买单车的人吗？老妈子听说他买了单车后不知有多高兴，原想他买了单车后，真可以个个周末回乡相聚一块了，可就是一等再等，始终就不见他回乡。

后来不到一年，又听说他买了汽车，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的，整村人都来祝贺老妈子，时不时就拿他当著是小孩们的模范生，为村争光的人啊，老妈子听了也只是一咪咪笑。

买了汽车后，更是不可能回乡。那一条路；修了不知多久了，还是到处是一个个的大洼，雨天到处积水，大热天被太阳爆晒的黄泥却化为粉，一辆单车驶过，尘灰已飞得满天。视线不到十公尺，若是一辆汽车驶过，那汽车的损失何止是单车的损失啊？就不那‘依依唧唧’的损失吧！就连洗车费都不知要花费多少呢！看看那道路的两旁吧！那被染白了一片的野草小树。至少也得让几场的大雨才能洗净呢！更何况是他那崭新的丰田！

就因为这条路，他自离乡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虽然母亲是三番四次的在庆祝佳节的时候要大哥去市区提醒他，可是没有一次，老妈子不是失望地凝望著遥挂在路口天空上的星星，沉默著一句话也不说。

现这条路终于铺上沥青了，可是他却拉拉扯扯的又拉了几个月，当上个星期老妈子听说他要回乡时，兴奋地就在他说将回乡的周末在园子里追捉著被逐四周的鸡只，想捉只童子鸡给他炖了进补，结果就在那追追赶赶中，不小心给了一跤，跌得满头星斗，小腿就不知被什么划了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直流。

大哥原是找来一个同村的青年，打算用小舢舨把老妈子载去那个小县治疗的，可是老妈子一直不肯就范，就是嚷著要等他回来。结果等到夜人静时，老妈子才在半昏迷的状态下昏睡了。次天一早，大哥才顺利把老妈子送到那个小县去，老妈子却因此而一病不起。只不过是短短的一个星期，老妈子就那样走了。他是昨夜接到大哥的电话，才知道这晴天霹雳的事。

他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汽车已转进了家的小路口。小路的两旁依旧是茂盛的可可树，这些



可可树，可有些也是他亲手栽种的啊！他将车驶直一棵大龙眼树下，人未下车，汽车的周围却已被闻声而至的一群小孩给包围住了。

他厌恶的向著那群在他车上东摸西指的小孩挥去，小孩虽有些怕陌生，但还是按耐不住好奇心地嘻嘻哈哈散开后又围了过来。

他匆匆地步上了那板桥，只见那高脚屋的底下，已挤满了人，声声的哭泣声传入耳中。他挤入人群中，双脚一曲地跪在那副棺木前，泪，已从他那戴著的那副黑眼镜下，滴滴在已硬化带绿的黄泥土上，流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倪家四姐妹热衷于写作，他们的作品在本地报章可见。

倪惠妃

笔名离穗、水孩儿。1957年出生于民丹莪。诗巫中华文艺社社员。诗华日报记者。



倪惠娟

笔名千日。1961年出生于民丹莪。诗巫中华文艺社社员。家庭主妇。



倪惠玲

笔名山倪。1962年出生于民丹莪。诗巫中华文艺社社员。家庭主妇。



倪惠群

笔名火孩儿、寻寻。1971年出生于斯里阿曼。某校执教。诗巫中华文艺社社员。曾获第8届花踪儿童文学奖佳作。

爸爸的话

郑小珍

(一)

夜幕又低垂了。

今年的夜晚似乎来的比往年早。

六点的班机由古晋抵达诗巫，天色有点暗了。当巴士开到我家门口，老远，在夜色朦胧中，我看见接受生活过多折磨，背已佝偻的妈妈，不会照顾自己的弟弟，没有独立性格的妹妹，他们前前后后，奔到我面前：

“娇妹……”

“娇姐……”

“我来给你拿皮箱，”弟弟、妹妹都说。

结果还是妈妈替我拿走笨重的皮箱。

她很有信心的自言自语：

“娇妹此后不要再拿这只皮箱了。”然后，她问我：

“教书职位被派到那里？”

我一下子体谅到妈妈那一种希望女儿留在她身边分一的热切期盼的心情，一时使我心酸，几乎流出了眼泪！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要如何回答？我像爸爸一样，有话不会直说的。我只是投给妈妈一个强笑：

“妈，我回来了。”

我只有希望这个字“回”会带给妈妈安慰，因为这个时候代表我“留”的意思。是的，教我如何向妈妈交代？

(二)

约两、三个月前，在学院礼堂中。



我举起我的手，几百只的眼睛望著我，那是当院长报告：

“谁志愿到第四省原住民学校执教”的时候。

记得，即时，坐在我背后的最好同学宝珠，她很用力的拉下我的手：

“傻瓜，你不行……不可以……”。

于是，课后，许多关心我的女同学，蜂涌地围在我的身旁，追问我为何志愿去许多人不喜欢去的地方执教。有的说：

“不一定，你有好运，可以申请到市区学校。”

我强笑答谢她们的好意，我只好心领她们的关心，热情。

我要怎样地向她们解释？何从说个明白？我执爱的爸爸的遗训：

“要自立，练习这个，最好就是离开你可以依靠的人……”。

时间与情景又回到

我爸爸生前

(三)

爸爸是一个不容易被人了解的人。他有一种使人难以与他相处的性格，但他绝对是一个好人。

他家庭观念很深；可惜，他从来不曾表露过。

有许多人认为他从来不会接受人家的好意。我正好有爸爸的这种倔强遗传，我尊敬他，就是这原因。

几年前，爸爸心疾，病情严重。他仍拒绝住院治疗，也坚拒朋友的资助。他深信，那是过劳，靠自己居家静养，服中药可获痊愈。他的这种种，使妈妈不满和生气，接而促使妈妈不愿意再服侍他，促使他自己也不愿接受人家的慰问或服侍，甚至也不要儿女捧汤待药，只是因为不要因他的病而影响家庭人日常正常的操作。

爸爸晚年时的变故，或说是折磨自己，不知使我多么的心痛！

我会了解爸爸，几年前，我不敢肯定自己；现在，我会。

记得，那一天，我们发觉爸爸实在不对劲时，不顾一切，请了一名专科医生。医生，妈妈和我，走到爸爸床前。他精神仍好，他还是不要医治他的病。

一阵怒吼、挣扎：

“为何要花费这笔血汗钱，生死有命……”

我把头埋在爸爸的胸前：

“爸爸，我知道你，你要由始至终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你错了……”

我不记得有没有告诉爸爸：

一个人有时候不能太固执，单靠自己……

我仅有一件可欣慰的是：

爸爸生前，或许他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切地了解他。可是，他临终时，他明白他有一个了解他的女儿。

我明白，爸爸所要人了解他的，所要他自己的儿女做到的，就是他的这种被旁人认为错，而的确是这太盲目的自信——“自立，靠己，勇往向前。”

每当我想起爸爸的遗训，在心里就有所感觉，他给予我启示。我时常著那句平凡的话——自立、靠己。那就仿佛是一股什么力量，会使我猛地清醒过来，我也会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不能等待，也不能够依赖著什么，我要自立、靠己。这是股无形的力量，帮助我克服困难，坚固我奋斗的精神，伴随著我这些年来与恶劣环境决斗。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使自己不能够忘记的一幕往事。

去年，刚进师训学院，对于自己拿起工具，制造一些乐器，实在困难。于是，妙法连篇。利用金钱请木匠帮忙，不能如愿以偿。只好转移目标，请男同学帮助。平心静气，乞求人家协助。

最后，我总算有了完美的乐器交卷。我也很骄傲地看到不是自己的作品，展览出来，供人欣赏。有好几个不知底细的女同学，她们摸摸我的手说：

“能干的手。”

我红起脸来，转过头，我看到一张使我猛醒过来的脸。

她嗤之以鼻说：

“是你自己做的吗？不是吧！？应该是我男朋友代劳……”

想起爸爸的话，我不能够接受这种荣誉，也不能忍受污辱。

我冲上前去，拿起我的“作业”，扔进垃圾桶里，头也不回的走进“本工间”，我拿起器具……留下许多个张起惊讶、莫名其妙的眼光看著我。

前些日子，还是学生的时候，若有一件请别人代劳的事情，记起爸爸的话，内心，中充满了歉疚，也隐隐地痛楚。

（四）

放假了，职位也公布了。我去第四省的Pa' Adang。我明白，最近，我接收到好几个的电邮简



讯，是一些关怀我的朋友。他们都说，如果是真的话，要我挺起身来，为神圣的教育而工作。每当重阅这些邮件，我的情感总是在激荡，忍不住掉下泪来。

无论如何，我得交代件事，这是事实，而且我愿意去服务。

前些天，有好几次机会，有人主动要给我偷偷地写介绍信，希望能借此关系，调整一下我的职位。也有一些男同学，愿意与我调换。他们都是同情我的，希望我能好好的照顾家庭。

这些邮件，我不愿意删除，这温情善意，深印在我心里，我并不是不懂人情，特别是在今天这社会上。我只不过想到爸爸的话——自立，靠己。我总是无愧而安心的。我知道，或许有人会误解我孤癖、没有人情！

（五）

昨天，妈妈又问起我职位事。

我坦白告诉他们，并且解释了我的选择，也愿意带他们同去。

最小的弟弟说：

我也要自立、靠己，我长大念书毕业后，也要响应政府呼吁，下乡服务。”

妹妹也坚决地说要跟我脚步。

当然，未经世故的，还不能够确信自己。其实，给年轻人的莫大启示最好也不过这句平凡话——自立，靠己，经济不景时，更应如此。

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项服务的责任。我聊以此语自己安慰。我坚决地要靠自己踏上新的，挑战的人生路，我把握著人生可贵的一面，我把握著未来，我也会永远记住爸爸的话。



郑碧珍

1947年出生于诗巫。笔名有紫丁丁、舒丁丁、黑丁丁、汀叮、小珍等。曾多次在本地报章元旦征文比赛小说组、散文组、论文组和新诗组夺奖。诗巫中华文艺社总务。从教育界退休后，仍然在教会中写福音剧本和小品文。

惜缘

启强

总眷恋晚来炊烟，
绿林小路鸟啁啾。
夕阳斜又见钟楼，
竹轩轻吟少时情。
重重雾朦胧月影，
还见翦燕檐飞去。

盼

重相逢只嫌太晚，
来时急去亦匆匆。
雨未霁人已遥远，
总不及多点私语。
盼来日花开时节，
重相牵作鸳鸯游。



雨季

启强

一场滂沱大雨
洗濯了小路 的泞泥
空中剪过的飞鸟
似是在投诉
这场过长的雨季
留下太多蜂窝般 的疮痍

一场淅沥大雨
洗刷尽了马路 的污泥
偶尔荡过的小舟
似是在述说
这场过长的雨季
留下太多发霉 的残余

一场哗啦大雨
洗涤尽了窗外 的斑驳
树林里持续的寒风
似是在怒吼
这场过长的雨季
留下太多恶心 的杰作

两岸

启强

在这独立的软泥上
也一样是有两岸 的暧昧
也一样是有两岸 的激情
虽遥隔著 湛蓝的大海
但手足亲情 还是有心连心的贴近
不曾因为大海汹涌 的波涛
不曾因为大海上翻滚 的风云
闹起孩儿似的别扭

在这独立的软泥上
也一样有两岸母与胎脐肚连系 的温馨
虽遥隔著 辽阔的汪洋
但伯仲之情 还是有紧密的牵挂
不曾因为汪洋 的浩瀚
不曾因为汪洋风暴 的蹂躏
催毁几十载建起 的互信

在这独立的软泥上
也一样有两岸 的秋波
也一样有两岸 的情愫
虽遥隔著 澎湃的怒海
但戏水鸳鸯 还是爱荷梗中听雨
不曾因为风吹起的时候
不曾因为雨来的时候
害怕被洪水冲散 的惊悸



王启强

王启强，1951年生于诗巫。笔名启强、小蓉、樵夫。退休前担任邮政局电脑软硬件技术支持主任。退休后担任中医师。已出版《风中洒落的红豆》。



癞皮狗

蔡忠良

癞皮狗
癞皮狗，路边眠，
遍体污泥染。
行人不睬同类欺，
饥寒有谁知？
脓血流，皮肉脏，
臭味随风起。
苍蝇虱子绕满身，
痒痛苦难熬。
想过去，多风光，
毛柔体魄壮。
为主效劳日夜忙，
鱼肉餐餐丰。
恨的是，
岁月不留痕，
老来病魔缠。
求生不得，
死期却未临。
惨的是，
主人把它逐，
不念旧时情。
只怨当年，
跟错负心人。
癞皮狗，路边亡。
走狗下场天下同！



鞭声泪痕

蔡忠良

我的小子今年五岁，刚进幼稚园读书，他本来是天真活泼惹人喜爱的，每晚临睡前都会缠著我讲故事，父子相处得很快乐。我对他寄以很大的希望，因为他很聪明。

奇怪得很，当他进了幼稚园后，我就发现他没有过去一样笑口常开，整天都是愁眉苦脸，我逗他玩，看他心不在焉一点都不开心。有一晚，他在我面前无缘无故放声大哭，哭得相当凄恻，我把他抱在怀里，轻抚他的头发，追问他为什么要哭？是否身体不舒服？在我再三责问下，他终于告诉我，在做功课时常常被母亲鞭打。我注意他的手掌有点红暈而屁股上则留有几处鞭痕，我顿时无名火起，把老婆责备了一番，并要求她以后不要再对孩子施用体罚来迫其读书，因为儿子还小，不要给他过大的精神压力，怕产生反效果误了他一生的幸福！

有句话：‘莫骂酉时妻，一夜受孤凄’。那晚我责骂了老婆，我以为她不睬我，然而她不但没有生我的气。反而比平时更和善，在言笑中，她称赞我对儿子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妻子的责怪也合情合理，但她要我日后不要干预她教导儿子的方法，她认为小孩子不用体罚是不听话的，我虽不大同意，为了避免争吵，只好要求在施鞭时力度放小一点。我提醒她，如果一边手教孩子写字而另一边手握著藤鞭，孩子的注意力不在书本是在藤鞭，因为他时刻怕被鞭打，那里还有心读书写字呢？在书房里打孩子也可能令他有一种恐惧感。他会把书房认作刑场，那不是很恐怖吗？每叫他进书房他就会迟疑不前了，就好像上警局一样，内心先有一种压力。要孩子向学，一定要心平气和地教导，使他有安全感，自然就会专心功课。我滔滔地大发伟论，最后才惊觉老早已睡著了，苦口婆心竟毫无作用，真使我失望！

每逢周末我都会带孩子去逛夜市。这晚妻子却要儿子做功课，她说因为近来发现他的学业每况愈下，必须要加倍勤读，我则怨她教子无方，我看她的表情不大对劲，便只好顺从她，不逛夜市，我也乐得在家里看电视。

儿子书房做功课，老婆在旁指点，我听到妻子唠唠叨叨在骂儿子笨蛋，人头猪脑，一个字教了十多遍还写不来，她声浪很高，有点像泼妇骂街，根本不像教人读书，我心中虽然不乐但限于有约在先也不便去干预，怕孩子心生错觉，以为受母亲责罚时父亲会护著，他把父亲当靠山，以后就更难教诲了！



从书房传来的骂声越来越大，随著一阵鞭声夹著儿子的惨叫，我再也忍不住气了，便从客厅冲进书房，我看到那老虎婆满面怒容，还在鞭打儿子，连我看了都心惊胆战，真可恶！我怕儿子被吓坏，便一个箭步向前，把跪在地上的儿子抱起来，他频呼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他颤抖著身体紧紧抱住我，泪水汪汪流，满面泪痕不停地抽泣，我看地板上还洒了一滩尿，此时此情怎么不使人痛心呢？我真想一拳打过去教训她一番，以泄心头的怒气。

我急急把儿子抱入睡房，正想替他换裤，没料到老婆也追了进来，她怒气冲冲好像鞭兴正浓，我意识到她还要鞭打孩子，便用身体护著他，同时请她停手，谁知她一言不发，手起鞭落，我挡也挡不住，儿子被打我也被打，我吃了几鞭后，心有不甘，便奋力将她的藤鞭抢过来，随著卜、卜数声，她应声倒地嚎啕痛，哭一边流泪一边在道叹生了一个傻儿子不会读书，使她痛苦失望，又怪我不会管教儿子，她骂我不是人，想用暴力对付老婆是个懦弱的人，她永远不会谅我，让她在儿子面前丢脸。

老婆坐在地板上背靠床沿，儿子则蜷缩一团躲在墙角二人都在抽泣两颊斑斑泪痕，我呆立在房门口，心中闷著气但发不出来，这时我心乱如麻，百感交集，想起过去我俩多么恩爱，卿卿我我，从来就不曾吵过架，孩子出世后，看著他一天天长，夫妻逗著孩子玩，整日沉浸在欢笑中，享尽天伦之乐，怎么今天会弄到这样尴尬的场面呢？虽然我的藤鞭只是打枕头上，但鞭声却足吓到她脸青唇白惊破了胆，甚至放声大哭，我看著她的可怜相，心中有点内疚，也在暗地伤心，眼眶也湿了！

本来老婆是很慈祥的，因教导儿子而性情大变有如泼妇，我为了护著儿子怕他被伤害而和老婆起冲突，差点成为打老婆的（英雄）那究竟是谁的错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我相信很多为人父母都可能有过这种经历，只是不比我的遭遇糟糕吧！

且说老婆给我吓了一跳，她当然心中不服气，她惊魂甫定就骂我枉读诗书，一个大男人竟想动手打老婆。我余怒未消反驳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古有明训，这叫以暴制暴，我怎么会枉读诗书？她为之语塞。

那次风波过后，老婆似乎醒悟了（可能怕我真的会打她），每当教学子读书时都低声细气，手上也没拿藤鞭。

儿子恢复以往的活泼，家中再也听不到泼妇般的叫骂和孩子的惨叫，听不到鞭声也见不到泪痕，我们重享昔日天伦之乐趣，但愿天下的父母要以爱心去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有个快乐的童年，谢天谢天地！

老爷车

蔡忠良

我买了一辆老爷车，心中很高兴，从此再也不必挤巴士！这是我辛辛苦勤工作，多年省俭的成果，虽然老爷车的外表不美观，但在路上行驶很好，不是很实用吗？外表难看一点又何妨害！

隔邻的杨太太，她早就拥有一部又大又美的大房车，而且雇有司机，那位司很勤劳，天天都把那车抹得清洁。太太又很注重美容，每天出门都浓妆艳抹，打扮得很漂亮，她在大房车里面，更是相得益彰，香车美人，不知羡煞多少人？我住在她隔邻连脚踏车都没有，相较之下，真是相形见绌，很是惭愧！怪不得我老婆时常提醒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拥有一部汽车。现在我们有一部老爷车，总算实现了我们多年愿望。

有一天晚上，老婆忽然埋怨我，问我为何不要多存一点才买车？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嫌我买的老爷车太难看，如果存多一点钱，不是可以买部新车吗？她告诉我，杨太太的司机笑我们的车太陈旧，可以丢到废铁堆去了，妇人家被人一笑便忍受不了，所以就怨起我来了。

我何尝不想买新车？只是荷包不允许，不敢胡来！本来我是想以分期付款来买部新车，只是考虑到我的收入有限，怕付不起期款时车子被人拉回去，钱完了，车也丢了，还在人前出丑，不是很丢脸吗？

借钱买车，到底不合算，借钱买米还情有可，原为了要摆场面而借钱新车，虽然车的外表很好看，在路上走起来也很威风，坐在车内却不一定舒服，因为钱未付清，精神上未免会有一种负担，何苦呢？我虽然坐老爷车，但没有欠人分钱，坐在车上心情愉快，无忧无虑快乐过神仙。在衡量利弊得失之后，我甘愿买老爷车，被人讥笑，无痒无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一点都不感到羞愧，反而觉得光荣！

我驾驶老爷车，起初有点担心，深恐其机件失灵半路死火。每次出门，总是战战兢兢地驾慢车，经过一个月后，没有出事，便越驾越快，机件仍然没有坏过，这就证明我的老爷车仍相当好，我的担忧也就随著冰释了。

我曾尝过搭巴士的苦，有时在炎阳下晒得满头大汗，有时撑著伞在雨中苦等，巴士车却迟迟不来，真使人心烦！尤其是在雨季，路上都是积水，一辆一辆的汽车风驰电掣而过，他们连一眼都没瞟我们一下，有的还会故意把地上的积水溅到我们身上，衣裤都被弄湿了，真是有苦说不出



无可奈何，只好自怨倒霉！

我有了汽车，出门当然方便了，但是，我每次经过候车亭时，就会留意有没有熟人在等巴士，只要我认得的人，更会把车子停下来招呼他们搭我的顺风车，当送他们到了目的地下车时，都会对我说声谢谢！虽然有人提醒过我，在候车亭载人会被警察误会非法载客，可能被传控上法庭。咳！这个世界实在是好人难做，怪不得很多人会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死活！

几个月后，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老爷车在繁忙的交通圈抛锚了！停在路中央，只好下车来，想把车子推到路旁，我自己很吃力地慢慢推著，后面的车子却汽笛齐鸣，其间还有人在怒骂，我觉得又羞又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沉著气把车子推到了路旁，当然我的老爷车是进了修理厂，破财了。

第二天早上，我搭巴士上班，刚好杨太太也出门，她看了我一眼，对我发出神秘的一笑，我站在候车亭，看著她的大房车一溜烟地过去，心想，有钱真的威风呀！

下午，我到修车厂去驾回老爷车，一出车厂，天便下雨，我驾著车子慢慢走，雨也越下越大，在半路上，我的车子被杨太太的车子割过，一下子便把我抛得很远。不知怎的，一声巨响，她车子竟撞向电线柱去，我随后赶到冒著雨下车一看，杨太太和司机都受了伤，面额流血在痛苦呻吟，我把他们扶上老爷车，就送他们到医院敷伤。

翌晨，杨太太和司机上门向我道谢，说来好笑，我和她做邻居，这还是第一次踏进我家门，真使我受宠若惊，我这穷小子，也有被人看得起的一天，可能是我流年交旺，要行好运了！杨太太今天一改常态，和我谈笑风生，在闲聊中，才知道和我同宗，原来是亲人，住在隔邻这么久却不知道身份，真是岂有此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贫富悬殊造成的鸿沟，也可能是住在都市的人，只顾赚钱，不重人情。富人看不起穷人，穷人又不敢高攀去和他们打交道，怕被人讥为捧大脚或拍马屁，这样，便在贫富之间成一道墙，互不相通，这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很难纠正。

杨太太的车撞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她叫人拖回来放在门口，要等保险公司的人查看。每当我出门时，看著那烂车，心中总觉得人与车同，本来是好好的车，一不小心就撞坏。人生于世，也得处处小心，在人生的旅途中，只要行差踏错一步，便会把前途毁了！

老爷车虽然走不快，但平稳又安全，人生处事，有时为了长远目标，慢慢要比急进好，请记住古训：“欲速则不达”也！

嫦娥奔月异闻

蔡忠良

嫦娥奔月的故事，流传久远，家喻户晓，看到月亮就会想到嫦娥，可能是这故事太动听了，使人向往吧！我却认为这故事乃家庭大悲剧，有什么地方值得人向往？

后羿是嫦娥的丈夫，据说他善射箭，当然是武艺很好的人，他的身体一定很魁伟，凡是武艺好的人，多是有勇无的粗人，我们客气一点称他为老实人，应该不会错吧！

听说嫦娥生得很娇艳，美丽的女人多数都有点小聪明，一个美人儿配上了粗人，心中难免会有点不满，况且自从被后羿所累，由天庭被贬到凡间来，她当然很不甘心，时时埋怨后羿，总是吵著要分手，后羿却很疼爱她，千方百计去讨好她，想尽办法要把她留住，其实夫妻之间，只要一方有所不满，便很容易反目，嫦娥与后羿的夫妇生活当然是不美满了，一有机会，嫦娥一定会离后羿而去，只因后羿太老实，完全信任老婆，根本就不会想到嫦娥会变心，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对她说，毫不隐瞒，大概他没听人说过：“女人心，海底针”这句话吧！难怪他要上当了。夫妇固然要互相信任，但是，如果老婆生得太美而且又对丈夫有了心病时，就必须提防一点，免得日后吃亏，羞辱家门，倒霉之极！

后羿向西王母求得长生不死药。预备和嫦娥分吃，使二人可在世上长相厮守，谁知嫦娥仍不忘天上福乐，不要做凡人。当她知悉长生不死药由一人全吃下去就可以成仙时，她便把心一横，不顾夫妻情义，乘后羿不察时把药吃完。她当即变成了仙女，马上翻脸无情，把老实忠厚丈夫当破鞋弃掉，连说声再见都没有，就飞到月宫去享福了，实在自私！

嫦娥到了月宫时，看见吴刚在砍桂树。他没穿衣，露出结实的肌肉，人又长得英俊，当吴刚对她笑时，她马上被吴刚的酒涡迷住了，使她神魂颠倒，身不由主地投向吴刚。吴刚真的行正桃花运，在月宫里砍桂树这么久，生活很枯燥，当然渴望有女人来作伴，没想到嫦娥自愿送上门来，他欢喜若狂，马上丢下了斧头，和她拥抱在一起，如鱼得水，大跳“狄士哥”和“黏身舞”端的消魂！

嫦娥在月宫里，天天和吴刚喝桂花酒，高歌狂欢，尽情享乐，那里还会想到后羿因为没有老婆的伤痛呢！她真的好狠心，为了自己快乐，便不管和她恩爱一场的丈夫死活，未免太无情了，如果她不是逃奔到月宫，一定会被人抓来浸猪笼！她和吴刚也不一定有好结果，因为她吃的只是



长生不死药，并不是不老药，在年老色衰时，一定会被吴刚抛弃，这叫做循环报应，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吴刚和嫦娥相处久了，渐渐发现她好逸畏劳，是位享乐主义者，心中就有点不满。有一天，玉兔提醒吴刚，千万别再迷恋嫦娥了，因为怕后羿生起气来，一箭就会把个月宫射下，那多可怕！况且吴刚先前曾犯过，在天庭有不良的案底，难道不怕玉帝再降罚他吗？因为玉兔是玉帝的小儿子弟兵（姓玉为证），所以吴刚也怕他三分，万一他把吴刚和嫦娥鬼混的丑事向天庭报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从此吴刚和嫦娥疏远，虽然她还是常常在吴刚面前献媚撒娇，可是这时的吴刚却对她冷若冰霜，毫不动情，堪当柳下惠之大师兄。

吴刚冷落了嫦娥，她当然很痛苦，失去了吴刚的爱，她天天用眼泪洗脸，她想起人间有句话：“只羡鸳鸯不羡仙”！她后悔，她想回到后羿身边又怕他不会原谅她，有苦无处诉，烦闷之极，她便悄悄地去偷喝吴刚的桂花酒。想借消愁，她一直喝到酩酊大醉。

当嫦娥醉醒时，糟了！她已变成一只丑怪的蟾蜍！因为吴刚早料到她贼性不改，一定会偷喝他的桂花酒，所以在酒中下了“降头”，谁喝了就会变成蟾蜍！嫦娥果然上当了。吴刚也因为学了邪术犯上天条罪不可赦，被玉帝降罚，他马上化成大石头了。这样说来，月宫里那有嫦娥和吴刚？莫明其妙的是每年中秋节，人们还会怀念嫦娥，对月跪拜祈祷，其实这种背叛丈夫、不守妇道、无情无义的女人，值得我们去崇拜吗？但是，假如后羿现在还活在世上的话，也许他会到美国去乘搭太空船到月球去接嫦娥回来，因为他老实忠厚又对嫦娥一往情深而且少读诗书，根本就不知道绿帽是什么东西，可能他还会认为绿帽是一种荣耀，和戴皇冠一样有威势受人尊敬！

无论如何后羿都会失望的！因为美国的太空船早已登陆月球，太空人在月球上都见不到嫦娥和吴刚，证明我的推断没有错，不然就是他俩拥有收音机或电视机，消息才这么灵通，恐怕后羿会乘太空船去追杀他们而逃遁无？。还好后羿没有去，不然扑了个空，一定很失望和气愤，还要花去一笔旅费，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尾声

这则“异闻”写到此为此，想必有人会批评我刻意去丑化嫦娥和后羿形象，其实“嫦娥奔月”的故事，蕴含著一些训诫，值得我们去探！嫦娥则代表自私自利，思想短浅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果，不过，我们应该原谅她，因为她是女人！

眼镜

蔡忠良

视觉有缺陷的人，都可配戴眼镜来矫正目光。眼镜的种类很多。有用凹镜做成的近视眼镜，用凸镜做的远视（老花）和用圆柱镜做的散光眼镜等，各有其功用。还有用平面透镜做成的平光眼镜和有颜色的遮阳眼镜，是用来保护眼睛不致被尘灰和强光所伤！

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是会损害眼睛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省电费而让小孩子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书，等到他们的眼睛出了毛病要去配眼镜时，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富家子弟或少年得志的人，都喜欢配副名贵的平光眼镜来戴（有的还会留胡须），既可炫耀财富又可假扮老成，但是，如果思想幼稚糊涂，外表的成熟又有什么用呢？

瞎子戴黑色的遮阳眼镜，当然不是嫌这个世界不够黑暗而是为了要修饰其双目的伤痕，虽然多此一举，总不致被人非议。天生眼睛大小的人也会戴上黑眼镜来掩饰，这都是出于无奈。可是有一种人，生来眉清目秀，也没有去接触强光，但却喜戴上黑眼镜，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记得有位长辈说过，如果没有眼疾也不需要烈日或强光下工作的人戴黑眼镜，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男的不是流氓或老千之辈，不然就是逃犯，因怕被人认出其“庐山真面”故也！至于女人则多是酒女、舞女或妓女之流，不然就是有钱人的黑市夫人，因为这些女人想用眼镜来“遮羞”。这话虽然我们不能认同，但也有其道理在！所以如果没有必要，黑眼睛还是少戴为妙！

从前的人为了要补救有关眼睛的缺陷才戴眼镜，不讲究其款式是否美观。现代的人戴眼镜除了要合用外，还重外观。走进眼镜行，什么款式的眼镜行，什么款式的眼镜都齐备，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好像摆卖装饰品一样，样任你选择，也难怪有人喜欢戴眼镜。可是，也有人认为戴眼镜有碍观瞻和累赘不便，眼睛有了缺陷还是不甘愿去配副眼镜来戴，怕会被眼镜遮盖了其美丽俊秀的面孔，为了迎合这些人的需求，隐形眼镜便应运而生，不过，听说戴隐形眼镜也很麻烦，因为要时常消毒，怕被细菌感染而患上其他的眼疾，那不是很倒霉吗？为了要假老成而戴眼镜和为了美而去配隐形眼镜，都不应受到鼓励的！

有人把戴眼镜比作配丈夫，老一辈的妇女比较守旧，自己不敢去选男人，婚姻都是由父母作主，做父母知道女儿应该匹配怎样的男人才合适，就验眼师替人配眼镜一样，怎样的眼睛就要配上怎样眼镜！除了一些财迷心窍的父母把女儿随便“卖”出去，大都会选个“门当户对”的佳婿。



古时的女性不必为自己的婚事操心，只是坐享其成而已。现代的女性选丈夫可就麻烦多多。追到了男人又要先来一阵拉拉手拍施，花前月下吱哩喳喳情话连篇，看看对方是与自己“情投意合”和“志趣相投”？也有女人不来这一套，只要有洋楼汽车的男人便合格了。这些众生相，岂不是和选眼镜一样吗？各人的眼光不同，所选的眼镜也就各异。所以“配丈夫如配眼镜”这句话，无论是古时今时，都是言之有理，一点不错！

有人为了要表示其独特的形象，故意配了奇形怪状的眼镜来戴，使人一看便知道是某某人，正所谓眼镜如见其人。比如瞎了一只眼的人只戴上一边黑色眼镜，使人一看便知道他是位“独眼龙”与众不同。

现在时代进步，什么事物都在增长，眼睛有缺陷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然眼镜的种类和款式也会跟著增加，只可惜到目前科技发达的年代，还没有人发明给狗戴的狗眼镜，不然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些“狗眼看人低”的人了，因为他们也可以去配副“狗眼镜”来矫正其与人不同的目光！哈！哈！哈！还好，需戴这种眼镜的人并不多，这是值得庆幸的话！



蔡忠良

蔡忠良，1937年生于古晋。曾任诗巫中华文艺主副主席，美里笔会理事。

给爸爸的信

王振平

给爸爸的信是一艘船
扁平的一艘船
信中载著我的关怀
感谢像伟大魔术师的爸爸
在外地变出一笔又一笔家用
不知工作压力在爸爸脸上
还压出多少条皱纹

给爸爸的信是一艘船
扁平的一艘船
信中载著我的生活点滴
没有爸爸在身边
妈妈还是管家婆
管我有没有做功课
管我有没有吃菜

给爸爸的信是一艘船
扁平的一艘船
信中载著我的思念
如果钻进爸爸的臂窝里
爸爸的故事是风火轮
连日带我
游览神奇世界



希望给爸爸的信
越过蓝蓝的大海
在远方登陆了
将我的关怀和思念
尽快在爸爸手中卸下

(第八届花踪儿童文学奖金奖)



还是黄乃裳

王振平

我望著城市扩展的版图
容许太阳留下长长光谱
一段尘封记忆，全在这里
并非自己的钥匙，或密码可开琐
我忍不住从祖母干瘪唇瓣探悉
她的话语牢牢钉住拉让盆地
太多太多垦荒事迹
排山倒海在我脑海起伏

是哒哒的引擎
催促船只放弃睡眠
黄乃裳，与垦荒客信任南来的风
和贪吝的浪涌上岸
祖母说，黄乃裳踏上新珠山河畔
穿著一件甩不掉乡愁的唐装
连珠炮响的她一合上眼
继续拖出搁浅的史实
是的，黑夜刚交班
垦荒客已直闯毒蛇猛兽腹地
挥斧动锄，观看一个荒莽地带如何承受
树干和树干倒下沉重的压力
解除蔽齿的魔咒

翻开史书，每个环节细细如沙



黄乃裳一生压缩成密密麻麻的词藻
发黄页数中，那张遗像最容易影印在双眼
从黄乃裳纪念公园，从黄乃裳中学
从黄乃裳路捡回风干的历史
发现垦荒客后裔如蚁，散布各地筑巢
说功绩，黄乃裳是最初播种人
我们是源源不断的收成

或许不用流连史书中
我们需要几场精湛的演出
在台上，我们再现一群垦荒客的举止
呼吸急促宛如澎湃的大海
狂涛在明，礁石在暗
笃信黄乃裳以理想为舵
迎风切浪，领航的
还是黄乃裳

(2007年黄乃裳中学创校40周年纪念新诗创作比赛第一名)

一条鱼游入梦里

王振平

一条鱼游入我梦里。

午睡惊醒，孩子问，那是什么样的鱼？睡意未消，晃晃头，是这样的，且让我从这个山林娓娓而谈，我的秘密。

那时，天空湛蓝。我站在浊黄荡漾的河岸，举目凝视几个赤条条伊班小孩正接二连三跃入水中。我喜欢听见他们一股按捺不住爆发的喜悦，水花溅起，无牵无挂地裂开笑嘴，在水中载浮载沉。炎阳当顶，热风扑面，也该是时候泡在河水中，如鱼，让流水瞬息从自己发丝间、肌肤，带走酷热的感觉。

我不知道河水什么时候开始浊黄。

整间长屋居民都知道河水因伐木变黄，大家似乎视其为时代变迁的过程。即使饮用成了一个问题，居民也习惯把水提到缸里，待黄泥花费大半时间沉淀后，隔天才习惯性拿来泡水煮饭。滚烫的水消失热度后，仍然呈现浅浅的黄色。基本上，居民引颈企盼政府应许多年的水电供应。当大家知道开路工程已如火如荼地进行，相信不久，穿过静穆的山林，将有一辆辆挡风镜映著树影，奔驰而过的汽车，出现在长屋前。

就如往常一样，干燥的六月，族人顶著烈日操起镰锯。一阵刺耳镰锯声骤然响起，利锯急速没入树干切口，不一会儿，大树开始倾斜，呀呀几声轰然倒下。头顶上没有绿荫设立的屏障，火焰太阳直接在地上施展残酷蒸烤的威力。待树木砍完，他们已汗雨长流。砍了数天，紧接的就是放火烧芭。四处横木枯枝配合奇热炙人的热气，劈劈啪啪地陷入一片火海。一股弥漫空气中浓浓烧焦味，在火焰熄灭后扑鼻而来。焦木停止冒烟，慢慢冷却后，几个围著沙笼的伊班妇女出现在烧过的芭种旱稻和玉米。他们相信未来几个月一片焦木四处，无草的斜坡，就爬满了绿油油的植物。

燥天。这秘密一公布，就如燥天燃火一样，烈火燎原。有时耐不住地想说出，语到喉头，像塞了团棉花，又制止。烧芭后，族人需要绞尽脑汁另找养活家人的生计。当一天天的时间如轻捷的步子，悄悄地溜走，天气进入了凉爽。他们在山林的一端忙著采蕨菜、狩猎和捕鱼，得到短暂温饱，片刻欢乐，以及对上苍的赞赏。



族人几时移居到这条河畔，我自小耳闻过。有时我在回忆中小声骂了几句，为了逃避英国殖民政府的管辖，干什么选择这荒山野林，连基本设施都没有，单单靠著一条蜿蜒的水路。族人由小镇穿越山林，当然也摆脱不了这条河流。父亲带我沿河而上，印象中，那个湾，那个险滩，那个急漩涡，都深刻脑海里。同一艘小舟，一桨一时左划，一时右划，一划一收，美妙节奏在前进的小舟呈现。中午阳光虽猛烈，但是因两岸伸展的枝叶，大半光晕已被遮掩。那条小河像弯曲的蛇，幽幽游入山林的密处。偶尔会有一两只野鸟因人声惊动，从树丛里突然扑扑展翅飞出，掠过水面，很快隐没另一个岸的树丛，在单调的绿色世界中增添一种生命动感。

在山水未变色前，我跟孩子说，河水清澈，水面如镜，天空的云絮与山林的绿倒影映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小河底下体积不同的鹅卵石，绿的水草随著水流飘拂，游鱼成串摆动它们身躯，在船底自由自在。

就是那条鱼！恩不佬鱼！（Empurau!）

就是那条鱼，一条目前价值一公斤一百六十令吉以上，越吃越贵的淡水鱼，让我高兴地尖叫，摇晃的身子让小舟摆动得更利害。稳站船头，父亲张网从上撒下。网一合，他拉网的手一点不放松，且缓缓拉上，似乎感觉恩不佬鱼在网里挣扎的重量。离水的鱼被拉上小舟一点儿没办法，横躺网里张嘴吐纳——救命——吐纳——，鱼尾还不时摆动，希望摆出网和小舟的障碍。父亲严肃的态度让我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觉得自己不应该破坏大自然的一切，尤其这些恩不佬鱼栖身地。于是，父亲决定把它放生，并要我保守恩不佬鱼存在的秘密。恩不佬鱼一碰到水，摆摆尾巴，鳞片沾著透水阳光，与鱼群畅游。

往后的日子，恩不佬鱼时不时游进我梦中。我一直怀著兴奋的心情，守著这样秘密，有时背著居民窃笑。闲聊中，一谈起恩不佬鱼，都差一点把秘密泄漏嘴边。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秘密像胶汁凝固后，再经过熏房被烟熏，牢牢结在一起。

随著年龄的增长，我们同样过著耕作捕猎生活。恩不佬鱼栖身地最终还是被族人发现，成了他们抢夺，发财的对像。之后，我们发现山林的野兽渐渐少了，鱼产也不多。许多族人倦传统的生活，做了一个决定，收拾了行李，到喧嚣的城市里谋生。我总会看到大大小小身躯坐在小舟，沾著晨曦，没入翠绿的山林。没有了他们，我仍然在灿烂的阳光撒下劳动的身影，族人丰收的微笑就在我脸上。

晚饭后，我和族人拉了草席，铺在长长的廊上闲聊。父亲眼睛半开半闭吐出浓浓的烟雾，双指夹著一根烟。从团团的烟透视，他下垂的眼藏在眼窝里，眼边的纹路好像皱纸一般。裸露上身的他，胸膛、胳膊、颈项纹上显眼的纹身，看似花，似龙，似蝎。这段时间，老人们相围在一盏土油灯，隐隐有如铁箍把他们紧紧锁住。他们各自从脑海挖掘陈年往事，心中溢满无比压抑的情

感，不管如何谁也不能阻止他们的舌簧在不停地跳动。一谈起林答不愿拉者布洛克统治，且在鲁巴河与拉者手下作战，让砂拉越拉者为了击退伊班人费尽多少精力，而滔滔不绝。因年纪老迈，耳朵有点聋，他们极力提高声量，惟恐对方听不清楚，使人觉得整个长廊都是他们的声音。

我坐在一角，如悬挂长廊上的头颅，静默。当他们闲聊，我竖起耳朵，耐心听。这些话题都一样地在每晚延续，重复著。老人们高谈阔论，时常把话题紧钉住远地工作儿媳，华校就读的孙儿，一波又一波涌来的赞美，逗得他们笑呵呵。父亲也跟著他们笑，一裂嘴，上腭牙齿已落光，只剩下腭明显泛黄的两颗牙齿。

我突然记起小时父亲对我说的话。他常常把我端坐在他大腿坐，嘴巴极靠近我的脸颊，感觉一股温流从他口腔呼出，浓浓的香烟味。“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你要记住，我们的家在这里，无论跑到多远，还是要回来。”

无需多言，卡歪节是最好证明。

或许是思乡病过重，许多族人选择这佳节回来。就在一个杜阿米酒和英雄舞的狂欢晚上，我随著一片呼啸和尖叫，提了巴冷刀舞动，胳膊节奏地摆动，每一步所踏是多么稳，多么有魄力。杜阿米酒烫烧我的脸，目光横扫而过，归来的族人狂欢属于酒精作祟，酒精在血液滚烫地湍流，不，是酒精慢慢地把体内的思乡病全都燃烧了。

短短几天，族人又要走了。

他们提著行李，踏上长舟，摇摇晃晃。留下岸上的父母苍白的发丝在风吹袭下，显得更苍老。我依旧留在这儿，有时汗流浹背，揉一揉汗咸的眼，有时感觉气喘吁吁，停下深吸一口气。承受日子的磨练，手臂粗了，手茧也多了。

现在两岸泥土侵蚀崩塌，河床提升，河水已不再咆哮地湍流。我瞠目哑然，看著阳光褪色，河水污浊，恩不老鱼也消失无影无踪。当笔直道路入侵山林，族人甚少使用河流。在阳光还未照耀这腹地，族人采集的蕨菜野草，栽种的旱稻蔬菜，早借著呼啸而去的霸王客货车，穿越山林载往城市市集销售。

（我恍然觉得现实像鱼网把我掳住，似乎无奈地如恩不老鱼眼睁睁看环境深受破坏，摆在那里张嘴吐纳——救命——吐纳——）

最近一次卡歪节度过的速度很慢，我会觉得。

喝过杜阿米酒，在激昂音乐，我的英雄舞越跳越像古代猎人头英雄。我有种想揭开现实真目的强烈感，却随著酒精麻醉而慢慢淡化。同一个腔调，族人的嘴巴塞住了欢笑，从丰富的菜肴，从房子的装璜，从鲜艳的衣著来看，这一次卡歪节应该是他们最快乐的。正如居民所愿，许多高官显要在佳节与族人走在一块机会越来越多。他们为居民争取不少利益，颇受人的爱戴。



孩子嚷著要看恩不佬鱼，我从泛黄的书本中拿出恩不佬鱼图片。图片一摆，一张恩不老鱼图片，在幼稚响声中成了他孩子们抢夺争看的对像，差点四分五裂。我一阵昏晕，几时这些个孩子如恩不佬鱼与世隔绝，也坠入争取利益的网罗？

我只希望恩不佬鱼再游进入我梦里，仍然保持一个童真的秘密。



王振平

王振平，1966年出生于诗巫。博特拉大学毕业。曾任诗巫中华文艺社主席(2004-2007)。作品曾获花踪文学奖、全国嘉应散文奖、马华儿童小说创作奖等。

文苑春秋





No.

云谈风来轻

林阳

——云是有愁的，如果你愿意仰望——

云是有愁的，如果你愿意仰望。仰望却不是昂首和拔眼的那种，还得揣点心思，还得沉默不语。倒不必感觉拘束，自然就好。云不费言语，只有你独自满足渴望，伊才会把心事敞开，映在天际。

谈谈，你说。蓝天像一湾汪洋，青山似层层波浪，而云絮，和那微风中的愁绪，异常淡泊的浮在其中，且悠悠荡荡，静待着风起。

风，最终还是来了。风叫你想起串串的日子。日子如风疾，如云淡，抑或如鸟翼飞扬？落在尘埃的点点滴滴，在即将告别书舍告别学院的男儿，仿佛催促你好时不好得它淡忘，——地。

No.

未

几，云碎了愁颜。有愁无愁，其实都不重要了。此番停驻只为摄取一抹山水。这一抹山水，不要夺前，不求绚烂，只求有云的浸染，有风的足迹。

轻

轻轻地，山城所有的悲喜，经已渐渐沉没，也即将远离。一切仅是自然定律，无所谓相依，无所谓惋惜，于是你预言——93年10月29日那天，你会比云更淡，比志摩更洒脱。毕竟你自始至终只是一阵路过异地的风，吹起或微恙，总谈天也不回，头也不回.....



那个叫莫尼哀的伊班人

田风

他静静端坐红木梯阶
生命复苏平淡
予迁移后长屋，或者早忘却
穷乡僻壤的祖先
剽悍
粗犷
寻觅英雄感的头颅

竹廊上，永不再是槐梧的祖父
卷入巴冷刀的呼啸
每一夜，长屋都会偷偷捡起夕照
悬挂光明
然而新嵌成百口家居
寂寥让老翁咽下
最后一口气
为了梦现他们的繁华
他们走出一堵堵板墙
一道道木门
疯狂在本山城市干活
达雅节后，仍疯狂干活

那个名叫莫尼哀的伊班人
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



而所有故事，在那里开始
在那里结束

长屋是他生命的摇篮
跟著岁月轱辘过著无波澜的今生
留下他，独自幽囚
贫瘠旱田
埋下金灿灿信念
扎下顽强生命

那个伊班人
名叫莫尼哀



母亲病了

拓

爸，婆婆病了。

严重吗？

不晓得，听妈说的。

小女儿今午送饭盒来校时，若无其事地对我说了。也许她知道婆婆病了，顺便提一提罢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说实话，自从大女儿出世后，我们就不跟父母住在一起。经过这一段漫长岁月的隔离，这些孩子与婆婆、公公之间，无形中筑起一道高不可攀的柏林围墙。他们之间不但没有亲情；反而有点陌生。相见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顺口道一句：「婆婆」或「公公」然后便守口如瓶。每次带他们到爸妈家去，他们总是规规矩矩地坐著。有问才有回答。不是静静地坐著看电视，便是抓张报纸，躲在客厅角落阅读。跟到朋友家去作客似乎没有两样。这种淡漠，陌生的现象，也许就是现代流行的新词汇：「代讲」吧！

由于社会的发展，农村逐渐没落，城市渐趋繁荣时刻，人与人之间便筑起一道无形城墙。父子之间有代讲，祖孙辈之间，更隔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根据往日的经验，妈从来不轻易言病的。除非病倒，躺在床上；否则是默默地忍受著痛楚，坚持操作日常家务。她老人家总担心说了，会拖累别人，会引起儿女们的牵挂和不安。

有生以来，讳病忌医，就是她老人家的一贯作风。每次非拖延到至为严重的地步不提。因此每当我听到她生病了，总是忐忑不安，心焦如焚。

老一辈的妇女深受封建思想的遗毒，古承受「三从四德」的教养，总认为：能「忍」就是美德。

相反的，儿女一旦病了，她终日惶惶。寝食难安。日夜忘我地守著病榻，照顾得无微不至。

记得三妹在世时，患的是癲症。时作时愈。可怜的妈，她的心情也随著三妹的病情起伏不定。三妹病了，她老人家也跟著生病；三妹病情有了改善，她才微露笑容。不幸三妹不久谢世，这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曾经沉过好一阵子，彷彿有三四年时间，足不出户；不参加任何喜宴，从此与娱乐场所绝缘。



她喜欢看京剧，听黄梅调。因为外祖父在中国是个大富人家，逢年过节，丧喜事时，都请一班戏子到家热闹一番。所以她从小便对京剧诸如：武松打虎，怒打严嵩……等各剧，更耳熟能详。

如今，一提起三妹，还是眉头一绌，悲从中来，不能自抑。

那段日子，忆念三妹她日夜失眠，她的精神几于分裂，终日沉默寡言。于是大家商议：让她出外，作一次远游。或许可以消除她心中的郁结。但替她申请护照时，她老人家总是推三阻四，不肯去照相。不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结果只好作罢。她还自言自语地说：如此愁眉不展，如何忍心照相？言外之意，似乎觉得有对不起三妹似的。其实，三妹的辞世，就是一种超脱。何况生老病死乃人生必须的过程，何须耿耿于怀？这也许就是天下为父母者，对子女的爱与关怀的自然流露吧！

那是前十年的事，三弟想到台湾，日本，香港……等地旅游。我们尝试一次建议：让她也随团去一趟，可能对于她，心灵上的创伤有所帮助。真的，经过那次旅行之后，对于三妹的事开始淡忘。这也许是托台湾大舅父的福。据说，他们姐弟俩，自中国榕城一别，迄今已历四五十年，从未尝谋面过。又经过二次战争劫，各人为了生活，一在天南；一在地北，历尽沧桑。如今姐弟团聚，犹如隔世重逢，那股骨肉亲情，似乎冲淡了她心中长期的抑郁，消沉的心情，终见开朗。

草草吃过晚饭，便驱车赶到三弟家。

在那昏黄，暗淡的灯光底下，看起来，妈真的是病了。那瘦弱、干瘪的躯体，静静地蜷缩著躺在床上。几天不见，如今显得更加苍老，憔悴不堪。残酷的岁月，终年侵蚀著她老人家。那稀疏而凌乱的银丝中，已经寻找不到一根黑发了。多少年来，时光的长河，无情地掠过她那宽广的额头，深深地辗上一道道岁月的痕迹。那双辛勤劳动的手，长年受风湿的纠缠指节已呈畸形，犹如松藤老树，盘根错节。她慈祥，平和地躺著，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痛苦。

「这两晚，你妈没有睡过片刻，整个身体难受得不知道要往那里搁才好。从床上滚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终夜反复辗转不眠。」爸蹲坐在床头上，无精打采地苗述这两晚妈的病况。

「她两夜没睡，我也跟著两晚没阖上一眼。她病了，我也跟著病了。今天，打了一针，吃了药才安睡一会儿。」

我不想吵醒她，好让她安睡一阵子。大家便悄悄地离开到厅去。

这些日子来，为了糊口，日夜奔波，对于两位老人家的照顾，的确有许多不周的地方，每当午夜思之，真是扪心有愧矣！

他们俩跟三弟一起住，候已二十余载。从洗衣，打扫，煮饭，甚至一切家中大小琐事都由她老人家亲自料理。平日，三弟与媳妇，因工作关系，出外多，在家少，匿（口旁）大的一间半独立厝，就交由他们俩看守。

前一阵子，还有两个侄儿陪伴著。自从他们出国深造后，就撇下孤零零两老，相依为命，从此以后，更增添一伤「孤寂感」。

平日，难得一两星期，抽空去探望她们一次，他们便显得额外兴奋。每每聊到夜深人静她们还是毫无倦容。

妈在家里，整天东摸摸，西摸摸，倒容易渡日；但爸自退休以后，从来不动家务，又目不识丁，时常对我发牢骚：「整天无事，只有面壁而坐，好无聊、寂寞呀！」

人老了，确是一个大问题。养儿防老，谈何容易，倘能走动，手脚还灵活，替儿女看看家，照一照顾孩子，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躺在床上，成为一个植物人，儿媳将另眼相看了。君不见，一些老人家，儿女虽成群，子孙绕膝，应是安享天伦之乐时刻，不幸，痛疾缠身，那时却少人问津。即使儿女为了表示尽一点「孝心」，把老人家接到长子家住一个月，第二个月便抬到二儿子家……。第三个月又抬到……。如此反复的搬出抬入，病榻上的老人又怎经得起百般折腾！不禁使人怀疑作儿女的一片孝心。

在这伦理，道德日渐衰微的动荡时代里，作儿女的，真是亏欠父母太多了。

除了四弟在古晋成家立业，难得一年回来团聚一次；剩下七个兄弟姐妹都在诗巫，虽然近在咫尺；却远隔千里，也难得时常不碰面，以慰老怀。随著时代的进步，儿女对父母的亲情似乎淡漠了许多。

打从有记忆开始，就很少听妈说过生病，但一病就危如旦夕。

儿时，正值韩战爆发不久，胶价直线上升，猛涨到每担破三百大关。爸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便决定举家搬迁到中南村，靠近森林边缘地带，所谓「下岛」安居。一家人过著割胶生涯。村庄里只有蔬蔬落落几户人家。

记得，妈临盆之前一天早上还下芭割胶。正当胶收时，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她收完胶汁，又冒雨赶去砍柴。第二天四妹平安出世，但却把母亲推向死亡边缘。

在那「五里无炊烟」的穷乡僻壤里，一旦有急病，又因交通不便，穷苦人家只好听天由命了。

妈病重那一天晚上，爸从城市赶回家。大家面面相觑，围坐在母亲病榻。等候天明，好把她送去医院。

爸面带愁容，不知所措。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整夜不眠，忽而扶桶饮泣。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爸爸在抽泣。在模糊的记忆中，似乎看到爸还喃喃地对伯母说：「倘有什么三长两短，这群嗷嗷待的孩子怎么办？……。」

那一夜，更深夜静，静得似乎可以听到奄奄一息的母亲的脉搏。壁上的时钟，滴搭、滴搭，



不断地往前挪动，一秒，；一分，一分，一刻……。总是那么缓慢。在那微弱的煤油灯下，那一副苍白的脸上，毫无痛苦的感觉。没有呻吟，没有蠕动，只有静静地平躺著。大家守著、守著，多么渴望漫长的黑夜立刻天明呵！

今晚的情景，彷彿把我拉回四十年前的那一个夜晚，所不同的只是：那白发苍苍再不是当年的乌丝秀发了。经过几天来的治疗，病情很快就有了起色，医生说：那是疲劳过渡所致。

经过几天来的治疗，病情快就有了起色，医生说：那是疲劳过渡所致。

今晚，儿孙又欢聚一堂，尤其是爸，看到老伴病有起色，更显得高兴万分。静默了一个星期，现在又开始谈笑风生，恢复平日那股幽默与风趣。

「你妈不能生病，一病，我也就跟著生病了。我们好像是二位一体。」

爸风趣地说著，接著呵呵大笑起来……。



湖中别有天

石问亭

01

说湖之形成乃因岩层低陷，地谷变动、山谷堵塞、河流改道种种地理现象，我宁可相信，那仙人手一指，片刻，由动地摇成就的。天下湖泊都应有样的传说。而我对湖的形成总认为是件奇诡底事，难以解说。起初，湖不过一潭死水，在我眼里，美丽传说，可后人特别加上去。慢慢地如带有神的灵光，自一滴水中，高高山里，我开始感知湖如何诞生底秘密。有一段相当长时间，我虽不能了解但总有所感动，如一首诗之读后。

一粒沙见世界一朵花识天国，令白雷克从赞赏深深感受造物主的无尽藏。一方湖水何尝不是如此？每次来访，心里就会涌起难以言喻的思维，超我感知物之存在的能力，好比中国山水画留下空白，伞盖森林有一片沼泽湖一样。留白，观者之思聘而湖是造物主的留白。湖之形成完全非我所之能而想像，湖是神特别挥手的一个小震，故意让人知道他的存在。这些见闻并不完全是对宗教的崇拜，而是读叶慈晚年诗作的感觉。

「喏！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这个消息？」在乡间散步，我注意到这感觉最为强烈，我发现天地或在不可理解太空以外显然存在神奇。走过田野，林地山丘沟，于山的附近，不期然青青水草一片，眼前水光鳞鳞：微风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接著，无穷美妙的事次第展开。那是湖面上的水。云在延伸，以充份饱满的谈墨构成万种图象。白色黄色虫蝶又飞又停，身影闪烁着绿色波光，消逝了又不知从那里钻出来。而蓝天依然，云朵也没有甚么变化；天空里偶然一片云吧？

我永远相信这是个人的感觉，湖面上的水在变化。

湖中别有天的遇境，相信只有一个人去的时候才能有所发现，只有自己知道但又说不明白。这是无意中一时心境的降临，正如华兹华斯在湖畔看见一丛水仙花的体会，只有他一人能够理解。说：我像一朵云，无目地飘动于山谷之间，突然，在湖之水旁冒出一丛水仙，在风中歌唱、舞蹈。于是引发他对星空一些联想，进而思维宇宙的奥义。

能够寻到这样一个洞天，欢欣之心不弱于在微雨中发现花蜜而飞舞的蝴蝶。「水仙花」诗中的感觉是神秘的，就像苏轼游于赤壁之下，凭我的想象，反佛天地间真有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之茫然；一个神非真要与人分享某种神秘，特别安排一条水等著人去发现。



02

某天，我走过一过一片胶林，目的地是朋友的庄园。跑一段路后因半山坡有兽迹践踏的草径的出现，而带著好奇前去。狗尾草沿著斜坡翻滚开去，像一波波的白浪，片刻之间，目为之一眩；隐约看见远远一地洋齿草，在晨光弥漫著另一种青绿的生气，令人疑作蜃楼海市。正想折返，却在被风压低的草浪里看见小潭一泓。

那天，真的爽了约，因为我知道上天泄露的一点天机独留于我，不可与谁分享。于是，找一处背阳草坡坐下，前望，朋友的庄园尚有几百步之遥，不时还听见黄狗吠声，是我失约的怨言吧？除此之外，四周无语。我眺又望，心中不敢多想，但心思却充满「水仙花」诗里欢乐的神情与满足。此时晨光渐开，湖水平如镜，蜻蜓在半醒的莲花间旋飞。岸遥还有不知名的野植物，微风中悠悠摇动著，梗上的花瓣如蝴蝶翻飞。水鸟隐藏树丛里，发出快乐的音调，接引人进入另外一个境地。

湖面偶然爬著一些长脚水蚊，激开的水波，莲花似的一朵朵展现出来。莲花开了即谢，萎了再开。我深深感受到漂亮流于水面上的枯枝败叶所象征的生生息息。尤其看见水蚊滑游的态。我的心也随之扩展或收缩，有时也迷惘陷入不破解的八卦阵图里，在那里跳动。我常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凝视无声无息的湖水如同读到一些易感染少年的情诗。我开始明白为何晚年的叶慈常走到宁静湖滨的心情。天下没有一条水可以像湖一样任意接受造物主的安排。也没有一条可以像湖一样能够容忍一切败坏的东西；把败坏沉淹在湖底而把世间美好的景象一览无遗地展现水面上。

03

阿·赫胥黎喜欢在乡间散步，华兹华斯于游湖；赫胥黎说：散步这等于上教堂；他发觉这是「宇宙的智慧与精神」的有形沟通的显示。这是西方观念。热带同宇宙的智慧与精神的有形沟通却是一泓湖水。因为在此地的山林，乡间难一听教堂的钟声，一睹密林中飞檐一庙。

但谁都不必为一探湖之神秘或玄机而前往。独自一人来湖边听水，看风也不失其中乐趣。这时候最好寻比较广面的湖泊。虽然一人前往，但不一定会挂单。这是我的发现。因为有水之滋润，岸边花草格外艳丽。与水交接的一方布满一种绒状的苔藓，软绵绵地毡似的，坐在上边就想到睡上去好些。我常这样睡上半天。风吹来时即感觉像飘于水面的叶子，又反佛回到儿时母亲的怀抱里。起落之间，你发觉哲学、人生凡与此有关种种都不是重要的。

虽然如此，没有人能够陶然忘记一切。山鸟脆鸣，林子里滴起了阵阵回音；这时却可感觉到新叶散发的清香。四周弥漫一股圣洁的气氛。林中未曾有僧院，我常常听到钟声和鸟声，悠悠在

湖面上如八脚水蚊以优雅动人姿态爬行。水清澈见底，几乎看到湖里的枯枝败叶。我每次都这样想：爱湖者最好要有一点迷信一点神经质，不然很难应和这里随时随地发生的事：忽然身侧有低沉呼呼的声音追随你的幻想。还有分辨不出的动作声，像踏在草上一样无声的足音。睁开眼来，一只不知名的小兽瞪著你。慌忙爬起来，脚尖又一只扑翅飞开去。定了神我发觉全身已经长满了草。

04

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城市里过著宁静的写读生活，因此山林一直是我常去的地方。海边常是我爱流连之地，我常在这时候回头穿过一片树林来访一个因海水形成的沼泽湖那似动不动要流不流的海水，让我体会到远游后还能回归的落寞。虽然如此。每来一次我?紧的神经常看了湖水后回复平静。大概是由于怀抱这样的心情，我发现湖面越广心中的烦恼、压力就相对化淡。少一分人间恩怨心田多耕一寸空灵。人来到森林深处遇雨才能体会天地不常的变化，遇湖才知这些变化与见闻常存于天地之间并不值得深思的；因为我想到阿。赫胥黎常在这么压力来临之前为何出外散步。

雷雨过后，都应有一个湖泊出现。



吹肠鼓诗

万川

文以载道，诗言志。

善良的读者，忧国忧民非诗人能肩负得起的，虽然他们坚信天降大任于斯。三十岁之后就对自己日益进入小乘圈套的出尘而沾沾自喜／三十岁之后要么就根植于污泥而出水，不就乘著大乘的翅膀。

说，狗虽然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但是，若不把它赶走，埋在院子里的，尸首将会被掘出。瞥见认识的便拦住他，说，我是一名道士，诗便是我的符咒，呼风唤雨全在一撇一捺间。然而，于现实生活中，他的身世多么可疑与不确定。

写诗的手在桌面道义仁德、诗书礼乐，台底下，只宜直行的脚互相勾结／搔扰。被埋在院子里的尸首等待发芽。

他们是群遗失了金牙、怀著巨大哺乳器的鼠辈，在踏雪寻梅中寻找贝多芬、梵谷，读路边的冻死滑，并生产一窝一窝的意象、反意象、反反意象，以及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在看不见的城市……

忙于逛书局、文具店与证券交易所。在仅见石头的废墟，怀疑自己是头乳牛。啃书如嚼草。无觉于汨汨的笔尖下产下的小鼠骨多于肉与自己的长相成对比。

我的眼睛一感到疲倦便会刺痛，一感到刺痛便会用手大力大力的揉擦，这种现象已维持了好一段时日了；天已劳我筋骨？

在未能肯定与猜透的烈日下破碎的影像堆中，天降大任于我与忧国忧民肩负得腰弯背驼的众人，于患了重伤风的女术士的擅占纸牌将同时洞悉著各别的天机：「你的出发将包涵你的结局」／「你的结局将包涵你的出发」。

迟迟未出水的空白／浑沌所肩负的是从死地里假如如孵出一乃被空白／浑沌的伪善所虐杀的莲。

都市生活速写

顺子

没有人想到在古晋宋天祝路买下的双层排屋会被高楼大厦所包围，这让屋主不得不趁早打算，看看要搬到什么地方去，才不会有迫挤的感觉。

说到迫挤，这是都市人都经历过的。古晋市民出街虽还不至像海潮汹涌，但车海却早已形成。有时驾车到马吉街和甘蜜街一带，因为交通阻塞，根本就动弹不得，只好耐心的等，这时很自然就想到「插翅难飞」四个字。

都市人好像都爱车，辛辛苦苦储够了钱，买一辆新车，还不敢付现款，以免所得税局追查钱从那里来。于是就供车费，好像香港人供楼一样，看来那辆车好像是你的，实际上青卡在银行或金融公司的保险库里。

有些人对车的照顾无微不至。宁可让家里脏一点乱一点，却不能不将宝贝车打扮得漂漂亮亮。车要见人的嘛，屋子不会动，访客又少，所以非下重本把新车装饰得好看过别人的。

这有个好处。遇到塞车时，东张西望一番，可以从车上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附加品看出车主的性格。车如其人，假如车主处世大方磊落而不拘小节，那他的车一定没什么看头。对他来说，车有它的实用价值，安全稳妥就行，不必装扮得花里花俏的。

都市里还有一种人，一边驾车一边还要听电话。那些手提电话在都市里就快泛滥成灾了，问那些人这样随身带、随时打和听有什么好处，通常他们会说那是赶上潮流的必备工具，它代表的是「忙」，忙什么？忙赚钱，那还不好？

赚不到别人的钱也没关系，一星期有四天可以到投注站去公开落注，投注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可见想发横财不劳而获的很多。他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时间越紧迫，他们下注越大。一般投注站在七点之前的那十几分钟真是财源广进，人龙排到门外去，形成都市的另一奇景。

在众多的投注者之中，有几人真的横财就手就不得而知，但心水清的人都说，如果真的很容易中奖，那就谁都不想走正路。赌能兴家的笑话。

最后顺便要带上笔的是都市人爱吃好的食物，已经有一种趋势，那就是不怕贵，三朋五友聚餐暴饮暴食，账单拿过来一看，差一点就一百快，付账的人还说不贵，老板如果将价钱订得很低，食客会说，那么便宜的一定不是好东西。



其实，要写都市人的心态不是用一篇短文就能写得完。写到这里，觉得意犹未尽，但来日方长，余言后叙得了。

文苑 333



情在心头

志向

很难得呵！难得拥有一个假日让我悠哉的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是雨过的夜晚。

我在砂罗越诗巫的某一小角落。想著世界想著辽阔的蓝天大海想著鳞次栉比的高楼想著重重山峦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

想著想著渺小的我却有自己伟大的一面。

走过的岁月是风雨无常的，渐渐渐渐的成长也慢慢慢慢学习克服生命中冲挚而来的波折，一些沧桑史，一点儿的失意，所幸自己可以站稳岗位。

十年前的我和十年后这个我，似乎没有其么改变，我依然执著我的方向一如信仰，我依然喜欢诗喜欢散文，我依然习惯写著天天天的日记习惯翻看相簿里头过去的容颜。

祇是最近都很忙。

我从古晋风尘仆仆路过斯里阿曼，路过自己的家乡，重临怀有一年多感情的民都鲁，再见尼亚石山，再走一遍实务地，终站在美里，水还是咸的，阳光倍增炙热。

告诉你，我晒得很黑。

你更不难认出这赤道下的男孩。

那一天我赶了一程匆忙的路，多年后又再一次踏在加拿逸仿佛时光倒流的柏油马路，对著拉让江的店屋宁静的睡著。

希望有一个没有时代的空间。

希望我能一直一直守在你的左右听你读你写你，希望不老。

在连续不断的长途跋涉，在勉强撑著垂重眼皮的当儿，总有一种意念在脑里出现。是奢望车窗的景物不再倒退，奢望一天或是一时或一刻的驻足，想好好歇一歇了。

挂在墙上的时钟辗转辗转，时间，青春都悄悄消磨而去了。

在五月风雨无常，在叶落花谢，在心情属于累赘的年月，我该作些甚么？可以漫不经心吗？假装年少在昏黄的咖啡屋梦想美丽的爱情？

一种天气，一处不同的环境总会激荡我一份心绪。现在我怀念，怀念千里以外吹送著草香，夜里傲视天地苍苍的那座山营。我实在无法从记忆中抹去那年生活的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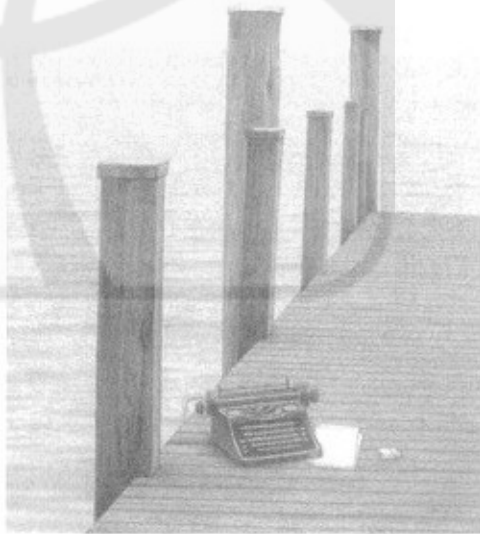


祇是不失那种重拾的感触当我驱著车，在一早上岭下岭的东西大道，迺来一阵雾，白茫茫得心动。曾几甯自山林的晨雾又来自何方？

迷失了，能够天真的迷失在自我陶醉之中，然后清醒在现实的框框框里。我仍旧走我路，山的眷情和你所有的美丽都深锁在邃心里。

五月和我忙忙碌碌在奔波，我懒得去寻找理想的答案。我想祇有累过，祇有痛过，我才能坚强，也许这就是履行生命义务的一种方式吧？……

文苑 285



更上层楼

竹斯影

活得没有一丝傲气，那是因为心虚而明了自家有著许多无可告人之短处；也是因为不想让他人有感俗不可耐的阻碍了本身的前进。

没有什么好值得宣扬炫耀，故斯在才高八斗之文人们底场合，仅有不动声色的静坐一隅，偷偷的借于谦卑覆盖过于薄弱的底牌，以免稍不留神即羞人羞到了家仍不知情！

这一生人，总是有感知知识的不足，见识不够广博的祇教人汗颜。就斯，一直想尽办法的希冀可以轻易更上层楼的堵塞这份贪婪的欲念，以及在每一个阶段可采撷到生命的甜果。

问题又出在，不是那种绝顶聪明，领悟力分外强劲的怪杰人物，因此，许多时候，亦仅能立于原处落个「囔」字的教人贻笑大方。

也斯，误打误撞的踏上了写作这一条路，对吾而言，肯定的是走得颇为艰辛困苦！华语根基的不够坚固，表达能力的差强人意，促致心灵几番激力交战下的挣扎于放弃与不放弃之间。

再说，甚为「难产」下所交出的作品，还不是一样的难登大雅之堂，酝酿期也许又比他人长了一些亦不过如是

与写作之缘起，其实也只不过想借之来纾解凝集于心头的说不快，谁又会料到竟亦迷迷糊糊的落得这般欲拔不能？没有提笔书写的日子，整个人就是有感浮浮沉沉的无从踏实！

从不把名利得失重重的压在心田过活的吾，却不排斥良性的竞争，至少总要有得相互辉映之下，方可窥出咱之水平底深度？！

相形见拙下，大可不必沮丧的将之化为一股冲力的尽情充实，以便更上层楼的不落人后；修饰内涵的不落俗套。

没有多少斤两的吾，总也不忘抽空的赶赴难得之文坛盛会。就好似刚刚参与九五年度，落于四月卅日，即是由诗巫中华文艺社所主办的颁奖典礼归来之后，抑或说是每一次在聆听了那一批至今依旧保有赤子之心之人们底高谈阔论，内心深处总是有感获益不浅，还有满载而归的回到了民埠。

然后，脑海总也会飘荡著一些问题？

——不知，倘若有幸活到这把年纪，吾是不是也会似他们般豁达乐观？依然执笔？！



总之，就是有著要从此发奋图强的作用。

无论如何，有机会绝不会忘了尽情的汲取多一些精神粮食来塞满每一层属于自己所筑建而上的楼房，不管每一层的搭起需要花费多少的青春岁月；也只有这感觉是实在之。

一心一意的欲更上层楼，最紧要是为了不枉费了这美丽的生命。

更上层楼，更上层楼。

文苑 285



掷笔

无戈

举笔千斤重，风花不通、雪月不通，爱恨不通、情仇不通，鸳鸯不通、蝴蝶不通；诗不通，小说不通、散文、也不通！

怒而掷笔，“通”落入缸中，鱼群悠游，无动于衷。

气绝，黯然埋首书报中。

阅艺盾朱双一赴台马来西亚侨生文学的中华情结和南洋色泽。「一九八七年，李永平辞去教职闭关山间两年，创作洋洋数十万言的大河小说《海东青》」时，他仍以文字风格的锤炼为主要目标之一。在写了一半多时，他突然欣慰地对妻子景小佩说：“我写出独特的文体与文字风格出来了——摸索了三十万字方形成——真是，苦得很……”。」（真是苦啊！）

后阅星云罗任玲访舒婷。「写诗是一种自我爆破」过去一开始写诗就要生病，发高烧，整个人进入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写一首诗也许只要一小时，然而之前的七、八小时，却什么事也不能做。」（真是痛啊！）「写散文就轻松多了，可以放松缰绳，「马」到那儿就跟到那儿。」「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想，过去人家说我叛逆，洋化，现在人家又说我传统，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我，我不可能冒充北方的心态，更不可能冒充男人的心态，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因为作品自己会说话」（真是快啊！）

· 复阅简 月娘照眠床自序。「现实世界中清楚明白的「我」逐渐被 糊掉，另一个隶属于文学空间的「创作我」，什至侵犯、主宰了现实生活的「我」。事实很明显，「我不能停止写作，哪怕折笔焚稿，在散步的鞋沿，饮水的杯底，耳语的末梢……创作思维暴力，又破门而入。」

但「作者永远只是一名「牧童」，只能遥指杏花村」，评论者循著「遥指」的方向去测量路况、行程，或猜忌一下牧童是否受了天气影响说了谎话！实言之，牧童是很可怜的，假设他兜儿里有几文钱，他还不一定找得到杏花村！」所以「创作，实是悬崖与绝境。」因此「突然起了一阵洪荒之感，如果有人划火，我还不如焚书取暖！」（真是哀啊！）

再阅张曼娟鸳鸯蝴蝶自序。「是因深情而碎裂的十八岁。」「我选择了不爱。」「年复一年，有时会突然停下，思索并且怔忡：做一只不能成双的鸳鸯，没有恋情的蝴蝶，算不算是一种残缺？」（残缺算不算一种动力？）



「后来我将创作当作生命里重要的事，有著有著，一时没有把理智的栏栅牢，浪漫的绵羊晃到了山坡上，惬意地踟蹰。人们于是说：「她呀！不过就写些鸳鸯蝴蝶的。」语气中的不以为然，并不能令我困扰，反倒因为人们以为我是鸳鸯蝴蝶，而觉得似悲若喜。」（真是欲喜还悲啊！）」

终阅草叶集愁月蓝波编后语。「在两届的作品堆中翻看细阅，竟然惊觉，近来的作品水准，平面而言，有如涨潮后汐往的水位，逐渐低落。」许多有才华有潜质的写作人不告而封笔，许多有兴趣写作者还赶不上步伐」「这种青黄期的寂寞，会是破茧前的冬眠期？（真是无奈啊！）」

「我们的信念是「树正无愁月影斜」的执著」「我们应该肯定自己，文艺的道路不应再会崎岖。我们应该探向疾风眼的轴心，坚定立场，那怕周遭风轮千百转，我们的信念如磐石（真想共襄盛举啊！）」

但是，唉！唉！「蜀道难，难如登天」。罢了！罢了！累极，困极，合书，翻身，捞出水中沉笔，摔去水珠，掌中鬼划，涂鸦，还可以，欣慰，就寝！。

诗三首

李海丰

心事

一起风
就似有片雪片雪落在双颊上
留下满天长长的云烟 相思欲狂

紧阖上双眼
让我好好的，好好的
呐喊一遍
天空、天空——啊

这般深邃这般无尽的穷苍
叫我

叫我 思念谁
31/3/97 初稿
(后记：“没有理念，我们是活于下去的。” ARNOLD HOHING
终于我又活了下来只为了理念)

涯

大海问起我的名字
我去告诉他那是一支遥远的血色

于是大洋飘起星殒坠落下的轻烟
望著海角天蓝接耐不住告诉了天空
我不是、我不是——岸



我是大地禁锢不住的高音
要把所有的风景
征
服

寂寞之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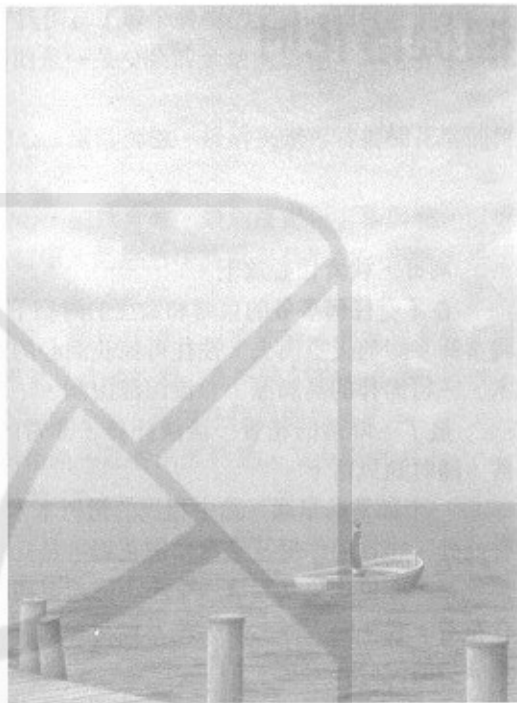
(但我依然是个爱海又怕海的少年
千 涛声只为寻找那只孤寂不群之舟)

潮来潮往
谁和我凝眸相望而不神伤
叫一路挽歌而来的灯火
失落得打伞而立
风正斜

而所有等待、所有等待
冷冷凝止著一如沉睡中的泪痕

怯怯微伤而落寞绪绪

而那……那厢、那厢又如何
水再高就是汹汹之潮涌
舟阿 这究竟是来 还是
不
来



1/4/97 稿
(文苑378)

榴槤落花时

春明

周日，认真让心放下。

在不受任何事务的束缚和欺压的时空下，颗心才能自在奔放驰骋，或如飞鸟凌空翱翔。此时我多择乡间的天空飞去，往往可掠获满心的欢悦。即使一坡排列工整的油棕或橡林，一树参天巨木，一村简朴的高脚屋，一流淙淙山涧，一转似曾相识的鸟鸣，甚至一伞降落的花……。

是了，降落的花香，淡淡扑鼻，非常的熟悉，也好亲切。我立即就认出花香，自榴槤树飘落，随时随风落下。

一个如常的早晨，途中相识的树树木木，而近日却多了调剂心情的榴槤花簇，金黄绽放，花香处处。昨日向你提及未赏榴槤花瓣，是几年来留著的小小的遗憾。此刻望著自昨夜陆续落地的榴槤花，心里难免又为这一个小小的遗憾而沈默。花香却没静止过，散不去的淡香，下车后还依在左右。我一踏入办公室，才发现花香来自桌上的袋子。满满的榴槤花，满满的清淡。我知道那是满袋的爱心。

可是，我还是离开了。北风吹起归乡的季节。告诉我心爱的地方，及一些朋友。我佯装无暇去捕捉你的感受，装扮得一副自然模样，但我知道那是彼此不会遗失的记忆。离开总存有其意义。我何赏不想留下？而你说：

离别是为了再相见。也许。

我与她对你的牵挂，你的情谊，就是在那儿所获得的最为珍贵的回忆。至今我俩还是如此承认。最为难忘的是你的影子，拾取榴槤花的影子。

刚进入清晨，阴风冷冽。我还在梦旅的回航中流连。你已悄悄起身，深怕弄损家人的梦境，顺手持手电筒，轻轻推开板门，走下梯阶，走到屋后。天色黯淡，还好你已熟悉树根起伏的小路。脚下落叶窸窣，剔透的露珠在手电筒的光下依然闪耀。一圈光量蕴含无限的爱，从你的心中燃起涌升，所以在这寒颤的晨风里，你不觉得冷。摊好袋子，你俯身拾掇朵朵刚落地的榴槤花，落在你昨夜预先铺好的旧报纸上，有些继续掉落。你干脆蹲下，双手齐拾。一朵一朵的爱意与一颗真挚的心，相遇在如此的清晨，榴槤花开花落的树下。我第一次碰见。

那一天，一切都是美丽的。



那一天的晚餐，我想小小的遗憾从此自行灭迹。我倒忘了取个美丽的名字，留住晚餐。说真的，我也没去仔细咀嚼榴槿花个中滋味。我嘴里咀嚼的是一朵一朵的亲切的感觉，那淡香不留在齿颊。留在心里。

此刻，榴槿花淡淡的依旧徘徊在道上。我与我的心，继续奔驰。最后决定再赏榴槿花落的树下。我第一次碰见。

此刻，榴槿花淡淡的依旧徘徊在道上。我与我的心，继续奔驰。最后决定再尝榴槿花。以香辣佐料，炒一碟欲动的菜色。然后放下心尽尝，初入口嚼，之悠悠淡淡就自动散出，不愧为果王之胚蕊。细嚼之越爽口，实为胃开个大口，让我尝到榴槿花的真味了！

过后，我不禁怀疑自己来，更怀疑刚下肚的榴槿花。我回味着，以前你捡来的及现今我买回来的榴槿花，难道不都是榴槿花吗？可是始终有一种感觉是此地的榴槿花所缺欠的，色香味以外，我原想还能尝回那朵朵亲切，你所拾取的榴槿花所遗下的挂念，恐怕是往后的故事了。

周日，我依旧放心，依旧飞向榴槿花当道的乡间小路。花香渐渐熟悉，又渐渐远去。你家后的榴槿，花正落吗？

紫藤小坐

桑木

听说过<紫藤茶馆>，到了都门，心里总有一份撞门的冲动。

有人曾告知我，<紫藤>在‘LOT 10’对街，结果到那里扑了一场空，心想‘LOT 10’是吉隆坡繁华地带，车水马龙，酒店林立，到处是百货商场，快餐及日本料理。想来<紫藤>那淡如清风格调，那能与都市命脉共跳动。

那天早上，约好三客，于<巴达林>街一带溜踏，进入一茶壶行内，无意中谈起<紫藤>，女店员热心一指，原来它就在前街转弯对楼，一间旧店屋三楼，若不是识途老马指引，实在不易找到。正如缘是不来不往，不起不灭，缘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总在缘的里面，看来我们确是与<紫藤>有缘了。

来到旧店至梯口，双边墙壁均贴满了招贴，不外与一些文艺讲座表演海报，其中包括星云大师到访的日期与地点以及以毛笔写著<紫藤菜色>。

按电梯上至二楼，再步行至三楼，是否像诗人所写“忧和喜你伴茶／拾级而上……”。接著推门而进，把鞋搁在没锁好的<鞋柜中>，被告知基本消费，依旧每客三块钱。

入乡随俗，席地而坐，待者传来<茶单>，点了普耳，乌龙及冰冻蜜茶，再来两碗上海面及三粒茶叶蛋。待者走后，不禁以刘佬佬进大观园心情，环顾周围，古色古香桌椅，还有挂于墙上诗题字画，呈现幽雅静谧，耳中时不时飘来一阵轻盈古典华乐。待者拿来了包装茶叶茶具，弦外之意叫我们自行沏茶，只是我们对喝茶文化一向外行，一时乱了阵脚，也不知如何热壶，淋茶，还好这时邻座来了几位饮茶太太，大家只好跟著偷师，而引来一场爆笑。回来后跟朋友提及，朋友说，喝茶只是在于解渴，只是人们不知为什么要在这茶壶上加上文化与茶道，而约束了自己，而产生了牛饮与品赏的<对立>。

到过<紫藤>，使人想及老舍的<茶馆>，只是那本划时代的文学作品，给予震撼的感受，因此到了北京，大家都听说过<老舍茶馆>，去过的朋友都感叹，随著时光约消逝，时代给予的气息，也逐渐在消失，来到了<紫藤>却有一番不同的感受。到了都门，为何不来<紫藤>小坐，暂时避一避<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压力。



父亲

金戈格

五月是温馨的日子，却也是我们家哀痛的日子。

五月七日下午我匆匆赶回乡下和母亲连同大姐大哥将病中的父亲送往医院就医，父亲却再三交待小事一桩无需吩咐在外工作的哥哥们回来。但感应能力特强的我明白此次非比当日（去年四月）他入院动手术的那种精神奕奕的情形相比，他的健康已出现红灯。

油灯总有燃尽的时候。隔天夜晚三哥风尘仆仆从民都鲁赶来替他送终。当我赶到医院时，母亲抚摸父亲的头额很平静的对我说父亲刚走，头额还温著呢！我们几个都没有痛哭，忧伤总难免。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孝顺，而是为父亲终于脱离这些年来受病魔缠身所承受的痛楚而感到安慰。尤其是母亲认为她这一生能为父亲所做的一切都已尽到责任，所以悲伤不需在脸上多写。

父亲选择在当晚十一时三十五分离去或许对他的一生傲骨有关吧。他祇不过是个极平凡的父亲。他的一生没有经历大风大浪，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大成就，至于最不幸的那段岁月莫过于历经三年另八个月的日占时期。至于一身傲骨，大概与当年不务正业的那段荒唐日子导致一家人深受亲朋戚友的轻视与羞辱有关吧。他选择如此静静悄悄的走完此生路程，不愿惊动太多周围的人，他就是如此平平凡凡离去而未曾留下片言只语。所以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通知亲朋戚友来参加丧礼。

父亲是在母亲生日那天下殁，正当人人都高高兴兴忙著庆祝母亲节时，我们却怀著如此沉重心情办丧事。这又形成了另一种无言的遗憾。母亲在家中扮演了太伟大太伟大的角色，而她却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浅蓝色古代书生模样的寿衣是母亲亲自为他挑选的。她告诉我们父亲喜欢如此打扮，想来是对于未曾努力向学的年代的一种安慰吧！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未有机会进过学堂的那份梦吧！

父亲的一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领悟到人在许许多多的逆境中要努力找寻生存之道，否则就会因环境的改变，历史的改变，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而被淘汰。年少时血气方刚的不务正业，到中年郁郁寡欢的不得志使父亲的一生都显得那么灰暗无光，所以他滥赌，酗酒，烟不离手，也只是为了要逃避现实而麻醉自己。因为他不过是一个活在典型的旧农业社会框子里的唐山子民。他始终都没有能力冲破那道建立在自己面前的墙，结果他看不到，也想不到墙外的那光明的世界，所以他的梦想一直停留在遥远的故乡，那片青青山脉，秀峦景色的山林有我们祖家的古厝。古厝孕育出他的生命的地方在他回乡时的那一年就血淋淋的被打破了。因为古厝老早被打掉，代而替之的是一大片的停车场。所以当他满怀著高兴的心情回去，然后带著一颗冷却的心从遥远故乡疲惫的归来，从此就变得沉默多了。他的确是失望了，因为找不到「根」。

故乡，他是回不去了，所以只好跟随著祖父母流落异乡，化为一丘尘土，没了。

我突然间想起了「根」字应该怎么写？该如何解释？……。

泪，最终还是滴落下。

一直想写关于父亲的文章，没有想到却一拖再拖，拖到他老人家病逝后开始动笔。这无非是种难以言喻的遗憾。



今年榴槤不开花

无戈

放下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跟家的关系——我是说，跟父母的关系。

我发现自己总是似有意、似无意的跟家保持一段距离。

我以前是很「乖」的，阿妈说：是最乖。足不出户，还会帮忙做家务。

现在，却跑得最远。

「跑」了十年了，十八岁就开始「跑」，跑到国外，六年都未尝回来过，家人都以为要作外国人了，才依依不舍的兜回来；回来却又离乡背井，就喜欢一个人游游荡荡。

是阿爸打电来，说今年家里的榴槤没有开花。当然，阿爸是先问达雅节有没有回家。然后才绕到榴槤今年不开花，为什么会提到榴槤不开花呢？因为我跟阿爸从来没有贴心的话题，而老家就是种了几棵榴槤。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跟狐群狗党、乱七八糟，电话线聊到发烧。跟阿爸，嗯、哦了几句，就沉寂得发慌。还好阿爸很省：那没有什么了，没什么了，电话费贵，要放下电话了……。嘟一声，线路就切断了。

总是阿爸在那一端放下了电话，我这一头还握著电话筒空茫茫的茫了几秒钟——我跟阿爸，到底是怎么演变的一种父子关系？

小时后，不也是搂著、抱著、亲著；大一点，阿妈当白脸，阿爸自然就是黑脸；再大一点，你要理想，要自由，也由你去；再大一点，要独立生活，就去造一处自己的窝。

这些年来，乡下的老家，只剩下老爸老妈了。子女们长大了，都往外边跑。哥哥娶了，姐姐嫁了，连弟弟妹妹都已成家了。

老人家劳碌了半生，闲不下来。就屋前、屋后的种了榴槤、种了红毛丹、种了椰子、种了香蕉；还养了一大窝的鸡，一大群的鸭。两口子怎么吃呢？卖也没有价钱！就迳往子女们的家里寄。

红毛丹熟了，寄红毛丹；榴槤掉了，寄榴槤；那一个儿子；顺道回家，就载回去一罗厘椰子，香蕉。你推说坐冷汽车不方便带生鸡、鸭，她就刷，剖了、冰冻了，再一只一只往箱子里塞，看你还有什么借口搪塞。

我不是不回家呀！我这样独自的寻寻觅觅在人生的旷野，风尘仆仆的埋没；家的想念，早已被掩盖成一股淡淡的愁。不强说了啊？

那里知道，我自以为是把自己放开了，老人家却永远数著这一个宝。跑得再远，电话打来，叫弟妹信捎来，然后我才开始感觉亏欠，才知道选一个日子回家。

决定回家时，我又会选择‘无声无息’老哥们却总会抢先通风报讯。我就是「怕」啊！怕你明天到家，她老人家今晚就睡不安稳，天一亮就杀鸡剥鸭，中午饭下了锅，就来来回回大门口望。

儿子终于到家了，就「念」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呀？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我们望呀望的望到眼睛都快「生花」，说几点会到，怎么一直都还没到……。

肚子饿了？赶快上桌吃饭。还没吃，一只鸡腿搪过来；扒了两口，大碗公鸡汤捧上来。怎么吃得下，怎么喝得完？喝了、吃了！一人在外，身体也不知道顾，别想年轻人，就不用补……。

我怎么负荷这样的爱？我如何承载这样的对待？我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在那种时候说一声谢谢您，爸爸或我爱您妈妈我糟糕得只会说：明天，就要回去了。

老人家怎么能接受：「几十年」回家一次，只住一晚。不能多请一天假吗？公事那么忙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如何补偿。我只好把大碗公的鸡汤仰饮滴净，遮住不听话的两眼慢慢要盈眶。

于是，两老又开始忙了，忙烧开水，忙杀鸡剥鸭，忙到园里砍熟的香蕉、嫩的椰子。好一路带过去，分给大哥，分给二哥，分给大姐……。这么多爱，怎分得完？

这一回，是儿子又许久无消无息了。阿爸又打电话给这位学农的儿子，告诉他别人家的榴槤花都开了，我们家的榴槤今年没开花。他老人家要的当然不是这位农业专科的儿子给他一个如何如何促进榴槤开花的好方法。

他只是借榴槤，借榴槤今年不开花，去开一道话题，去打一通电话给从来不知道主动打电话回家的儿子；探听一下，什么时候，打算回家，住一两晚。

当然，如果榴槤不开花，今年就没有榴槤捡。没有榴槤捡，就没有办法一麻袋一麻袋的载去车站寄。就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儿子们说：阿爸寄榴槤去啊，收到了吗？吃完了吗？就没有办法听到孙子们抢儿子们的电话筒兴奋的叫：阿公！阿公！我们在吃榴槤，阿公家还有没有榴槤？然后就不疲的寄，然后等待儿子们回报榴槤收到了，吃完了的消息。

最糟的还是，也就没有办法「诱惑」儿女们开著车，浩浩荡荡，回家一趟——吃榴槤。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还这样的一辈子「债」我这张死性子的嘴巴，从来没办法跟父母讲几句亲昵的话。这恐怕是几十年早已定性的了，改也改不了。

我是应该好好想一想阿妈的话；娶一门媳妇、给自己一个安定。然后一堆娃娃，叽叽呱呱，帮我说话。教他们叫阿公、阿公，叫阿嬷阿嬷！说我爱您，我亲您，让他们甜到心窝里。

但是可惜，今年我们家的榴槤不开花。

或许榴槤树的意思是：去年我结太多了。今年你们买几粒榴槤回家吧！



沧海前尘

杨善

「蜉蝣百秒不虚渡，浑噩人百年欠岁月。」

内子不舒服，一早我就催她入梦了。破洞的天空正下著一场已历时五句钟的长哭雨，沙沙滴滴的奏著一首长长缠绵底夜曲，相信会是她的摇篮曲吧……

因为雨，我想起老家六十三岁的老妈，妈患了好多年的风湿脚，每当打雷撒雨时，妈的拐走总叫人心绞。上星期跟妈谈起下次学校假期，要带她和老爸到二哥工作的古晋省去游玩时，谁知妈说：「我这双痛脚怎么能到处去玩呢？」一时我亢奋的心情灰蓝了起来。“父母亲不如手脚亲”，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此时想来不无道理。

妈的风湿脚是劳碌换来的。约莫15年前吧，爸开始养猪，从开始的七八只到巅峰期的近三百只，爸妈付出了毕生难忘的代价。

近四十隔间的猪栏，爸一手一脚搭建起来，血汗辛劳全投资其间了。猪价好时，环境实在不错，但喂猪，搅猪料，帮猪洗脏，接顾小猪，通沟，修栏盖顶及运载猪料都是吃力的活儿。想来父母的育恩绝不是三言可尽的。当时我不过才念小学，啥事都帮不上忙。只能帮兄姐在果园中采摘一些矮结的酸柑和日本甜柑待老爸翌早拿去巴刹卖。

后来在妈讲起当年时，才知道刚买来时，那块把刚建的家围在中间的一依亩地是一片胶林。爸不看好胶价，于是化了几个月时间，同兄姐砍树除草搬枝烧芭，然后种了满芭的酸柑，柠檬，橙，青皮柑，日本柑，榴槾，人心果，橄榄等等等等。当然，后来的猪栏是建在芭尾那段离家颇远的硬地上，如此有了双重收入，爸才顺利供完我们一家十一口念完公教中学高三课程，还有两个读中华中学的姐姐。在乡里，爸是最支持独中华文教育的一员，这可从80年代任新民小学董事长时，鼓吹小六毕业生申请独立中学及将我们全送入公教就读的事上看出。因此，公中校长对我们数兄弟姐妹报有厚爱，甚至还给小弟免学费。

想起妈，也想起妈说的沧海前尘。成家后喜欢回家其一原因，算是喜爱听妈讲往事的那种辛酸的温馨和妈眼中散播的温柔，叫我感到幸福，至少父母已化身一树绿荫，叫孩儿们炎阳下乘凉不燥。

妈在硕比河出生，外公是火较厂的会计师，因为一家亦是十多口，负担得累的生活不是很写意。

妈的童年在站佇河边的小木屋和划舢舨为乐的流金岁月中渡过。一般人的童年是不识愁滋味

的，然妈却活在贬视与欺压之下，外婆的偏爱与畸视，妈每次说起总是悲愤连连，姨姨们因懂撒娇而深得外婆欢心，为此不把作大的妈摆眼里，幸好有个一视同仁的基督徒外公让妈有了乌云岁月外的曙光，每次说起外公，妈总是惋惜刚逝不久的外公，晚年得了老人痴呆症且半身不遂了，真叫人心痛！人老了和病了，都是再可悲不过的事，然而……谁也逃不过这场噩梦！

妈十七岁订婚，廿岁结婚，那是在结束了两年的读书生涯后不久的事。嫁给了大妈三岁的老爸，当然没有少奶奶好作，爸也是一路咬著木锁匙，一路用血泪汗硬拼过来的穷家子弟，木门对木门，不阿Q一点，真的嫁不过去！

爸一路有一幅固执而刚强的脾气，还有一脸的严肃，对老爸，十三个孩子是又怕又敬的，也因此，父子之间没有太多的对话录。

对老爸的了解与故事，除了随了他四十多年的老妈述讲外，其他全靠老爹与颜宋伯在品酒尝菜之余自个儿抖擻出来的。

颜宋伯也在江边养了一些猪，生活工具是他小儿子驾的摩多船，他去了五趟中国大陆，那是老爸羡慕的“好命事”，他们同是酒鬼，但不滥醉。

黄汤入口，老爸的过去像放映机般一再一再影映出来。

老爸结婚后不久就搞起杂货店生意，初时确实有赚了钱并投资在地产上，那时在民都鲁竞争小，以为可以大展一番鸿图，谁知许多人算不如天算的事总是喜降临在多苦难的人肩上，许多顾客拿货记账，坏账慢慢也多了起来，而批发商总是见现钱才发货的，如此就搞成周转不灵了，当然万事起头难，然而经此一倒后，老爸和老妈仍背起账来还，说：「欠钱不还，良心不过！于是咬紧牙关，拖著走这艰难的路途。」

生意失败后，爸妈改种菜，说，「至少种菜不会让人破产，不必叫人还账还得泪往腹吞。」幼儿嗷嗷待哺，大人为生活计苦恼，于是卖了原先投资在硕比河的那块地，举家搬来了高乐多，那时现年三十二岁的二哥才不过五周岁，思想起不禁感叹岁月如流似梭。

种了好几年的菜后，老爸看准了养猪有作为，所以改行作了猪农，一直至今。

听过许多忘年之交这么感叹说：「年青仿佛是昨天的事，可除了支离斑驳的回忆和泛黄仅存的旧照片外，似乎一无所有。」这是否就是生命过客的心态呢？还是生命留白的人的忏悔话呢？

雷公的轰隆隆和内子的咳嗽声交击复交激著，我顿然在文字的运畅之间吓了两秒的雷呆，思绪抽离了回来。

长哭雨还未停止抽泣，街灯更倍感凄凉和寂寞，而我的人仍在这个令我想起家的夜里游游荡荡，游游荡荡……。

想家总在离家之后，思亲总在寂寥时刻。



唱起那首歌

梦燕子

当雨叫那座山
和那片树林的脸苍白起来时
我不能不想起
你模糊面去的脸
唱起
你爱唱的那首歌

我挽著榴
带著伤痕
走出山的深处
就像我带著你那颗心
多刺的心
每每自记忆中走回来就多了份伤痕

还未窜进茅舍
前景已被雨刷得迷迷蒙蒙
我抹一抹脸上的雨水
不要以为我哭了
其实能哭
该是一件很美丽的事



我仍唱著那首
那首你爱唱现在却轮到我
独个儿唱的
那首歌
自你的离去

自你的离去
我依然那么的不快乐
独个儿的越来越不快乐
依然走在这山林小径
依然活著在开自己的玩笑
在拾榴
像拾你那颗多刺的心
明明知道
每一次自记忆中回来就会多上
一份伤痕

当雨叫那座山
那片树林和我的脸也苍白
也忧愁起来时
我没有哭
想起你时
就唱起那首歌



惧

迟菊

小时候非常怕死，只要提到死亡，或者听到死亡事件，就可以失眠一个礼拜之久，更别谈去亲近或参与了。

记得第一次教插花的时候，正好是台中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当天下午先到学院准备器材，当时那班的班代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一走进教室，迎面而来是实验室，一只只干扁的人体，我眼花头昏转身就冲出教室，跑了好一段路，才靠在墙上不停出冷汗，只差没昏倒，好一会那班代才发现老师不见了，出来找人，我脸色发白，全身大汗真想三级脏话全骂出来，只见那先生一脸莫名，好像看到一只怪物般说老师花器全在里面，要不要先挑一些？我抖著声音说不必了，他们摸不著头脑不知为什么我看起来如此惶恐？当晚我约了六位师姐妹同行，美其名是帮忙。其实是心里毛得很，俟一下课我二话不说直接回宿舍，从此谢绝医学院的插花课，这一吓，足足让我二个礼拜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浸过福马林药水的人体，每晚必须与周公拉锯战至天亮。

毕业后在台北罗斯福路三段找到一份佛学编辑的工作，十分喜欢，加上老师同时有教诲，使我更亲近佛陀，可是每天黄昏下



班，却是一个苦刑，因为楼下是一家棺材店，我都得站在棺木旁边等公车，每天在渐暗的天空下，忍不住要偷窥那与死神最接近的东西，一个礼拜后我无法启齿原因，只好撒谎要回古晋而离职。

真正生活在死神的掌控时，死亡又变得如此亲切而自在，我曾幻想过千百次死亡的滋味，但都不及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平静，二年前因难产而失去知觉，当我意识到医生的慌张失措时，我一样全身冒冷汗体温逐渐离我而去我却没有任何害怕心里平静得奇怪，只是迷糊中想了一遍，心里最爱的人死神就在我身边等待机会把我拎走，当我再度在阳光下呼吸时，自小对死亡种种的恐惧，竟消减一大半，路过丧家时，不再害怕得不敢回头，反而会看看，心里念一句“见官发财”

生活真的是匆忙得不能停止，时间总是不停的追赶我们往前走，我的生活被切割在不同时空里，一天当中，可以跑遍半个台湾，如此的忙碌使我不得不说“好在人是会死的，要不多累呀！”

年纪渐长，面对死亡虽然是一种容易的事情，就像许多人生的挫折与失败，只是一种人生经验，如果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它就像无疫一样不会在你的人生起化学作用，我很庆幸自己自小害怕死以及所有有关死亡的联想，因此可以督促我不作违背良心的事，我更感激自己与死神握过手，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容易而轻松跨过一切挫败。

只想告诉你，其实任何事情都过去，恐惧失败，挫折都只是生命的小点缀而已。



夜读游川

桑木

激川，一阵疾风，静静搜刮炽热八月天，横过犀鸟焦土，落脚在拉让江畔的浊黄，<诗的巫神>（郑愁予语）诗巫（SIBU）。我推切了妻舅娶媳妇的晚宴，赶在时间之前<清香楼>，匆匆<单刀赴会>（另一晚宴，只好由妻唱独脚戏）。

<土别三日，刮目相看>，讲的是古人，但眼前的游川，看来风采依然，是否仍保持<夜读荆柯>心情，心中在值疑那次见到他是在猫城<肝胆行>诗曲朗唱会，他与傅承得，周金亮，博兴汉等人。激川在舞台上，人显得矮小，却活泼可爱，引导全场气氛，诵读了令人难忘的<蓬莱米饭中国菜>，<五百张口>。我是普通观众一名，演出深夜便匆匆地走了，因为姨妈一家人在车上等我，赴另一次卡拉OK不同境界。

“你那次巡回演出，在台上喝过的女儿红，是否是道具…”。见面坐定我单刀直入地问，听得游川大笑起来，其实还有很多现场观众，还以为他在台上把茶当酒喝，似模似样。<演戏是疯子，看戏是傻瓜>。实际上，它是真正的<女儿红>。喝了<女儿红>否正如他诗中所云：

莫笑我／酒后击晚狂歌／一击阙都是激情／的突破

莫笑我／。酒后互相拥哭／每一滴泪都

是呐喊／的凝固

干！因为心痛

七分清醒才能冷眼观世

干！因为心痛

三分醉意才能热心写诗

不过，那夜我们喝的是中国菜，渗淡淡的啤酒，席上气氛，虽然打了折扣，诗人在<美酒当>却表示：

<对于神的作品，它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人类满意之处有，不满之处也有，自认为了解之处有，不解之处也有，而误解之处多。>

读者无法完全领会诗人，一如人类无法完全领会神。天机难明，诗意又岂容易！

激川的诗观，充满哲理，说明我们的世界，神与人，诗人与读者的微妙关系。在<酒过三巡

>之后，放眼世界我们的感受知多少？

谈起酒，诗人豪放地说，在日本喝酒自杀，在韩国喝酒是谋杀，在中国喝酒是互相残杀。在日本喝酒场合，不管你喝与否，向客人敬酒不管对方是喝与否，他先自行干杯了断，喝过就算，在韩国，则是干杯相敬喝完之后，你得再敬一杯。而中国则是你来我往不停地拼命干杯，不过那夜我们淡淡地举杯，喝完再说，是否有点嫌得口水多过<酒>。

当然，诗人<肺腑中似乎有什么硬著，不吐不快，在这夜深人静，努力吐出一声，咳嗽>，而引起我们这一班<不甘寂寞的人们几声共鸣>，虽然这一夜，并不一定在于<必能引起黑色一阵骚力>，不过我们可告知诗人这并不是<病>。

那夜，我们谈诗，谈心情，也谈感受，诗人因为职业关系，每次飞赴香港，日本，韩国，海峡两岸。

在中国之旅，他写下了心情组诗，并诚告了我们他的感受，也为我们诵读<一登天安门>，<抬头望三尺>，诗人的感慨，人性的歪曲，令人深切哀动，只是那历史的一切，单凭<这一身傲骨／撑不撑得起／历史>。

诗人激川，职业是广告人，事业是写诗。念大学不成改修广告，后来又对文学余情未了，旧情复燃成诗，诗中充满了人间烟火。其足迹遍及港台，中日欧美及东南亚诸国，这里，应加上包括东马砂拉越。我们分割，以至对外，人们只知马来西亚只有马来半岛，而忘了横跨南中国海还有大片赤热的心和它的土地。这点游川愿当起赤地相连的桥梁作用。<金石诗刊>在复刊，他愿我们把<作品>丢过去。希望这不是一场（后酒戏言）。

以子夜时分计算，我是最<迟>告退，留下这批<石在，火不灭的火种，他们准备燃烧到天亮，把这<黑>夜燃成一个窟窿>。

在回程的路上，深夜，心中不然随著傳承得，<走入意境>。

守著／一盏灯／在夜空／熄去

守著／一颗颗星子／在人间／亮起



八月十五中秋安在？

蓝波

点亮了
灯笼撑起传统
盏盏照明 童年
一段似望
从残钩到盈满
那团恒古的光体
冥想一次奔月
一只玉兔
一块月饼的中秋

而那年
瞳孔里掠过
一支穿破气层的箭
脚印狠狠盖在
广寒阶前
一切向往的美
粉碎在
那一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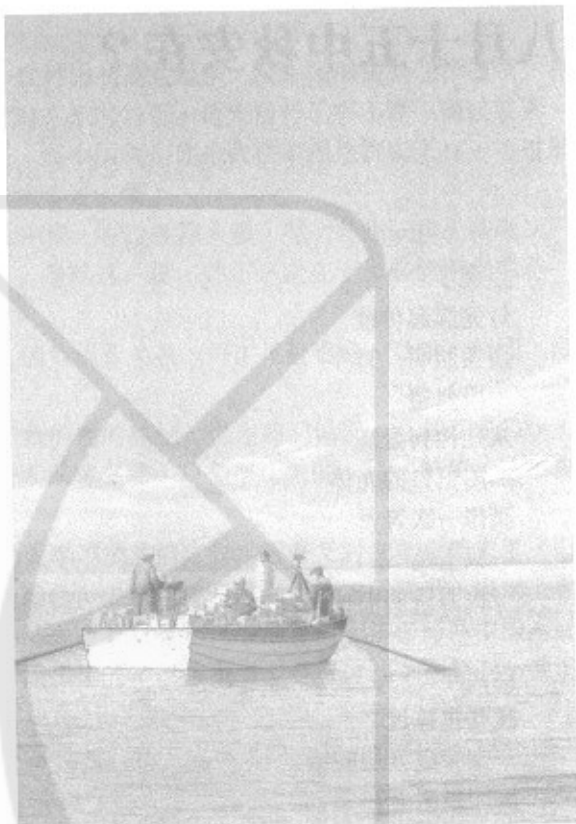
惊醒在
一个洪荒的文明
不要陈旧不须家传
浮萍肥水上
可以不要根



那塞在馅内的讯息
知道或不
无关痛痒
月饼只是糕点的名字

习惯八月十五
掰开一块莲蓉
松散馅内
一粒裂嘴的蛋黄
在塑胶灯笼下
讪笑

文苑 296





中秋恋过作木鱼

春明

月已无语
伞下的容颜
思念撑起 双眸
凝结八月 雾浓

尘俗门逆有脚步慌乱
迟疑一根匙的万能
「风生 树摇
树摇 风生——静动于心」
风、树的存在
思定后抛弃
静水的心
从门缝
闪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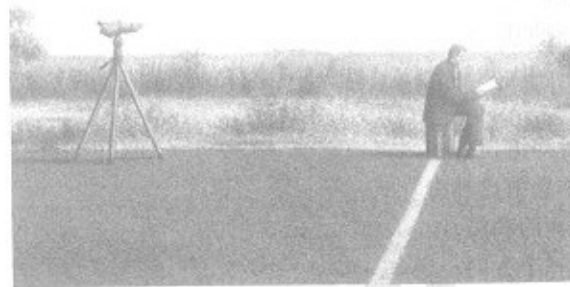
眼沉默随碎步蹒跚
踩尽群山石 匆匆
爱恋的因缘
已被红尘卷走

潺潺钟声流自心中
悠悠木鱼游自林中
涅槃的脚步
读一个方向

面东石阶
尘念背西
一级远离一级

深山幽谷
最最超脱
一只木鱼

文苑 296





一场十五的梦

诗安

就在今夜 再度
粉墨登场 是
一颗咫尺的
游子星

间隔厚厚一层
空气的无影
葛觉
有种陌生
但在
隐隐约约之中
一川相同的
血脉
依然在翻腾
澎湃不息

就让今夜
成群成堆的
小灯笼之下
覆盖一匹长长
浮沉波涛的
丝绸
期待夜深后
滑进彼岸
继续另一场
十五的梦

月夜诗中游

石雨

有时翻起古诗，好话几乎都让古人写尽，叫我们如何落笔。就以咏月来说，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写过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若是你读过此诗，在月夜，只要见到月光，心中便涌起心清神爽，逸兴遄飞。若是困于斗室，挥汗如雨，一灯如豆，翻起唐人诗选，一首「春江花月夜」便令你感到满室生辉，心境如水，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绝妙的境界。

春水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里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霞
 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

在此意境中，似乎感到后人所写的月夜，只是一鳞一爪，像是流波上的一闪，月影下的一幌，只写出一个侧面，或是两行闲笔。在此并不想引证全诗，不过像「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这些词句唯有在全诗上下连贯中，才能显出诗的宛转回旋，流畅完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谁都知道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据悉那是诗人醉酒于「中秋欢饮达旦」所作。只是使人感到苏轼的词，却没「春江花月夜」对月光形象写得那么传神，但对月光下的感受，个人在明月中的豪放却有其特殊的成就。就从今天的感受来说，这些诗词虽有相当的艺术魅力，写月固然好，可惜写人却有渺小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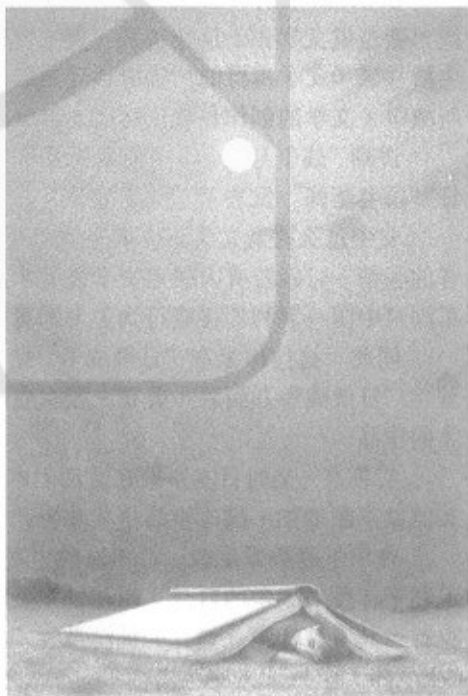
在「春江花月夜」里，「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人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是乎在感受人生的短促，当你抬头望明月的时候，那被月光照过的人，世世代代都不知何处去，今夜明月照你，往日明月依然，它照的又是何人，人生就如白驹过隙，匆匆不见踪影，是多么伤感。只是「水调歌头」的作者想乘著酒光，到月中一游，却又怕「高处不胜寒」，在百般无聊之余，唯叹「人



生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了。不过张若虚的「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读了使人感到一分温暖。虽然赏月，不忘怀人，不过当代，人的力量与自然界比较起来显得渺小，因此在缅怀故人的时候，不免产生许多感叹。在人类已征服月球时刻，倘若李白，杜甫，张若虚能活到今天，于月球饮酒赋诗，是否能产生另一种气派的好诗。

年前长江之旅，夜宿峨眉山下宾馆，那夜恰好下了一场蒙雨，窗外夜黑风高，那时虽已接近中秋时分，却没有中秋气氛。半夜起身小解，却见风雨已停，一柳月眉高挂深空，不禁使人想及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流水。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那年随长江水下至宜昌，赶上中秋灯节园游会，算是旅途中一意外收获。后来于苏州下榻旅馆，才见到月饼摆卖，原来清明过后是中秋，一年一度中秋佳节离我们已不远，佳节倍思亲，同行之人，于旅途中，无端端引起乡愁。

文苑 296



战争、爱情和文学

石雨

有人提及没有爱情，没有战争、就没有文学。

不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以及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乱世佳人”，都有伟大战争场面的描写，也不乏可歌可泣的动人爱情故事，出版以来，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而流下了热泪。

不过除了上述的文学名著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以及李查、巴哈的“天地一沙鸥”并不以热烈的火爆战乱，炽热的爱情依归，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垂青。

所以说，战争，爱情虽然产生令人深切的文学作品，反而文学并不一定要以战争，爱情为优线。若是说文学在于反映现实，人生百态，战争与爱情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份，而在多姿多彩的生活领域，文学视野的广阔应该受到鼓励的推展，而不只限于爱情，战争的死框框，缺乏了爱情与战争，文学的创作骨架依然能支持下来。

讲到“战争与文学”，使我想及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辛田露伴(1867-1947)，他在1894年10月13日“国会新闻”发表了“关于战争”一文。

文中这么提及文学不应被战争牵著鼻子走，而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愤慨地表露了作者的心情。“倘若有人强迫文学或美术家去创作配合与当前战争之类的作品（指甲午之战，日本军阀对中国一系列的侵略行为），那真是无知顶透，岂有此理！”

同此，这位作家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在其“文坛诸问题战后文学”一文中也曾这么地有著：“日俄战争开始后，曾有人鼓吹战后要写出伟大的作品，历史的实践证明战争未必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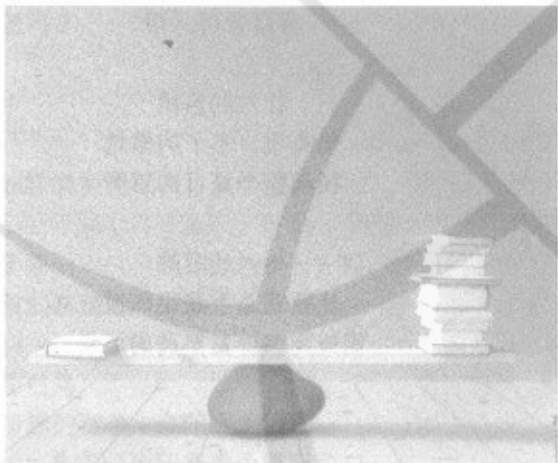
事实上，当时日本军阀在政治上本未倒置，正在增设陆军，扩张海军，这么如此下去，军备和监狱不断增加，国库被滥用非生产性的事业上，日本势必走向严重的经济贫血道路上。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在其主持的「和平」杂志上，就曾强调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口号，就在日本发动中日甲午之战，军国主义思潮席卷全国，“和平”杂志也首当其卫被斩腰，却有一批没骨气“作家”，抱著狭隘民族主义，功歌颂德，产生了不少所谓“战争伟大作品”，动笔歌颂那些不义之战，弄到日本全国文坛一片乌烟瘴气。



若是说没有战争就没有文学，那么砂华文学脚步，时不时出现了泊岸抛锚的命运，是否我们缺乏了一场（正义或不义）的战争？不，而是我们华社漠视了这项社会的一环。事实上缺乏了战争和爱情，砂华作家如：李永平的“吉隆春秋”“拉子妇”，默默（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金马奖最佳影片）梁放的“玛拉阿姐”收集在世界中文小说选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张贵兴“柯珊的儿女”及“伏虎”，反而在国外文坛，异放光彩。

文苑 192



季节人生

鱼子

十六的容颜
初绽春花的嫩涩清新
雾露皆可入诗

廿六的眉梢
仍有收 不了的傲气
扬起整个夏日的不羁

卅六的眼眸
让秋意蹑手蹑足煎过
糊成雨窗昏黄熟透的风景

四十六的心
一口沉淀整个冬季旧事的古井
暗不可测

五十六的人生
死灰难燃的烬末
等待未知的黎明

文苑 304



星的联想

李笙

辽 的暗影里一盏灯多么茫然
每夜，我仰脸打这儿走过
那灼蓝的眼睛也移动著吗？
呵，面对一颗星
我心中荡响淙淙的水声

浓黑的雾又升起了，如扩散的忧郁
请垂下你发光的长臂
且紧紧握住我求救的手掌
悲哀藏在踝下，请让我们踮踏它

让我们乘坐传说中的那白鸟
越过文明、越过街上喧嚣的猛兽，和
原本越不过的人与人的距离
而爱，平原上绿满了树林

时间总爱装扮成偷袭的刺客
向生命的丰房洗劫
何须惊矍？且让我们与它开个玩笑
将黑发白发剔成一只月亮

然后飘向鸟鸣和唱的音乐室
梦的花园、神话的王国、庄周的蝴蝶悄悄合翅
我们在上升的风景中舞蹈
向宇宙索求万籁的安静

哦，永恒的波浪缓缓呼吸著
梦呓像成熟的果实落下来
你在小小的满足中睡著了
明天，我们将到永恒之外垂钓……

呵，星去无踪
我在地平线上倦著
东方的裂帛声隐隐传来
而心中的泉水仍翻涌一句话：
何时她才临流奉饮那孤独的影子



容我穿过河的子宫

沈庆旺

多年以前
我离开的河
像倾倒而出的酒
如不安的流言

自远方燎原而来
把我醉成一张
疲惫的脸

唤不醒的那个梦
尝尽塑胶空瓶的彷徨
它的名字叫
生活

我背著众神与祖先们
孤独地与时间为敌
直到我太老了
老得忘记曾与时间对峙
千哩外
一座山陵的背后
旷野裸露一片
苍翠
容我们祭祀
容我们穿过河的子宫



重生到城的远方
雄性的图腾
就伫立在那儿

在遥远山陵的背后
丰收的狂欢
就在那儿
众神必为我们的狂欢
击起铜鼓
温柔的“砂贝”琴再度扬起
粗犷的“牙扎”舞姿重新沓杂
浓烈的“杜阿”米酒依然酸？
我们雄性的图腾勃起
我们要的是一整座
一整座狩猎的山林
狩猎一头山猪
用它的血
祭祀无趣的城市
用它的血
为奄奄一息的传统习俗
作见证

在河的子宫里
我已厌倦思索
我想到城的远方
一座山的背后
去迎接喘息的传统



一溪清流轻轻流过

蔡羽

一溪清流
轻轻流过

我们把成长的消息
盛放成一朵美丽的笑容
我们把织梦的勇气
绣妆在单调缺色的天空
我们把留步的童真
奔跑在春意融融的草原
我们把临访的浓郁
安置在吐蕾勃发的芬芳

于是一溪清流
这样轻轻流过
流过我们喜悦的嘴角
流过我们无垠的天空
流过我们翠绿的草原
流过我们美丽的哀愁

有多么感人的歌声呵
唱起生命开花的温柔
有多么优美的舞姿呵
翩翩生命出尘的坚持
有多么轻快的奏乐呵
伴和生命最早的欢笑
有多么抒情的诗篇呵

吟咏生命脱俗的凝眉

而一溪清流
轻轻流过呵
感人是水声潺潺
优美是水姿腾跃
轻快是疾疾流水
抒情是缓缓流水

我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诉不尽的情节
我们总有收不起的笑容
藏不住的彩虹
在拥有蓝天白云的风景间
在所有阳光小雨的气候里
我们的日子是璀璨
我们的生活是缤纷

一溪清流是青春
轻轻流过呵流过
轻轻流过呵我们喜悦的嘴角
是一溪清流水声潺潺
轻轻流过呵我们无垠的天空
是一溪清流水姿怜跃
轻轻流过呵我们翠绿的草原
是一溪清流疾疾流水
轻轻流过呵我们美丽的哀愁
是一溪清流缓缓流水

我听见了
一溪清流
轻轻流过



黑洞深处的地球

林颀轲



日头暗淡无光
云的面积由河拓广
河面由雨来开敞
我缓步龟行 末世纪
悲凉由雨景娓娓道来
锈黄雨衣发酸
天低到压著眉头
企图给视野高压
高温的河分歧 我瞧见
脸黑 一如勃起烟窗黑烟
工厂嘈杂声抗议我的形容
鱼尸严腥绑架嗅觉
威胁良智 却不撕票
河在报章一栏 呕吐垃圾
弄脏环保专家的说词
这时远离树根的泥浆
混进他们警告
山崩塌紧守建议的堤
窄小语气迷漫著污染的空气
他们的伟论
有绝迹植物攀缠
有绝种物出没
我喉静默 声带打死结
为禁止的，我们重复运作

肺内一片毒素的天空
耳中一片车笛的海洋
眼里一片卸装的森林
皮层一片腐蚀的酸痛
枯坐公园本椅 瞧见
蚁巢坍塌 我思绪里
最原始的地球
往黑洞深处 滚去
滚去

文苑 520





山谷记事沉默的雨

李海丰

雨来

水上就涵泳了烟影如岚的寂寂兮兮
或者可以点一盏惊悸如秋的小灯
让夜隐在丛林古树以外
把技丫当窗槛围起
于是，大娘所有心事也许能熠熠地点
开
水上早已沉落的落叶声
大娘啊！谁是雨中的看风人

可那朵很红很红的小红花昨夜被偷了远去
只留下轻轻的草衣在山的暮野中渐渐地
渐渐地撑起一把无花伞
让大娘凝眸向远山情深一笑
万花尽落，众水皆寒

但昨夜那朵红了又红的小花早已乘风而去
没有留下满山飘的 郁予你淡淡粉黛
而今夜真的很长了，不如摆手归去
不如摆手归去吧！

夜长了

（莫非总为了一首隐密的无题诗难解）

望谁

远方远方

楼止一夜有风的雨事

露珠儿

谢永就

内心一片珠宝店
心外一片树林
在所有对生，互生以及轮生的翡翠盘里
碟里以及因缘里
把顽愚·深爱以及短短一生
情寄于此
字字·颗颗
珠玑

日暖争啄，不是因它
风和抢掇 亦非自此
剔透的晶静里
密藏一些瑕疵是自然
现实枝枝叶叶身转背弃无可厚非……

你始终串记并且藏好
不管是雾重还是雾轻的年年晚晚
生生世世
从岁月的粉颈，呵不，是项背
环环绕绕垂到酥胸，呵不，是胸膛
一条珍贵的意念
珠子为水晶，不易刮伤
丝线是细水不会间断



最后一页

黑岩

〈十年感言〉

我梦见福州街的一段时日 ...

为了学习古时词，为了补习中国文学史，我走进了中华文艺社，在那脱离了将近廿年后的文学世界。当然，在文艺圈内，早年的文友早已烟消云散，粉墨登场却是来自八十年代的一群初哥。他们对文学的赤诚并不输于昔日前辈，只是时代在改变，也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当时正值我国政治逐渐开放，我们再无愁阅读各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来自两岸海峡及香港作品居多。

前不久，马华文坛还在议论到马华文学〈断奶〉问题，其实在这些后辈作品中，早已逐渐呈现〈断奶〉的自然现象，而来自海外文学理论与作品，只不过充当我们早已断粮的精神粮食。

当然，中华文艺社在福州街社址开办过〈中国文学史〉，〈古诗词〉班，我就在那里，再度溶入正统的文学学习，让我真正领会文学并不凭著一股激情，也不能视为改变旧社会与民间疾苦的唯一良方，当然文学也依然不是请客吃饭，它只是人生寂寞的一种精神宗教寄托。

那时，我们在福州街三楼社址，每星期一次的〈雅聚〉，由铁箏主持，大家轮流作东，并不出一道菜，而是讲一个文学课题。那时有人提及余光中的诗，有人提及郁达夫小说，还有还多有关后现代作品。我惊奇地发觉，年轻一代文友，已逐渐与中国〈五四〉新文学时期脱节。轮我作东时，我选了鲁迅的散文诗《秋夜》，当时就有文友问及鲁迅是谁？怎么写这等无聊文字。我心想，鲁迅不是神，不过在中国旧文学跨越新文学时期，他的诸多小说，散文，早已有后现代主义，后设的伏笔，只是当时大家没发觉而已。

当然，在文学观点大家有异，至少不会弄到水深火热，因为没有经过《风雨年代》的一辈，究竟比较单纯。大家至多争论就算，而不记上心头恨，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文学只是一种生活的点缀和冲刺，但就不因而言及文学没有目标只有浮标，实际上，大家都在默默耕耘，收获是各人不同的看法，也不想套上一种模式，把文学送入死胡同。

后来因经费问题，中华文艺社社址，也在执委同意下迁出。昔日相处于福州街的一段时日，却是令人留恋。当然其中有人掉队，也有人始终在《文苑》上交出作品，真正做到以文会友的境界。

为了学习古时词，为了补习中国文学史，我走进了中华文艺社，在那脱离了将近廿年后的文学世界。当然，在文艺圈内，早年的文友早已烟消云散，粉墨登场却是来自八十年代的一群初哥。他们对文学的赤诚并不输于昔日前辈，只是时代在改变，也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当时正值我国政治逐渐开放，我们再无愁阅读各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来自两岸海峡及香港作品居多。

前不久，马华文坛还在议论到马华文学《断奶》问题，其实在这些后辈作品中，早已逐渐呈现《断奶》的自然现象，而来自海外文学理论与作品，只不过充当我们早已断粮的精神粮食。

当然，中华文艺社在福州街社址开办过《中国文学史》，《古诗词》班，我就在那里，再度溶入正统的文学学习，让我真正领会文学并不凭著一股激情，也不能视为改变旧社会与民间疾苦的唯一良方，当然文学也依然不是请客吃饭，它只是人生寂寞的一种精神宗教寄托。

那时，我们在福州街三楼社址，每星期一次的《雅聚》，由铁箏主持，大家轮流作东，并不出一道菜，而是讲一个文学课题。那时有人提及余光中的诗，有人提及郁达夫小说，还有还多有关后现代作品。我惊奇地发觉，年轻一代文友，已逐渐与中国《五四》新文学时期脱节。轮我作东时，我选了鲁迅的散文诗《秋夜》，当时就有文友问及鲁迅是谁？怎么写这等无聊文字。我心想，鲁迅不是神，不过在中国旧文学跨越新文学时期，他的诸多小说，散文，早已有后现代主义，后设的伏笔，只是当时大家没发觉而已。



是后序，也是跋

「文集20」从组稿到打字，对稿，排版，几乎花费将近一年时间，自从1988中华文艺社成立之后，历经20年后，已从成立萌芽之初，逐渐走入成熟道路，其间历经了多少不为外人所知的酸甜苦辣。「文集20」的出版再次说明了20年庆典已进入了尾声，也是进入我们总结与检讨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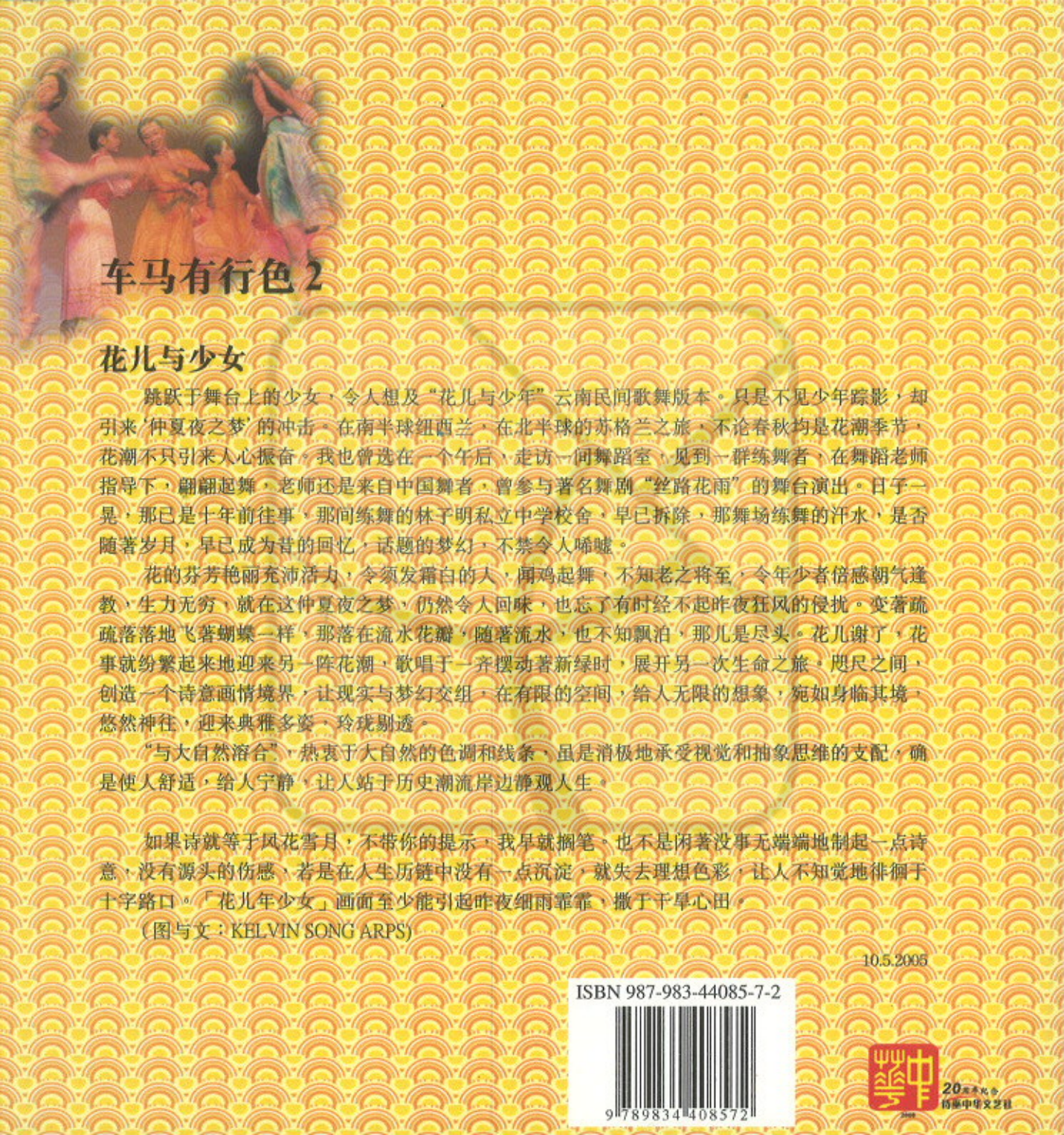
历经20年来的不凡风雨时日，文艺社走了多少人，也溶入不少新成员，再次说明我们文艺道路并不寂寞，他们正以一股新气象，在20年的庆典中搞得有声有色。历经了20年后，我们之中虽有人掉队，有人仍然默默耕耘，大家在不同领域中寻找自己另一片天空。只是我们之中，随著时光流逝，有人也踏上另类时空，走向不同时光隧道。

文艺道路也从创作梦幻中，走向写实，那是最值得令人回味。历经20年后，中华文艺社文友相聚园地「文苑」与「新月」副刊，仍在各别报章与文友见面。当然在20年后的今天，大家相聚仍然忘不了「老总时代」的「马报」。「文苑」副刊若不是该报改组，可能还延续至今，总之，20年后的今天，令人回忆锁事实在太多。从「福州街」风雨那段时日开始，在大家怀旧的日子里，也演绎不同版本，还有对中华文艺社伸出援手的同道，我们也衷心感激，对于一同共度摧灿时光，当年同道，也令人深深地怀念。二十年后我们还在呐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总之，我们对于20年庆典的参与者，深表感激，没有你们的参与，我们的庆典怎会如此多姿多采，彩色缤纷。我们相聚那是缘份，大家应该好好珍惜。

编者谨志

农历庚寅年初一

14.02.2010



车马有行色 2

花儿与少女

跳跃于舞台上的少女，令人想及“花儿与少年”云南民间歌舞版本。只是不见少年踪影，却引来‘仲夏夜之梦’的冲击。在南半球纽西兰，在北半球的苏格兰之旅，不论春秋均是花潮季节，花潮不只引来人心振奋。我也曾选在一个午后，走访一间舞蹈室，见到一群练舞者，在舞蹈老师指导下，翩翩起舞，老师还是来自中国舞者，曾参与著名舞剧“丝路花雨”的舞台演出。日子一晃，那已是十年前往事，那间练舞的林子明私立中学校舍，早已拆除，那舞场练舞的汗水，是否随著岁月，早已成为昔的回忆，话题的梦幻，不禁令人唏嘘。

花的芬芳艳丽充沛活力，令须发霜白的人，闻鸡起舞，不知老之将至，令年少者倍感朝气蓬勃，生力无穷，就在这仲夏夜之梦，仍然令人回味，也忘了有时经不起昨夜狂风的侵扰。变著疏疏落落地飞著蝴蝶一样，那落在流水花瓣，随著流水，也不知飘泊，那儿是尽头。花儿谢了，花事就纷繁起来地迎来另一阵花潮，歌唱于一齐摆动著新绿时，展开另一次生命之旅。咫尺之间，创造一个诗意画情境界，让现实与梦幻交组，在有限的空间，给人无限的想象，宛如身临其境，悠然神往，迎来典雅多姿、玲珑剔透。

“与大自然溶合”，热衷于大自然的色调和线条，虽是消极地承受视觉和抽象思维的支配，确是使人舒适，给人宁静，让人站于历史潮流岸边静观人生。

如果诗就等于风花雪月，不带你的提示，我早就搁笔。也不是闲著没事无端地制起一点诗意，没有源头的伤感，若是在人生历练中没有一点沉淀，就失去理想色彩，让人不知不觉地徘徊于十字路口。「花儿年少女」画面至少能引起昨夜细雨霏霏，撒于干旱心田。

(图与文：KELVIN SONG ARPS)

10.5.2005

ISBN 987-983-44085-7-2



9 789834 440857



20週年紀念
典藏中華文藝社